

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9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九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三十一總集類五

(續一)

明文海卷二十八

燈花賦

鍾惺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爐為限時

庚戌九月二十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  
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缸以為盆兮  
馮蘭膏而作渠幹寸藁之柔心兮儼碧筒之挺夫紅芙  
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華



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迎風而蕩曳輕光帶雨而新浴  
雖蕊珠之流曜兮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霽以養  
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兮恐驚條而落  
英背標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驚俄魄甦而哉生兮  
終然華煜煜以敷榮愚彼寒蟻之貪明而奪芳兮數遊  
峰之營營乃有餘映殘生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  
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商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  
之濯夫若枝散幽蘊而結孤秀兮宛翠眊與金支綴春

花于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馬見  
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  
重曰微輝吐欽臺以棲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  
卜告我繇兮曰有遠期晤言適兮

秦淮燈船賦

鍾惺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帷每船載二十  
許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畧  
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一



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鳬雁槃跚波間  
望之皆出于火直得一賦耳

集衆舫而為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為舟兮縱  
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為火兮水欲熱而火欲寒聯  
則虬龍之蠢動兮首尾腹之無故而交攢散則鶴鵠之  
作陳兮羌左右上下於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啞兮載萬  
光而往還俄簫鼓怒生於鱗羽之內兮樓臺沸而蟲魚  
歡彼舟中之惆恍而不知兮乃居高者之悉其迴環

嗟景光之流而不居兮羣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水火  
沓兮生星月兮聲光雜兮晴濶壓兮照幽次兮潛怪怛  
兮晦明達兮作津筏兮彼楚魄兮寬滯豁兮

逐病賦

徐世溥

徐子以甲子季秋娶婦序當挾瑟禮協授衣顧常多病  
率一月不盥櫛勝衣善食治事者歲不過十餘日至於  
辛未垂及八年其妻嗚咽斷續而言泣謂徐子妾病久  
矣為婦無良以憂夫子自我十六嬰疾來歸呻吟下車



廟見有違蓬垢楚毒畢歲處房晨昏之節定省不違惟  
病之故愆禮尊章蜡社伏臘陳宿獻鮮人具拜起我獨  
不然惟病之故烝嘗以愆冬不知寒夏詎識暑弗獲歸  
寧日惟閉戶惟病之故睽絕父母姑姊遠來姆姊出迎  
顏色敷愉中堂笑聲惟病之故我獨伶俜未壯先衰脊  
胗髻班久視目眊將語咽乾惟病之故任育孔艱皇天  
閔予亦既有子寄乳保嫗提攜頑婢惟病之故母慈大  
戾子有嘉賓命勅盤餐莞簞不時籩豆用艱惟病之故

中饋多慚子復志營四海道抗嘉芳窮年矻矻遠語義  
皇夜陳編以達旦兮寧知荼苦之在牀妾安敢兮怨子  
願錫余以良方徐子攝衣起而筮之筮曰有鷄南飛道  
遺鳳凰不懼鉞石所畏文章日者曰己今日乙丑時加  
於未蚩尤破軍先發者利子誠逐之功賢黃帝乃具桃  
及萍醢火揚言告病汝奚嫉我汝作呻呼日灌予耳汝  
為尪羸俾予日覩汝欲苦人實則予苦將欺予之窮而  
不能達抑玩予之文而不能武耶我將數汝情狀究汝



根株汝善自謀遠走他區病乃言曰使子言而當則善  
矣言而不當職子之羞苟其中矣孰敢稽留主人言曰  
我友俞跗列汝千名咸汝醜類分蝕人形其在閨孺未  
中厥情其一曰潔鏡無留暈衣無渝褶刮滌窮微是生  
內熱其一曰敏應聲趨事聞言自引小大悉裁據為渴  
疹其一曰勞米鹽薪蔬晨起紛囂口燥筋疲發為煩焦  
其一曰慧既休篋績妄希文字五言未成百疴已至其  
一曰鬱已食不步影不踰閤含憂弗愬怒蘊不越沈遲

輾轉積為紆結其一曰褊娒娒飛言婢僕微訕衷實不  
平恚復不顯橫攻胸臆逆為噎塞惟茲數者是生百罹  
在肌為潮中絡為瘁晝工奪餐夜巧侵寐我具告汝汝  
奚遁情亟善自謀馱風而征無入高門閭閭同條懼汝  
所過羅綺損嬌無造市廛毒我人民懼汝所過老幼悲  
嗔無登崇山雲霧攸藏懼汝所過草木萎黃無厯江河  
魚龍恬萃懼汝所過舟楫底滯無經曠野莽蕩何極懼  
汝所過空虛偏側凡汝之為無適而可我為汝計汝亟



聽我惟王建吏鞭撻責貨殍民以鋪垂腴虎坐大憝吏  
胥肆威賊猾衍衍肥皙以蔑王法將征西南四掠以狂  
伐鼓奏凱悅豫且康湯湯閩海鯨掀白日貢金誰何彊  
矯安吉田車羯鼓超超施雄流移行郡秦晉望風犯順  
舉燧攘耕東北振武用師十年不克凡此六塗實汝攸  
宜何去何就聽汝所之豈獨勦克燕于王國抑亦伸天  
威於四夷病乃戰慄屏息拜辭遠遊於其明日夫人有  
瘳

卧賦 大德翼

靈曜激丹羽雲流白往問披衣有懷岸憤抗左子之清  
音峻程生之熟客於是時也凡在東郭風來北窓鳴蟬  
聲雜戲燕影雙林樹蕭疎山原清迴花沈玉欄香結金  
鼎深柳書堂長榆畫艇奚童展卷小吏斟茗剪蕪竹浴  
綉蘭撫幽操揮素紉理蠟屐緡魚竿久伸徙倚徜徉盤  
桓心無營而廢餐慮寡涉而生嘆忘形問影師莊友搏  
不知我達罕識衆誰冥今其心痿兮其臂何局能轉是

鄉即睡惟天放之幸全寧地文之擅示守樸還淳絕聖  
去智百年焉往四體曷寄汗瀑如雨泉吼如雷為木為  
石如塊如墮幽通甫歇素夢方回耳已知傾目猶未瞪  
呼者在傍汜然若應既曲以枕亦止而定然後猊蹲幄  
內鶴舞亭邊娑娑映樹轆轤升泉乃浣乃濯于反于仙  
仰竒峯之落落俯怪石之碩碩聽鷓鴣之厯厯覩蜻蛚  
之翾翾席陳階除門杜陌阡讀易一卦詠詩百篇理增  
研而達奧詞減累而流鮮齊得失於方化悟生死於一



眠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明文海卷三十三

招文江子賦

沈壽民

文江子者白門人也客冬即予於金華之北山千里  
而至一年而去浪浪乎渙子涕以悲文江子曰奚悲  
哉秋風吟其至矣于是賦焉送之且招之

滔滔朱夏兮霏霏淫雨我友諏吉兮朝發蘭許抗手羞

顧兮嗔胡忍予曰馮秋風兮爰憩我所何秋風之嫋嫋  
以浙浙兮偏茲家漠而不吾以聽誰鞭日使南陸兮導  
征人遂焉戒舲霽晨霞於一息兮眇煙藪之青青進不  
得相從於宛之疆兮退蹀躞乎寶婺之山庭哀緯繡以  
繚悵兮塊吾潛憩此遐荒屈魂離而靡託兮疇宋招之  
徬徨履前除以懸睇兮浮雲森眩而蒼黃狼從日往來  
以娛兮虺九首其又剗荆閔吾遭之多巖兮生與死而  
不可替羗俵俵而無相兮顛羈旅而梯禍騰波湔澣以

激天兮獨橫江而喪舸颺颺洪颺之震屋以寤兮既方  
巢而委墮私指景以明誓兮衆捷足而笑跛舂夫人之  
不遐以棄兮溘此離其去我忱於邑余廓處兮爰陟崇  
岡以宣憂耀靈睠矚其將西匿兮流雙眸而不周何玉  
虹之宛宛以下飲兮盆飛瀑而悠悠赤松仙而不遺厥  
昆兮孰余兄弟之同原以異取頻紫微之谿曄兮又劉  
先生之所室也奔吳越於岳之堂兮吾奚子焉此日也  
洞天闕而沈寥兮亦舉羽游錄之所頌也後百世而茹

痛兮吾亦有文丞相之慟也。忽蹻趾以右顧兮，藐仁山之  
之巖嶮崿嶢，裁辭以嵯峨。哲人之遇猶吾遇兮，胡逍遙  
謀道而不失乎故阿。步徙倚而又換兮，八素復蜿蜒迎  
眺乎南端。既羸政其栗烈兮，胡多士之攘攘。逋跡而猶  
獲護夫高冠，楮余杖以假息兮。烏噉侶而儵東驚，顏許  
之飲血於坏土兮。吾何為乎此中，亟返屐以降觀兮。匪  
潛溪之沖澍起，史氏於九原兮。吾欲共灑泣乎禾黍之  
宮，心愴恍而酷愍兮。行翫翫而安適，捷雙扉於陰林兮。



酬孤影於永夕蟲營營以羣伺兮蛾蟥蟥而自擲竹靡  
靡以窺牕兮水層層而鬪石歛衝颿之磁以擊兮憶荃  
之結期於秋風祝融烝烝其揚靈兮安蓐收之輒逢且  
吾執袪於澍之野兮時未復而歲同願相尋於獨夜兮  
道黯黯抑誰通驟顙思而就牀兮夢忽吾乎江皋戲鴻  
鶴之比翼兮哂蛟龍之吹濤借之于以截度兮戾故都  
而非初前趾壯而若余咎兮又微後跬踰以蕭騷巍巍  
鍾阜之鬱而槩天兮孰蔓然而蔽之塹長江之洶洶而

南限兮孰褰裳而濟之有攄鐘鼓兮孰在庭而繫之有  
芬蘭芷兮孰化茅而替之吾攬涕於華陽之墟兮龍門  
折而漢顛也吾惻清漳於木末兮宋廬陵又以然也  
望樓山以掩噎兮企海陽而束芻夫死有婦兮師死有  
徒指白苧以求纓兮注胥門而酹酒生則同心兮沒亦  
攜手淚汨汨以難禦兮魂怔怔如有求瞥孤雲之翔於  
敬亭兮吾焉能此乎久留挈余偶以迅馭兮恍睭曉返  
乎舊丘長汀潔而千年兮梅溪芳而合流哀予生其屢

蹶兮亦芝焚而蕙愁完之人聽之天兮或有鑒於明幽  
排榛墟以覓逕兮遘吾造夫雙羊松門慘閣而無翳兮  
腹崩剝而自戕伏黃土之屹屹兮仰蒼帝之茫茫罪上  
通而降戾兮不亟殉而又焉行神僂僂其有接兮意惘  
惘以欲訴哭銜痛而無聲兮身纔踊而又仆奄伊人之  
嘆其相勸兮寤形開而頓寤偃空堂而罔覲兮并安所  
躡於夫歸路起披衣以浩嘆兮光燾微之搖搖理前約  
而愉志兮怨百草乎方驕余豈不惜茲百草兮故人曠

其既遙停秋風而締思兮倚南窗以寄招曰秋風來兮  
颼颼朝不還兮慕余心抽雲寵寵兮谷幽幽廓抱影兮  
誰儔願言思子兮迴輶重曰礪礪兮大家音姑溪潺湲兮  
秀魚鵠松間兮誰之廬誰之廬兮待子紛狂攘兮焉如

明文海卷三十五

感遺賦

張鳳翼

王大父敦義篤祐雅好博古搜環彙秘遺我王父王

父恢宏令緒加精益奇匪曰喪志寔庸寓意繪圖紀感遺  
我後人宗婉宗器護詎長物襲珍應圖隨保興懷不  
能無感王父之感作感遺賦辭曰

惟方正之締構兮脩烏號以控弦暨中軍之司馬兮承  
軍事於范宣逮遐覽之博望兮及博物之茂先余大父  
之繩武兮羅羣羞以銘躬豈貴物以飾喜兮惟古道之  
攸珍迨明明以翼子兮亦燦燦以貽孫余王父之克承  
兮臻前良於後辰勤播獲於罔替兮恢堂構以維新懋



孝友之世規今矧詩書之既敦安服玩於孔觀閱帛書  
於羊欣爾其閒暇逍遙優游容與席設半月屏張大理  
箔垂蝦鬚塵拂塵尾書輟右軍帙掩左史雜還交集頌  
斌咸戾開絲繪之陸離展珍圖之奇詭說夏鼎之魁異  
陳商彝兮周簋爵羅雲雷壺脩山龍琥紋垂磬花乳懸  
鐘考獻酬於杜舉識揚解於平公象持刀於乙酉信羞  
濟之克恭賞海鑑於荀荀別寶盃於虬熊罍翫相輝匹  
奩角雄鍔斗競色鬲盃逞容微則儔布巨則表座或為

勢機或飾輿轅鏐其相朱翠迭互若乃魯璠荆璆晉  
棘楚珩獲其方寸足稱連城茨室錯華青邱發英或交  
甫之遺佩或恭王之埋璧不因瑕以掩瑜豈以玉而混  
石又有西域瑪瑙火秦琉璃南海玳瑁天竺車渠陰山  
文貝合浦明珠理雖忌於多取名則具於少貴借滄溟  
之半勺採太行之一簣聊以庸乎適情詎曰因而喪志  
邀嘉賓以偕鑒感前修而神契存興廢於目中付得失  
於度外或既去而再來或已離而重會或君子之比德

或達人之寓意既永思於喬梓亦增輝於棠棣嗟天命  
之不純兮罹哲人之云萎痛父死之謂何兮顰羣芳於  
靡視慚青緇之雲仍兮攀白楊以雪涕黃鶴一去兮不  
返仙槎八月兮何濟雖兄弟之既翕嗟典刑之焉賴興  
或感乎望雲心有惕乎踐石風已寧而無枝月一方兮  
在水若乃中庭霽日簷際開雲屏我筆硯息我典墳出  
諸襲媿虔若繽紛賞心兮痛偕寓目兮泗均樂玩兮惟  
舊手澤兮常新雖五鼎其可期將繼養乎無因抑二簋

之享兮神杳渺其無徵非雨露之既濡兮亦怵惕其不  
寧匪霜露之既降兮亦淒惻其罔申噫嘻吁永懷予親  
豈以物存緣物觸懷予思靡殷物有成毀予感罔極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

明文海卷三十六

清舞賦

張鳳翼

暢幽懷以良造集城隅之桂堂睇景物之澄霽娛宴曲

以徜徉飛羽觴以候月徵清舞于楚妝謝絲竹之繁響  
出明迥之瑤英紆羅縠以騁妍垂金縷之飄紫吐微音  
以按節翦修袖以雙迎爾乃張翕合機長短中度俯仰  
應規低昂協序始差池以燕翻終連軒而鳳舉既遷延  
而如疑又宛轉而生態欲進不前將來復去颯還迴風  
雍容凝露指會飛娥臨岐揚絮步芳褥而若空縱輕軀  
而如赴覆玉掌之盈盈流橫波之渺渺燭朱顏以向宵  
颺名葩于清曉眉嬋娟以珠璣髻嵯峨而煙抱弱腰屢



盤柔骨迅繞窮麗極妍不可悉道既現搖而目眩恍不知其所為俄微笑以欽容忽月轉而星馳詎天工之毓巧匪人謀之與斯悵竒觀之難再重追往于茲時邁陽阿以絕塵豈已淪之可伍伴邯鄲之步失何淮南之足顧使廣場之張樂于清舞其孰與嗟人情之尚異持孤論其誰語

明文海卷三十七

戚姑賦

丘北

女子同時飛昇世皆傳麻黃戚魏云魏居衡山黃居  
井山乃麻姑則吁自有麻姑山麻姑會方平蔡經宅  
上相叙杯酒感慨滄桑事固奇矣然非有一恩一澤  
利益人寰也余登麻姑額寶殿瓊樓名人詩賦滿焉  
有司歲時又從而祀之崇隆甚矣乃戚姑以不涸之  
汪濊再沃寰區此亦宇宙之大奇也祀典即缺焉猶  
可名人詩賦索一殘碑斷碣亦了不可得吁盛衰之

理否泰之勢即神仙亦有之耶亦待其人而後行之  
耶余既為之作記矣登高之餘使人欲望獨不可使  
人欲賦乎作戚姑賦後有作者批糠之揚余且任之  
爰汝上之盡處有戚姑之山焉葱青鬱綠竒舊芊綿導  
原火位乃蒞金垣既辭郡吏之嘯呼乃復于平處而更  
起一卷藂歲蕤之蒼莽下液溜之潺湲初若麓埤之夷  
易倏乃奮聳之莫先怪茲頽然之魁父乃亦兩極其攀  
援矧陰暄無定氣色常遷或塵中黑雨而此際青天或

人間澄日而此際霏烟朝朝暮暮日日年年乍雲乍靄  
乍糝乍黶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焉始焉發睇  
東山之偏如孟如沼乃望金川金川有山白馬如練如  
馳如驟如迴如遭于焉改額乃移就北靈谷是冰如屏  
如戟如靜女之墮珥如仙人之駐舄惟江水一帶之相  
環乃婉婉出其肘腋于是回眸定視轉從西僻堯顙如  
罌愚以綴我隙神顧如圭璧益增我嬾有冠有笏有几  
有席仰如端居俯如代役綿綿延延紛紛籍籍見之不

窮數之不獲爰是歸焉乃山之腹面乃南方羣崖如簇  
望之乍青窺之正綠瀰瀰漫漫葱葱郁郁雲裏几端棋  
槃如穀天涯一點軍峯如鐵緊因四望之紆綿乃見羣  
峰之拱復惟茲一山之崔崔特然中處而不仆少乃進  
焉排其扃戶內有壇墠側開廊廡朱甍紅蘭金盃玉簋  
拂檀氣之氤氲聞鼓聲之訥訥謂庭闕之已窮忽佳明  
之更睹足益進焉乃謁仙姑姑雖去矣魂猶縈此是惟  
七月之七日余方假寐恍然遇之宛然處子韶潤多姿

雙髻如刻餘髮更施精彩奕奕厥妙在眉眉如琢畫方正均齊上之不昂下之不低如山如月嫣然百媚雙眸炯也星目麗之朱顏配也日以暄之體之綽約也雲以行之音之流利也琴以調之宜凝宜視宜嗔宜喜宜默宜詞宜行宜止項羅祛之從颯見纖指之森而乃素肱之軟膩即不見因可自思本語言之未啓何芬氣之先遺少焉神定遡迴視之更覺風神朗散韻字猶夷泫然光彩之昭映人與玉而相宜既而相見厥衣襟如肅然



秉禮余曾不可乎仰視余既有言曰滄桑代變宇宙推  
移海上歸來于今何如姑有井矣厥甘如飴已丐餘潤  
我田佈獲之今且湮矣荒瓦頽墮人間流落胡不治之  
姑有池矣在山之埤冷然清冽可以樂饑惟茲樵子暨  
乎牧兒踐喋其上曾不可答嗚呼噫嘻青蛙籍籍蔓草  
纍纍今且荒矣胡不修之惟姑對曰唯唯仙無居宅何  
為仙無饑渴池井何為滄桑有代變宇宙有推移仙人  
御風乘氣固自如余方爰青雲之偉冠倚長劍之陸離

擊招搖以為袂履慧星以為綦帟元髮于崑崙濯素足  
于咸池奏賓云左仙之曲與德音四珠共之彈坎篪而  
憂國腹亦董嬌荷香之在茲既悲懷聽而淒斷倏居巢  
銚鉞之可喜子休矣儒道有為仙道無為殆不可思議  
久之余夢覺矣仙歟人歟了不可知而以之自思

明文海卷四十二

關魚賦

閩中之產有文魚焉五色可受其性實善鬪仲夏日長育  
之盆沼作九州朱公製亭午風清每以講習之餘開闢會戰  
魚麗陳雲波湧激目頗快寓目焉遂樂而賦之

酌璣衡之南陸閱鶉火之載臨相物華以繇苞涉青林  
以繁陰竚風軒而結想對池藻之浮沉何水族之熠艷  
負江湖之遠心若乃廣儲亭午締葛體輕琴書乍罷櫛  
沐屢更巡楹沿盆於物有聲形抱奇於丹乙色徵耀於  
長庚冠蹙浪而濯錦目吐璣而垂英守純氣而候飽咽

元神而納清縱細鱗之綺靡露頭角之崢嶸從容多姿  
搖曳生態曝腮若霞鼓鬣若霽蕩若朝雲照若紅沫爍  
若鬱金灼若袞背咤結綵之迎流驚涇丹之逐隊爛爛  
兮旭日初曦粼粼兮翠微迎靄精參差以相射意長逞  
而旁睩揭驕欲起凌勁欲趨鬱有餘怒厭有餘拘橫絕  
迅出陪鯉翰敷紛其布瑟縱橫踟躕於是晚變態審勁  
懦濯素手通四隅揚翹出塞焱迅極殊衆金作埒比目  
前驅且遠且近疑聒疑嚙四觸髻而皆騰少掀身而欲

上蹇踉蹌以長跳節疎紆以亢爽倏吸屑以迸流忽決  
背而盤滌已連躍而急投更呈尾而過額喬桀雄心擅  
場扶兩破隊度河絕倫自賞或旣離而復合或楚息而  
寓威或反顧而颺舉或遮道而突圍或釋憾而並逝或  
潛身而藏輝參必拊背夾必扼吭勇雖自標敵則能量  
關非常期勝有餘讓杳驚電之掣目閃殘紅之落障靜  
若釣月之澹烟舒若寸錦之在榜退若形隱而泝深進  
若波文而蘿長畏凌風之悽霏娛映日之茗朗狀文人

之懷藻倖俠徒之豪爽匹少年之精英擬劍客之神王  
若乃濟詰文明之性沈雄破浪之才邁從龍之好甘點  
額之哀就唼喋之淤羈盆池之隈雖彬彬兮君子準圉  
圉兮無媒豈河漢之縱鱗任舒卷之自在想南溟之巨  
魚狎天池之多能苟變化之時至亦岳靈之驚戴遜六  
月于一息撫微軀以自愛懷芹玩之多慚許處危之不  
殆恃惠子之知我侈波臣於善貸幸鮒轍之既離庶雲  
雷之有待喻洪淪于天津長相忘于湖海

鵲巢賦 鍾性

繫舟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一鵲巢其上  
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  
伐感鳥能庇木而氓之蚩蚩並育之意惛然著於動  
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擇木乃枯  
楊兮其焉慕方夫牖戶綢繆飛鳴拮据倦形聲之相喧  
恐桑土之我汙爾其冬餘春初燒荒刈路衆木童然偏



何獨茂益已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故彼樵者之  
蚩蚩兮何秉心之獨恕曰覩巢卵之相為命兮羌更意  
而懷顧曰予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枝匪鵲焉護此風  
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薪之未慮辟彼伯鸞之借枝  
於廡下兮暴客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  
之克禦夫旣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乃人  
心之動於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有柳依依有鵲  
棲棲疇導善氣疇遏殺機生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

本靈蠢同歸人天沙界佛土王幾永無戕和探斂折枝

後虱賦 顧大韶

李商隱有虱賦陸龜蒙有後虱賦李止譏其齧臭未  
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今作又後  
虱賦以正之

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並發乃  
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虫之醜實繁有徒與人  
相逼捐益各殊蠶絲蜂蜜翻効勤劬絡緯促織蜻蛉螽

蛄螢飛蚊舞助人為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  
穢我階除罨庭網戶蟪蛄蜘蛛鳴于土蚓歌于塗怒  
臂蟾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灶馬羶聚  
元駒地鼃蝸牛負蟻推車摠屬堪憎無傷于吾若斯之  
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蠹侵嘉樹蛀耗米珠  
蝗螟螻蛄嘉種是鋤醢敗于蚋肉敗于蛆飛蟹蝕柱青  
蠅浣裾是皆吾仇尚未剥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蠹尾惟  
蠹鋸牙惟蝨蠹蝨似蛾元蜂若壺蛭縮如桂耗行蠕蠕

守宮壁鏡藏毒不虛凡彼蠱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  
難盡屠蚬蟻匿胃蚘蠅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  
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遁若汝虱者何能為  
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或托吾襦旬日累代  
繁孳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瞥  
焉見察循襲鑽衽旣貪且懦旣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  
汝踰湯沐旣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虱聞斯  
言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

齊心以聆若訴若哭辨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  
非眷屬身命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量何其褊促我食  
無穀我啜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  
啄微啞君飢何遽為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  
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  
民之髓蒙主之目僨事無刑廢職無辱嬉游畢齡考終  
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  
誅盍速彼獄我聞虱言怒髮上矗叢爾微虫寧望禽畜

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騰茲謗譴即汝明刑豈  
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於竹細木為弓繡鍼為鏃弦絲  
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以為大戮

蚊賦

傅占衡

秋風清秋蚊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勞于奔  
命於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此毒哉蚊蠅春鳴  
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為而滋此自夏徂秋為  
民生憂使我夜不寐燭耿耿于幽室之中者非而儔也

耶吾聞是淮以南謂之蚊踰河以北謂之蝎然而蚊蝎  
細也而蝎而翼如虎而翰蝎猶可禦汝不可搏虎有弗  
入蚊無不鑽利嘴刺骨目察毫端負山匪力合黨無難  
乍鳴則耳為之聒忽瘖則肌為之酸舉妍媸而畢害究  
賢愚而靡歡且汝得氣於水草之交連類於蠛蠓之小  
肝腸幾何啼飢不了多于起人之山蟲噪於惡聲之梟  
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草清盡命倚而  
嘯侶皆飲莖而漱英何故擾吾解倦散吾精神特矜憐

其靡靡姑右拂而左縈試陽寐而掩捕汝則有無餘形  
先生罵未卒而疲似寐而浮似覺而沉恍忽聚言有若  
雷音曰有是哉先生之不廣也予有籍于帝輕舉若仙  
宗黨蕃蕪宮室芊眠截光用晦惟蟲能天夫人合四大  
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膚汗雨流而凝血  
何異草木之膏獨拒么膺之嚙若乃蚤輕而僂蝨淫而  
貪皆君身之食客自常處於東南徒彼留而此逐詎寢  
寐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肉



斯蚊氏之稼穡譬之士以攻閱穿窬為雄商以牟利欺  
紿為職銓衡則豐屋於遷除臺省則穴金於恐嚇主計  
者乾沒縣官之錢典厝者庀漏太倉之積行伍乎牙蠹  
之公田郡邑乎監司之奉戶其吏吞迭哺相為患若文  
武之吏實為赤黑之蟲功曹之官即是都城之虎猶賊  
噉人為糧悍兵貲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如蚊  
者又焉足數乎先生必欲密其情惟濃其薰灼絕千年  
之種屬安四海之夢覺曾不見夫露筋之祠飼蚊之佛

有殺身以成仁無使已而窮物故且吸風飲露晝伏宵  
蜚雜螢火之隊餉扁蝠之飢生者喑醜物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芸芸齊齊醜醜或集  
四肢或螫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遭捷雖幸中於一  
二每駭逸其七八乃平怒而披衣聽雞聲于天末含曙  
光於北窻卧皇義而却機

明文海卷四十五

素馨賦 恭遂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田匪纖雨而含珠乃浮香  
以如烟弔美人于黃土照明鏡于青天惟斯花之可認  
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如粟暮暮放蕊望通衢之凝  
雲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晚妝之初洗圍寶  
髻之盤盤貫玉屑而齒齒果並擲于車前香可分于袖  
底雜寒具而芬郁蘸琉璃之露水則有青樓姊妹烏衣  
兒郎綴流蘊如夾纈掛斗帳之四方鈎珊瑚之橫枝枕

琥珀而低昂如香稻之飼鷓鴣等竹實之供鳳凰美同  
心之可結羗解佩而垂璫于是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  
張翠幄于龍舫或方蘭舟為鵲橋晝則艾虎累累朱符  
飄飄飛八槳如此翼馳千舸若聯鑣踏歌珠寺讌客西  
壕買花齊喚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璣疑乍泣乎老鮫  
與歌聲兮同貫侵酒氣兮如綃宵則芳蕤作幄新月如  
鈎海上載求仙之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燦明燈于  
重簷儼列冕之垂旒何璽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

貫蕊之所為若鏤冰而籠葦布經緯以如意象禽魚之  
優游恒有香以辟暑縱無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  
出朦朧巫壇禮斗神絃舞風白麟雪獅翠風玉龍覆官  
街以列帳峙重臺而罩攏咸當門以結綵聯比戶于幘  
幘被華髮與纓絡現瓊島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駕  
橋而成虹譬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拈叢聆梵吹于香國  
見閭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為那悉之  
茗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楞嚴同至或傳載自博望

之槎比石榴而有馨較菩提而擅花又烏能起艷質而  
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荔枝賦 黎遂球

粵客居吳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吳儂請留荔  
脯當貽客謂吳儂譬如蛻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于時  
設酒銅坑喧相樓客為言其故送子得發客曰吾家海  
上蓼水板橋為園數畝鑿池通潮上植嘉樹外被良苗  
晴氣如薰宿雨既朝荔子垂垂自圓樹腰于是紅染鶯

頸大倍龍目重五小至蒸然盡熟外若火珠內足香玉  
核不煩鑽無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屐旋旋手摘目選坐  
樹似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奉母自試果然飽能  
辟穀飫復垂涎晶丸彈脫霞袋蟬連困占朱紱解以形  
鹽却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已渴留侯得仙飼鳥皆肥  
如花特鮮則有為園之叟種樹之子異種新得乞隣掠  
美提筐出袖匾翠員紫好云更繼急或就米佳必待期  
異不入市名類匪一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

葉低枝濃暗土膏屯結實不累刺色若血珀瓊液內凝  
絳衣欲裂搏肩壺腹龍鱗龜坼剥而吞之融冰沃雪爾  
乃吾夢還家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  
紅裁荔衫息氣荔香啗脣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藍長  
歌娛母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  
餐花不死衆卉可收獨難荔葢蝶翅如飴蜂釀將醞繞  
樹護持設錫祭醴女妾待年他花則妓又有羅浮仙伯  
愛吾詩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滋遂令吾樹四時皆宜雪



辯紛郁朱實參差曰予之歸行不慮遲客語未竟吳儂  
爭言願贈子夢隨歸子囿珊瑚小舌寄頰應存四座聞  
之涎湧泉源亟賣楊梅贖客以錢

檳榔賦 蔡遠球

檳榔生于海外予粵人喜雜蓰葉蜺灰嚼之婚姻之  
約以表結言客粵者每不諳食且資嘲笑然攷食檳  
榔不惟予粵人也晉劉穆之微時嘗造妻家已食畢  
求檳榔妻兄弟曰君常苦飢何用此物及任丹陽尹

名妻兄弟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贈之然則往古吳俗  
所貴何以云然予讀書之暇作賦爭之

美嘉實之貞烈含文采于炎方幹亭亭而直上枝扶舉  
而疎張涉南海以流覽見團蓋之彷彿摘鮫人之明珠  
猶什襲而綿裝牽異卉而薦葉朋翡翠于越裳準削爪  
以成瓣或如錢而擲筐疑獺髓與玉屑並滋嚼而得漿  
擬漱石而礪齒勝含脂以為容叶于是集良偶邀上賓  
進鯉尾獻猩脣調甘選脆嘉澹雪醇龍華代燭鷄人遲

更觴羽倦而既醉德味飽乎大烹却易牙而不顧視杜  
康以逡巡並牽裾與捧袂見微誠于華巾結方勝以象  
物起則螭而首螭香儼含乎雞舌液半飲而霞蒸酌腑  
臟之損益導元氣而降升是以靡俗不珍無時不宜托  
吉士以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標梅以興感佇斯焉之  
相遺陳瓜果以穿針懸艾虎而續絲匪一端以調笑即  
懷袖以寄怡在凝寒而擁背或立月而露滋忽溫藹而  
如醺惟丹丸之馥頤被嚙屑與啞舌樂並枕于低帷暢

同心之蘭言相吞吐而氣佳笑貞士之苦節采松實而  
緣阿分藜藿之我安適晚食而婆娑詠素餐以不忤歌  
無酒而可醑從樂飢于衡門亦回味以旨多况鼎養之  
羅列脩退食而委蛇

懷芳草賦

徐世溥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蓋  
有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為一物也余友  
粵黎美周欲為賦以辯之余意徵名覈實自匪妙才

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敢專  
芳草也新涼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

於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衣人氣初歛浮雲未歸遙  
空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  
漠漠碧兮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玉顏倚曲相憐復  
愁露不香濕煙交翠柔歲蕤兮伺薌澤于襟袖徘徊兮遇  
故物于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烏銜不盡馬踏還生  
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離猗蘭當

珮揭車可畦康無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薦豈菴紅栖  
鬋素馨兮宜頽鬢帶杜蘅兮准腰圍彼采蕭兮一日三  
秋况樹蕙兮百晦千頭種富歸兮欄畔拾留遺于道周  
莫不氣縈妝閣艷繞花韜紛連蝶夢逞誘蜂咬雲烘翦  
勃日映芊眠憑來損檻望去穿簾釀資膏沐潤養絳絃  
藏書却蠹籠葉無煙爾乃雨餘風外酒半瓶成燭銷月  
暗嚙迴枕清帆投青岸鞭裘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  
于斯時也氣感心柔目搖魂蕩遊子悔其不返孤臣悲

其屢放或聞一嘆于牕前或步微吟于堤上雖復同心  
攜手流波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娉婷兮更倍怨氛氲  
之掩人嗟菲菲其難沫于是占曰藉用白茅灌以鬱鬯  
伊藉茅兮見生梯于枯楊忽飲鬯兮念鬱金之可堂有  
翩裊而拊歌者曰蘼蘼蘼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本自折贈出遐方心有所懷路未央天涯何處無芳草  
三春何人不斷腸又况乎木葉娟娟蒹葭蒼蒼臨霜露  
之極浦擷寒翠而憶煖香者能不淒迷以惚恍躑躅而

徬徨乎

盆草賦 傅占衡

夫生於下澤之阿兮承閒娛而歷茲獲免中庭之歌烈  
兮拂座右之清颼余剪其萎黃之敗族兮爰盆舟而濯  
之當秋陰而媚賞兮忽挺翠以自持延白雲於旭檻兮  
隱明鐙於夕帳纖青青其修立兮宛平楚之在望時憇  
目而留睇靜疲民而不蕩苟徑寸之孤芳亦何羨夫尋  
丈及秋蘭之未佩懷山桂而方選引王孫以綴席挾中



丞以為寮詠西澗之微吟想離離之下苗雖暫觀于盆  
石亦傷別手遠條譬飲啄之樊雉徒神王而未驕曾不  
得反於雨露之上兮吾將灌以墨池之水飲固潔而不  
貪兮色謝盈而不毀遠脂藥於閨人兮託馨香於君子  
物有處賤而必登兮又奚為乎玉階之視乃為歌曰草  
短短兮來他山異衆華兮松顏或下簾兮閉闌彼幽人  
兮可與之言

弔落梅賦 譚宗

歷長安道幾徧其為土無幾何皆惡也日亭午猶  
平分之加哺則七之即晨起幾于無土矣乃者忽  
見片梅於道殊不知其所自驚眎却步愴焉感懷  
為落梅賦以弔之夫梅人曷嘗不以落終然昧于  
時非其地予亦何為而不吊邪既而慰之明情以  
理申不敢漫為不平徒相與以無益也其辭  
曰

越歲淵獻兮實維京師厥月臘蜡兮踣躅塗泥爰有梅

華兮零落道旁旋步却顧兮不知所從謫謫彼梅兮生  
有定處匪山及泉兮必亭與野胡茲不辰兮遭運多故  
不榮而枝兮迺戕於路播彼林薄兮偏此溝瀆剝其馨  
澤兮入於臭惡竟與烟露相失兮寥矢為親烏兔違惑  
兮犬豕蹂躪存莫騅鳴兮亡誰哀些戴天徒高兮履地  
安大覆品藻于學士兮孰庸庸之論破揜妝靚於隔世  
兮空美人之思慕縱軒騎之迨還兮疇復下而問之感  
匹士之拓落兮獨為文而唁之訊曰哀哉世事之不可

憑兮唯遭逢之為政也抗則雲而抑則淵兮蓋物固有  
其命也瑚璉登於廟堂之上兮右太羹而左元酒及其  
翫棄瓦礫兮牧豎攫之以啖行潦故夫神龍天矯於田  
間兮狂童不敢指而為言假而受困於虬螭兮雖仁人  
未必見之或憐奄淒淒其歎却於條枚兮實爾蒂之不  
固爾既漂墮不得集于鈿頸乎亦所際之不遇爾其麟  
繫繫于罷牛之後兮即安所缺望爾寶乃煒萼之聖詰  
兮母為凡木而失足而恨恨雖身周於糞兮不過皮髮

之滓涅苟此心之潤玉兮夫誰不奉之以芳潔

譚宗初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為人不羈  
余於庚寅歲見其與羣少年登場演戲九子扮繡襦  
中樂道德摹寫幫閒情態逼肖是後不相邂逅聞其  
改竄唐詩心竊笑之近從田一峯處見其集詩文俱  
有師法自愧交臂失之因選其古繪與此二賦

明文海卷五十八

遺疏 馮琦

臣自患病忽逾一載生平受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篤矣古大臣嘗有遺疏而臣已昏瞶一字未成謹取臣病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鼎盛際中天之運如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強中外無隙東征西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

福陛下為千古之一帝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答歷考  
古帝王臨御既久或以治久而生弊或以將亂而生悔  
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焉臣願陛下穆然自省所行  
盡是也則三十餘年者固陛下持盈保泰之時所行未  
盡是耶則三十餘年者亦陛下轉心回意之時當此壯  
盛之年正是理亂之介若不將小大政務整頓一番中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往蠱壞益深即欲  
挽不反之勢於倦勤之餘亦無及矣陛下天質英明神

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任人行政吃緊當用之處故朝政猶未肅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詰王何人不如若問政事可方何代臣願陛下奮其英略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上天篤厚寵綏之意請略言其概夫朝政未肅者病在人情之情臣比見人心怠玩網紀陵夷今多稽緩事多廢閣彼此喜相仗上下不相貫議少成效人無固心即如皇上批答間有不時或



欲慎重以示不輕或欲操縱以示不測羣臣不曉此意  
直謂可緩可急可作可置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  
之誰肯為之蓋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毅然  
主張於上則任事者近於招權執法者易於招怨相率  
偷安尋隙自便遇一事則曰吾非不欲為也未得旨耳  
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  
與臣子以藉口塞責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朝廷當之  
臣以為天下之事寧使朝廷責成臣子無俟臣子催請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必覆顯立期程朝廷躬  
為精勤以率先羣下勿更留中以滋弊端則所以振天  
下之惰而歸之整齊者也吏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貪  
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取取者畏法也懸法而  
不能使不犯有人執法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  
治民郡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道所管  
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十人皆奉法矣伏見此  
時司道之缺不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及陞

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況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時漁獵耳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繇豈知一官缺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皆無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下兩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澄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揚幾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

之貪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忠邪不一豈謂盡無可疑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疑而中則遂以疑為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措稱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上所點用卿貳大臣幾人羣臣處見疑之勢巧者益自彌縫以益其所短潔者遠避嫌疑趙趙而不敢前誰肯挺身以

任朝廷之事若君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事羣臣無所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總使才有短長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人盡心人人盡力國家之利孰大於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情消阻及遇患難無人可托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疑疑之則無人可信臣請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已往當復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賞罰付已成之功罪

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周防盡徹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疑而成泰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大凡人情既有所溺人言原自難奪惟英明之主自知而自斷之耳以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下人所未知者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歛之禍小民愁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朝廷赤子假

令朝廷取財猶闕痛癢猶加斟酌今一概委之中使中使聽之叅隨此輩於民有何情分畏何法度但有一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橐而更留與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苦總歸於百姓萬人得利怨總歸於朝廷當此時而咨怨況於千萬世而下誰肯諒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淺後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形者高皇帝之功德大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縱有良

醫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者藉民心以復興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盛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臣非敢為妄說也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陛下欲為堯舜者在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所陳



者惟君臣上下之孚稍需歲月耳章奏可一日發缺官  
可一日補百姓所不便者可一日罷也陛下奈何憚一  
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立萬世之名乎臣自入春  
病危旬日以來不可復起思戀聖主伏枕強書纔及數  
語便已困憊即復置之置之而中心不能自己蓋十日  
始成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言止矣臣  
終無報國之日矣惟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咽鳴感戀  
仰望之至

定國論一政體疏 王錫爵

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愛不為臣亦不為諸臣

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  
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大廷之論奏  
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  
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  
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  
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為邪彼以此  
為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即使

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耻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

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不為平彼  
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  
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  
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  
反既不當激之過顙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  
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  
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不必禁也  
古人所患於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

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  
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  
部覆題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  
之不為損則在廷議更患其少耳所謂覆題宜慎者此  
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  
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  
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

扶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  
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  
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  
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  
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  
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  
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  
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並暴其長而

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  
淹棄諸臣之中盖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  
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  
下且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  
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  
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  
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於朝無  
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



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繇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劾宜審者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

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害當亦不妨商確雖就臣所見未必是各部院叅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叅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

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  
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  
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  
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  
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  
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  
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  
知苦竊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

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

當即當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  
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感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  
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  
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叅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  
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  
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墮與石無  
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違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  
同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何依恃而敢主持且君

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而時有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而時有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之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

臣等亦得依未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王錫爵

臣前上奏交用人二疏並蒙皇上俯鑒愚忠溫旨批答  
臣不勝受知受眷刺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  
望舉行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以疑臣臣初  
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輔弼之職當直引君事為已  
事又當直以已心格君心譬之立表必見景操券必取  
償非僅僅以議論塞責茹納示廣已也今皇上有英明  
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器止競之盛心而臣  
不能宣布甚至反累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



肱一體之謂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知眷乎夫今之以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皇上雖靜攝累年而朝無不聞之章奏下情可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惟是朝講之久輟也蓋或以手批目覽即為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遽闕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疑端以怠政歸皇上宜皇上之玩而不聽也其廢棄諸臣之不即用也蓋或以官充事辦原無

乏才而草野數人之用舍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  
言者務為激詞以距言歸皇上宜皇上之怒而不聽也  
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愈激其始皆起於知皇上之  
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人是不是信之  
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  
刑威之權皆將日輕日褻而又何所恃以制天下哉今  
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加於上帝也  
上帝之頻笑難知而有司之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

知惟近人故易知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  
齋宮決事有皇祖成法在乎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歲英  
聲睿斷已震攝於人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內而人晚  
然無釜鬻之疑今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皇祖而生長  
於深宮之中出匣光芒已半為張居正所掩蔽迨居正  
事敗朦朧之迹尚未分明而已拱手稱神君矣天下誰  
復知之即其聖問之周詳御筆之絢爛自臣等二三親  
臣之外亦罕能耳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皇上

縱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叢脞然以舜之至聖而  
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尚有風愆之愆皇上能必  
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世之聖子神孫能  
盡如皇上乎萬一勵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為故事則  
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脈不免內寄於房帷之意嚮近  
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為寒心今之言者動以隔絕旁  
落為疑夫今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於真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真則人將不敢言臣為此

慮故於建言得罪諸臣每有揭解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蓋常恐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宮府以杜絕禍源不待真旁落而後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大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棄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當其事者洞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為離跂攘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以構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皇上察

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為黨而不知為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廢棄諸臣之為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破其黨徒知用之必藉勢以為援而不知不用則反能借聲以為援徒知重處以明示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默奪嗜言之利益抑器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潢汙之水則塞之而怒決之水必疏之燭炬之火則撲之而蘊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槩目之為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真黨之累真黨者反驅而

入於不黨之交此近來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為之益雜也今天下東西交訐南北並荒財困民窮兵疲食盡實政有闕信非一端顧此御朝用人兩事似於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伺之一人用人爭以說撓之即黜虛崇實之諭祇托空言而臣等亦萬萬無以佐末議矣故今臣不憚饒舌再請將臣奏交用人一疏稍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臣等共睹聖容親聆聖論

則壅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錮諸臣中類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構又使天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祿見縻則窺伺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問御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既彰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盛怒則怒過



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自用之若乙代甲受  
譴而譴因事增加適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耳善用  
威者宜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皇祖季年手札諭  
部院諭天下大事不少於閣臣又常命部中錄放罪謫  
諸臣列名者百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況罪之不  
至於謫者乎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叅  
帷幄口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真至苦與外疼痛  
不着矢口陳說者不同其所請又皆至易至簡量今日

所能行與外人之實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  
臣原主分別材品愚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  
者不同皇上政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襟疑  
臣等也昨日玉牒報成蒙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  
疏懇辭然後得免因擬念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苟可榮  
臣之身者且不惜廢越庸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  
容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單弱功名  
之念已矣與其身受官不若使之志行而業乎其官與

推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  
之賢者與之共報主伏望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  
以溫旨泛常批答了事使臣不枉此一出外臣亦不枉  
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舉不勝懇祈激切  
之至

明文海卷五十九

纂輯本朝正史疏

陳于陞

臣嘗誦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  
補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為國之舩車雲雨載  
主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夫史以  
徵往詔來垂法著誠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網絡遺墜  
采拔精要以宏鑒觀之益况昭代之史祖宗昭為謨訓  
列聖奉為矩矱百官遵為法守萬世率為彝憲所關係  
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於編摩文獻莫覩其彙  
評斯非職禁近司筆索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

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為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為近制度猶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厯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為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為起居類次而潤色之為日厯修而成之為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述太宗兩朝正史為紀六卷志五十五

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  
朝國史為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  
輯錄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  
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  
為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學至愛  
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寶錄並行者  
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國之不可闕  
者洪惟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代而史書獨有列

聖實錄藏之金櫃石室似尺依倣宋世編年日厯之體  
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至於大明會典屢修頒  
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  
用誥臣工之議論文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  
司遵行之書而非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  
經二百年來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  
不可不急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歎特起之  
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

播在寰宇者焜耀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宏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庸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亭談憲章錄鴻猷之類叅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即可以為列聖大紀帝系宗譜有玉牒公侯紹



封有兵曹底簿爵考參以吾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  
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  
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  
禮制明倫大典之類諸司布列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  
計錄太倉考漕河圖志海運編太學馬鹽法志之類四  
方形勢如廣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  
紀聞殊域周谷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  
衍義補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

禮百官四海九邊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  
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撫於  
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  
裒聚槩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聖明在  
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包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  
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臣愚伏思本朝得國  
之正功高千古卜厯之長將綿萬禩聖祖躬造而臨御

最長列聖績紹而謨烈重光以是禮樂規模明備宏遠  
品式樞機精詳周慎揆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鐘書  
帛之賢不可勝載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  
世者即在冊府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聖德鴻猷辭  
多散見而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  
聖朝之景鑠宣國美於無疆哉此其所以當修者一我  
皇上祇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  
一故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闕而卷帙太多

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誦  
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  
之始終尤若津涯之莫究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為編事  
自為志人自為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  
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  
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  
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邈板刻湮墜卷帙散  
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將至如先

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踈畧抵牾  
秉筆安據此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  
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  
騁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於事實茫無根據者尚賴  
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月旦不爽亥豕與輶猶幸無  
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  
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  
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於內府或歛借於士紳計日

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  
亦計月可以就辦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為主  
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皇史宬  
不敢輕易發請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既  
可給筆札於蘭臺羣官僚於禁署議定規程刻畧成書  
臣愚以為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為先請將郊  
廟禮樂律厯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  
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

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為二十餘目修輯成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為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於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厯成請更輯聖政為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

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  
經進呈恐尚未備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  
以奏御恭備九重燕閒之覽御史華臨講日儒臣得以  
執帙進讀如此則本朝之書諸體具備聖祖神宗之豐  
功峻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  
而不朽豈非我皇明之丕業萬世之鉅觀哉或疑紀表  
志傳之史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擬起者  
臣惟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續承謹修寔錄藏



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望之後來而不  
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業尚欲論撰表章  
不遺餘力而况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  
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為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  
為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  
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  
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  
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

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於閣中建一  
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  
一代全史之用此與臣愚所見寔相符合安可謂先臣  
未嘗議及也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閤非人可得觀世所  
得傳者臣以為今寔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  
不少所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  
耳若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於國家大  
政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

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於紀傳多留副禁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為不可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皇上覃精問學於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編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瑋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為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

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  
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皇上幸察芻言以為可行乞  
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寔錄抄謄  
次議命官分司受事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於  
以闡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九廟所欣  
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為非  
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啟立史  
官加意典籍豈以今之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

肯出尊下哉

各衙門事宜疏 徐必達

日者皇上以留都之使使臣司考功與聞計典蓋嘗因政以廉其人已乃因人以得其政中有良法未立使賢者約結不得伸弊竇未除使中材墮於中喪其守而不自覺夫使賢者約結不得伸則有才不用與無才同猶曰須則駕也若使中材墮於中以喪其守彼非巽者羅而致之者與今復為穿以驅之其間故有心地慈祥文

章華瞻才猷揮霍年力富強者異日量力授之未必不能為國家捍一面制專城而寵賂滋彰卒從吏議臣誠憾之又甚惜之語云飛龍騰蛇必托雲霧言賢者乘法益彰也城高五丈樓季不犯言不肖者東法自域也亦足以明議人議法之不可偏廢矣請陳其畧在戶部有三一內府改折宜行也聞九庫錢糧有絹有棉布有苧布有合羅絲有串五絲有錢有鈔解戶極苦綱司鋪墊門籌諸費百出稍不遂意累月不收計所需索之費與

原解之物三倍不止查得成化間南京兵部尚書王恕  
條陳九庫事宜謂先年每庫只有內官內使二人同該  
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五七人者弊難枚舉迨至於  
今則各庫不止數十人矣夫一虎食十羊羊猶不堪況  
十虎食一羊乎以故各省解戶傾家蕩產如往棄市及  
查諸貨大抵為各官折俸及各商塔貨也不則互相侵  
欺耳又不則久且蠹耳臣嘗領到俸布每疋僅可值銀  
二錢及訪各省官價及水脚有費五六錢者而解戶賠

累不與焉蓋無益於國有損於民莫此甚矣且內外莫非公府諸貨既支給在外又何必收入在內也臣請將前項貨物悉令改銀上納如布一疋徑折銀二錢徵之民此數給之官商亦此數他物稱是而一切收支盡改從戶部聽料道查盤庶不惟出者不費解者不勞受者有用而貯者亦無耗蠹至於各庫內臣內使則悉照成化以前舊例每庫止許兩負名寧不國與民交利乎一水兌專官宜設也聞水兌米每年不下數十萬出之民



則膏血也入之軍則軀命也該部例屬之新任主事三月即更謂是均其勞逸不知從政方新烏知端委不肖者且見給左右以潤其橐即賢者銳意釐革已得代去矣遂令積棍衙蠹表裏把持固蒂深根牢不可破解戶但知此輩不知有官飽其慾殺可為米軍士惛惛胥讒失其歡米可為糝解戶吞聲以飲泣於是軍病民病軍民交詈其官官亦病而此輩獨享其利夫民言無嘉褒如充耳矣四十八衛之軍心安可不虞也臣請令該部

慎擇廉明司官三負不泥新舊務以三年責成堂官仍  
時覺察之果能清源潔流軍民兩利不妨破格優擢以  
勸勞者斯誠根本重地吃緊要務也一解戶體卹當周  
也夫南解之困極矣奔走之煩風濤之險無名之賠累  
上人不能盡蠲之奈何又令重困也今解戶每領批掛  
號自縣而府而道而司而巡撫而戶部而總督倉場而  
總巡而巡倉察院比銷號也復然不寧惟是巡倉論罪  
有贖總督有贖司有贖道有贖府有贖獨不念解戶所

解之米非其已獨也乃國人共也即有後期罪在有司  
催徵於彼何預在彼涉遠轉漕正當議功豈宜議罪縱  
罪亦一耳律稱二罪俱發且以重論若之何以一人一  
事而此罪之彼又罪之又丁寧是該部督催各糧遵限  
叅罰甚嚴矣此其至則有以查糧廳剪下不收者有以  
放銀之月不收者江干露積旅守零丁上虞陰雨下虞  
浥漏中虞盜竊哀我征夫奚毒太苦無論收支留難律  
有明禁不來急之而來又緩之是何心也臣請水兌既

設專官凡糧米一到即行查糧廳取具軍士花名隨到隨放毋稽頃刻其本堂及合該衙門俱聽本官申報收完亦聽本官報銷在外巡撫司道則責之本縣解戶只是交卸原來以外毫不相煩其違限罪名則止論當該官吏並不許將解戶彼此苛罰庶往役者得少甦耳在禮部有二一科舉之寔咨宜寬也凡監生從南京戶工二部上納者禮部寔咨未到南部例暫咨監肄業猶科寔咨未到者不許應試臣每見士有懷瑾握瑜偶蹶有

司僅有此路得自表見今一切錮之竊念諸生惟原籍  
文結不明者慮有詐偽作奸若籍結既明則家無犯可  
知矣國家又開例入其錮則直監生也倘入天閑無非  
上駟何必拘拘一寔咨為臣請自今凡在南京援例者  
但驗有司府縣明確文結不妨一槩收考入試倘於旁  
招之義故不礙爾一教坊司樂宜革也夫樂樂其所自  
生饗帝饗親於是焉在中國禮義之地安得有此邊笱  
烏烏音至樂婦更屬無謂而該部復厲嫁賣之禁則益

於風化有妨臣聞女德莫醜於淫一失身於樂婦禽行也而引誘良家子弟盜謀也今不禁人不得禽行盜謀而反禁禽行盜謀者不得遷之於良臣不知其解臣查得國初如宋濂輩所製九奏樂章已足追韶軼武其教坊司樂直當盡行禁止該司樂婦悉放從良仍通行天下敢有仍前為娼者男婦悉發口外為民使不得汚濁中國即不然亦當先弛嫁賣之禁以開此輩自新之路其於化民成俗必有裨矣在刑部有三一通狀宜草也

夫通政以納言為名豈為小小詞訟至於詞訟在城以外既有撫按司道府縣城以內亦有各該衙門各差御史巡城御史京兆郡縣何必通狀大槩奸徒自知理屈決不可伸又或原按已成決難反異乃始投告刑部其心以為不幸遇明察之官招誣不過決杖所失無幾而良善有身家者且令其累月在官逐日對吏退既失其本業進被橫索金錢豈不足快其欲洩其忿況幸遇昏庸之吏枉可為直則吾益獲逞其私於是積保刁棍凡

遇各庸司官輒赴通政司前唆人改冒籍貫攬入該司  
該司復誤悅其去暗投明諛語更強庇之覆盆之下曷見  
天日臣請自今如吏隸吏部僧道教坊司隸禮部軍兵  
隸兵部工匠隸工部凡有詞訟悉聽各該衙門叅送其  
人命強盜與夫戶婚田土鬪毆諸事則悉赴巡城御史  
投告親為審理毋委兵馬等官應省發者即與省發應  
叅送者照例叅送而通政司狀槩不准行戢頑安良似  
無跡此一解審宜慎也臣兩任縣令杖罪以下皆得專



斷徒罪則詳道府軍罪以上方詳撫按今刑部不問大小罪名例必解堂解大理寺往復之間動經旬月甚有一人問答而兩造干証牽連十餘人守候者無論猾吏健卒剥膚及肉即此守候日用之費亦自不貲名為慎獄實破民家刁民健告通伏寔由於此夫郎中主事之官非卑於縣令也大司寇之權非輕於司道也臣請畧倣有司故事而加詳慎杖罪以下聽該司審確將應罪人發保餘俱省發止是且招詳堂轉詳大理寺徒罪

則連人解堂審確將應罪人發監餘亦省發亦止轉招  
詳大理寺惟軍罪以上連人解說則既不失慎獄之意  
亦不至有守候之累倘亦便民一端乎一檢驗宜親也  
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民吾同胞也江南風俗最  
健以人命圖賴人檢驗之間正出生入死之路而第委  
之兵馬司官此輩惟利是視何知民命初招一定平反  
甚難即脫桎梏身無餘幾矣臣請自今凡有人命巡城  
御史審委有因即親自相驗驗明叅送刑部司官親自

覆檢並不許展轉相委以致草菅人命庶民自不寃之  
理或可幾乎在工部有二一會估宜慎也聞該部故事  
欽取錢糧一到科道部司同詣該監估計謂之會估自  
科臣為政毋論部臣箱口即臺臣拱手唯唯乃該科原  
是茫然必先牌行上江兩縣及兵馬司查價以致奸商  
羣小夤緣為奸估至數倍造成一用該部利其所入依  
樣先行或刪改什一以塗耳目蓋析之為毫釐絲忽合  
之則什百千萬所費戶工二部帑藏何止數十萬臣請

自今該部專責司官虛心徧訪時值斟酌估的報堂而後移文科道聽其糾正止許議減不許議增倘有別弊科道得以白簡從事宜必有相勉以節約相戒以冒破者所裨帑藏夫豈渺鮮一解官宜簡也聞萬厯初年修理先農壇及造辦鹵簿等工該部初委庫大使徐思賢又委局大使李金又委衛知事趙完忠各領解初不專於內官也自內官管解而商人鋪墊綱司茶菓等費種種乃又責其木植合式其將能乎邇聞工部慮有抵換

情弊咨議另委文職一員同解夫文職直大使等耳曰  
同解則猶中貴柄事也即賢者誰其與抗而不肖者且  
聽其頗使以為利適益之蠹矣臣請自今如上供袍服  
及四時進解等項自應內官領解以重其事若木植等  
料徑聽該部精擇所屬責令專解不惟各商橫索可免  
兵部快舡可減驛遞供億可甦即木植到灣工部可以  
按式查收木既合式自不必於額外頻取倘亦有一舉  
而數利者乎一派辦宜謹也聞欽取錢糧一到例派戶

工兩部及應天府出辦相沿已久第先年帑藏充溢均  
屬公家何分彼此今則捉衿見其肘矣竊念工部止需  
上供即有不支勢不過得罪皇上皇上猶或赦之若兵  
部則軍兵所係命也脫巾一呼便得罪於宗廟社稷豈  
可不為寒心哉若應天止轄八縣寔與外府不異非有  
神運鬼輸何能仰給無已若迫於加派則八縣何罪之  
有臣請自今凡係工部傳奉者悉聽該部出辦該部不  
敷自當明白執奏仰聽上裁至於應天府止許查其料

價事例等銀坐名題留亦毋得混派以致科擾倘所云  
無疆維恤似當深念乎在都察院有一則巡城御史之  
詰盜宜審也夫五城兵馬專為巡戢非常則捕盜固其  
職掌但此輩志在邀功而聞風捕緝亦不能無誤夫欲  
掩其誤而又思冒以為功於是誣良為盜者有之而志  
在搜金則賣放真盜者且接踵矣臣請自今盜賊凡兵  
馬司捕獲不許私自考掠悉解巡城御史詢問誤者釋  
放亦不必為原捕官罪以沮其任事之心庶捕者一人

訊者一人各無成心自求至當不惟絕賣放之弊亦必無誤指之寃矣在六部有二一職掌宜明也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又必身在事外然後可議事內人得失國家置南京給事中無非欲其糾正官邪以戒大法小廉之治豈欲其分任分部事也自被察二臣任事以來益溺其職有不止如會估一端者如引紙戶部事也輒為批賞選鋒職方是也輒為募置勘合車駕事也輒為加添詞訟刑部事也近雖清楚先年輒為准理譬如射者



身自為的人將射我豈能射人今遇賢者在職臣請自  
今一應事權悉還各部而該科專摘發其無良者如引  
紙每年止該若干價值有無冒破有則劾選鋒某當某  
不當不當者有無請托通賄有則劾勘合某宜多某宜  
寡不宜多而多者有無私弊有則劾詞訟某得情某不  
得情不得情者有無受財枉法有則劾廢乎猛獸在山  
藜藿不採畫省生風其廢幾乎一後湖冒破宜汰也臣  
聞後湖每年所用錢糧不下萬金大約書手冊匠工食

六之修理四之竊有疑焉黃冊雖緊要圖籍然與各縣  
寔徵未必盡符駁回僅襲故事不知日需書手三百冊  
匠數十何為也修理誠不可已然補苴罅漏何必數千  
以致司農不敢核其支數京兆不敢核其銷數如今年  
被察二臣浮議往往及此何怪之有臣請自今力行汰  
斥毋徂虛應之故事捐有用之金錢毋飽冗食之游民  
損士林之清望一切支銷悉責成於督冊部臣該科從  
旁核其短長而徐以白簡繩其後用過錢糧仍聽部臣

年終造冊報堂明白通曉庶臣不敢不勉且畏以從事而科臣之體益肅其於國用寧無小補在國之監有一則塾師之當立而食糧之當差也夫監生去來不一然較其常約四五百人而六堂官僅十餘員欲繫監生之足於監內而時教之其勢不能欲分六堂之官於監外而人諭之勢又不能辰而入終午而退相沿為套相襲為虛不惟監生厭之堂官亦厭之矣臣請訪古書升之法就其中擇學行俱優者居之第一堂為已成材師教

之讀律寫倣每一師將數十徒聯為一舍而堂官每負  
分管塾師三人或四人但監生學業進修者塾師有慶  
非禮不法者塾師有讓其束修之費又就其中裒多益  
寡給之臣聞諸生每月食糧三斗舉貢舊例皆然新例  
考上者亦半給此造士盛意臣何敢議第在外廩生每  
年約得十二金有奇今貢入國學而僅得米三石六斗  
是上庠不如下庠也在外廩生府學止四十名縣學則  
二十名增附往往數百多有半菽不充懸鵠百結者暮

雨青燈曾不得朝廷升合之養今援例監生安見賢出其上而厚於此薄於彼是繼富不周急也今既將監生差為六堂請即以此差其糧數如第一堂為塾師者得兼五人之糧第二堂為塾師者得兼四人之糧第三堂如故第四堂半給第五堂第六堂如先朝故事聽其自帶盤費就學則廢乎師資有賴激勸有方倘亦作人造士一機乎在應天府有一則外察宜議也查會典該府治中以下及上元江寧縣俱從京師官例六年一次考

察與順天府事同一體是以各縣復命薦舉亦例不及上江二縣今薦舉行矣臣記其事似亦不出十四五年間而外察處府僚則自萬厯二十六年通判高光以不及降調始此後遂沿為例雖被察諸臣罪由自取然內既察之外又察之莫非王臣獨當此幾番搜求也且同一京兆何以南北互異也臣請著為定例悉照應天府事體止與京察其不肖之尤不堪民上者自聽各差御史不時糾彈亦不必與復命舉劾則不惟政體畫一即

人心亦平矣臣為考功則言考功何敢哆口外事第利弊所在每與人才相關知而不言不可謂忠法能盡立賢者有所企而為善弊竇盡除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使諸臣共效盡瘁之忠國家全收得士之益下次考察得比今次減其什之二三則固區區一念所願自効於皇上者也伏惟聖明裁擇施行

明文海卷六十

歷陳國勢病繇疏 李三才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  
大小義有緩急其辨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  
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  
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於九重之上哉不知其  
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  
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  
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



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流寇內  
訐而國之費侈矣自哱拜叛而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  
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  
朝鮮貢獻之邑也唇齒之勢也為之屯兵鴨綠以為聲  
援可也為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捷可也為其危亡不保  
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  
勤瘁海之外域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  
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其於中國毫毛有

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為智乃不足為衛  
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所以自保今我九邊  
岌岌乎殆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為義然  
猶勝為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之不取也此一  
失計而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  
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  
事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  
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

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於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贊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

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洸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可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於民而民不堪也取之於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即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

邊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飮飽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填  
於帑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為安易亂而  
為治無如前日傳奉之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必  
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  
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臣不  
必言蓋聖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  
不顧利害惟歷陳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國家所以致  
亂之機如此皇上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

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  
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諭在必行嗇在一念  
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旰食宵衣側  
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  
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  
慎必公必廉解倒懸之民齊贊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  
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嚴謚典疏 郭正域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謚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三十年以來獲謚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某應謚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謚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謚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謚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著禮部從公看議訪寔具奏以憑裁奪該本部帶管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省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擬行令

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謚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  
與之典欽遵臣惟議謚最難而議謚於數十年之前尤  
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  
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  
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  
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難辱中之辱  
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  
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叅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



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寔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  
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  
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  
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溢美應改者  
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  
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  
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  
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

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  
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未路  
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  
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  
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  
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  
禎潛心理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  
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

抗節敢言殺身避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  
上諸臣列之當諡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  
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  
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  
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姓名  
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諡而倖  
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揀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  
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之窮而有奪

謚補謚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日下矢方寸以  
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於奪者改者補者各無  
憾於九原之下而已若夫子奪相形忤怨叢集業已甘  
心任之不敢避也謹開款列名據善惡寔事直陳以請  
伏惟聖裁

計開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謚恭襄論自負才略頗有時  
望然節制薊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本兵委

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已嘉靖二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沈鍊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潛圖謀逆具獄詞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歎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楷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戍極邊三十七年敵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部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今圖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

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辭欲上自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尋引  
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難守  
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敵入應  
州邊人男婦死者三千悉諉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  
殺邊民侈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濫叨世蔭後論  
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蟾真蹟逢  
迎取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寔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逢迎主於刻削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為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有疾煩懣詔錦衣衛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尚有入心哉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大學士呂本即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阿附權相搏擊

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掌吏部事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卿長二府等衙

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劾去大臣之賢者十

閏人

如葛守禮之類

呂本考察廷臣分為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為一等留用

想所楊順等為二等亦留用葛守禮等為三等罷去原疏具存

又考察科道官罷黜降

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

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文華一出江

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繇是士論惡此三人已甚嵩



慮有他故欲排異已以懾衆志本毅然承其指援亦借以行其私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為之不平已上詳載寔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謚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謚文恪一生滄阿渙忍之狀言之令人羞澀晉掌邦禮脂韋卑鄙略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謚

謚美應改者一人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謚簡肅張居正奪情時瓚方病委頓猶遺同列細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栢鄙之批其札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歷官頗有清望然即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謚謚美應改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  
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  
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  
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  
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為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  
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  
將前鋒破攻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  
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動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

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  
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  
忠自信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  
以齟齬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  
書冊應補謚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  
洛伊藩以道友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  
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伊藩知不可犯

微戢其橫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學士夏言言服宮錦諸御史艷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災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為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為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謚

僉都御史魚穆天台人少攻苦茹淡嘗書座右咬得菜根

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為監察御史列  
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冤濫懲貪墨推豪強直  
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其家人有  
違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為僉都御史穆卒榮為  
志其墓人以為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  
雄敏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回凜如一日其  
歿也至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衾已上詳載吾學編  
及各官書冊應補諡

僉都御史楊繼宗陽城人有大節持風裁知嘉興府攜一蒼頭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清軍孔御史杖殺人繼宗榜通衢孔御史酷撻人至死者告府孔臨行欲訐繼宗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卧内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啓視之孔愧服而去内臣往來直與菱藕厯日内臣索金錢或好布絹繼宗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在嘉興

廉聲正氣滿天下藩臬御史皆憚敬之比陞浙江按察  
使貪墨吏望風走避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一符下  
杭立革去後巡撫順天永平戚宦庄田占民者盡奪還  
民繼宗好善惡惡出於天性然得改過即不深究居官  
三十餘年所至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  
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  
冊應補謚

石城所吏目鄒智合州人智少貧掃樹葉讀書二十領



解巴蜀其志已自遠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  
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  
湯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竄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  
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  
坐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  
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  
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  
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

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  
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冬官書冊應破格補謚

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  
監候精於占候每見象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據寔具  
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  
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速遊獵罷弓馬嚴號  
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  
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

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  
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  
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為  
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  
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精忠勁氣百折不回已上詳載  
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諡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撫江

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何止數十  
萬衆晉位冢宰以用賢報國為任門無私謁權貴請托  
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歸田後至無室可棲人稱其  
介與嚴清比濯濯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  
補諡

明文海卷六十一

講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望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按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  
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  
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朋學則其道  
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  
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  
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  
躍天自高地自下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  
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

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喟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嘒嘒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逖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

年削入夜郎兀坐深箚者六年浮沈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磨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十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



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  
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  
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  
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  
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勅旂常了不得  
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  
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  
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

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  
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  
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  
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  
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  
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  
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乞歸疏 楊漣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奏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  
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  
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憂危  
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  
豎宿毒螫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  
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

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  
垂採納時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於病榻委頓之  
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托為奇逢千載亦  
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  
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脩述移宮始  
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  
諭諄諄脩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聞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紛紜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

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日  
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  
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  
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  
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  
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  
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艱艱而聖諭  
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朋友之虛譽猶謂過情  
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  
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  
省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着而已  
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讀書時即知慕之而人臣立  
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為諱者又况移宮始末了然在人  
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忤有何疑沮而  
必於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

寒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  
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  
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  
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  
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  
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天見先臣於地下可以瞑目  
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於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  
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



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  
鷂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  
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  
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為報者  
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幾  
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  
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  
全不獨在已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於陛

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  
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  
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  
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  
外臣齋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  
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  
命之至奉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楊漣着  
照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

劾逆奄魏忠賢疏 楊漣

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千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外內庭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

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  
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參  
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  
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  
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  
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  
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貢  
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

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  
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  
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  
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  
分正使其一力擔當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  
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  
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講議政事之堂幾成  
閑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迫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

網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  
嗾之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  
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  
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  
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  
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  
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  
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

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銅其出豈直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行點陪一以益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



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

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中宮有廢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

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  
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  
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驕旨掩殺於南海子身  
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  
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  
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  
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  
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屢襲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

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捧漢築怒築愁飲恨吞聲又  
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  
也今日簪錦衣明日簪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  
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  
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  
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  
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  
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

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  
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  
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  
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  
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  
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涇  
拿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  
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

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懸監謗之令  
於臺省科臣周士樸執糾織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  
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困頓以去  
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  
罪十七也開羅織之毒於冠紳北鎮撫臣劉儵不肯殺  
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

使羅鉗吉綢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  
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  
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  
再襲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  
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  
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擾平民也自忠  
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  
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

投匭打網片語違懼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掣中書汪  
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抹而應星等造謀告  
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  
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邊隅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  
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下不  
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臨城下忠賢因為首功之  
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



深藏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内兵即四衛之設脩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内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桀黠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

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  
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與夫爲  
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  
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何作轉念恐泰山  
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  
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  
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

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  
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  
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  
虎兇於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  
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  
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  
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  
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

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托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

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奉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宮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

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  
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  
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  
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而如此毒心辣手膽  
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  
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  
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臣即  
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縱聰明春秋鼎盛

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  
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叅及進忠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  
嚮通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  
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  
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帝洪武十年有  
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奉  
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

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



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亦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經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明文海卷六十二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黃尊素

昨臣堂官楊漣叅奏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下之人情如此天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爲皇上惜威權爲祖宗愛成憲爲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於趙嬖禁旅

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辱斧柯微  
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  
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裏之形已  
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  
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予奪旁移  
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欲食而  
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  
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此猶在駕馭

中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  
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道理者也皇上臨御  
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言官望風罷歸而今  
之爲宰執爲銓憲爲言官意氣消沮無論攀髯攀鱗勢  
不慙遺一老而若鷓鴣若鷺相顧不願爲官異日誰爲燮  
理誰爲禦侮誰爲効鷹鷂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皇  
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今  
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

往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視  
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詞之益  
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於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  
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於此亦不能復回其已  
往之掉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  
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螫棘誰何此時不惟臺諫折不足  
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  
其休居就閑薄示帷益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

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衆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  
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  
臣叅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  
衣冠不知爲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炤  
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援么麼結  
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  
賢耳目昏瞽沙礫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  
爲邪邪人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

嘿察人情自爲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勅歸私第將傳  
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  
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請恤萬璟疏

黃尊素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畧軌諸道而  
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璟因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  
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

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  
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勑而已孰知雷霆之下無  
不摧嗟嗟鷄肋半斃閹拳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實難無言責而進  
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不中或可  
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  
言之不用身且齏粉然則天下亦豈有不愛其生者哉  
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璟死矣律例所



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復於廷議鞠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於壘閑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籍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於市者顛倒於一時使皇上有殺賢者之名而防口甚於防川者貽幾於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一累哉

向使萬璫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  
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貼宸聰敢赴湯鑽者夫其性豈  
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璫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而突  
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迷狐鼠嘯張已  
知爆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聞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  
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信  
噬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衛士杖者  
未已倒杖繼之是以廷杖爲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儈

之慘辱士殺士未有如今日而今燬已死矣御史林如  
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  
動乎然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  
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神廟初  
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忠臣義士從而  
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  
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  
顧忌而禍隨移諸國矣然則廷杖實非祖宗意也且皇

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風霾地震  
無論已萬燬之杖也適與雨雹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  
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  
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惻其間乎皇上誠  
念祖宗重器爲宜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脉不  
宜一朝削之萬燬已死念其志慮無他追復前官仍炤  
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視還鄉則卹忠  
之仁改過之勇燬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

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臣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出獄謝恩疏

方采孺

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於獄而節奉明綸明旨者縈累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逾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臣感激涕零

已於正月初十日起午門外叩頭謝恩訖例當陞辭乃  
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鳳陽府壽州人中萬歷癸丑  
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先帝拔置西臺甫兩月值  
有遼陽之變臣孤忠所激自請犒師以激天下忠臣義  
士東向之意巧借是題而擯臣於河西也臣巡歷已完  
至前山衛造冊而河西失事雖事從履勘如閣臣部臣  
撫臣關臣據耳聞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悲臣之奇遇  
要之臣既忝巡方遠不能効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不

能如梅國禎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今古而無解  
於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璫  
魏忠賢復矯旨緹騎逮臣雖借端於言官然言官之意  
自平逆璫之意自毒較若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璫過  
疑臣爲楊漣之同調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心周  
順昌之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別有私恨則臣之  
巡視南城時值大璫張煜劉朝先後被人告發忠賢曾  
遣內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竟據實奏聞此逆璫傷心

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又  
矯旨必欲加臣以死賴臺臣練國事王業浩等執律以  
爭猶擬成擬永成擬絞已三加矣而逆璫猶未快於心  
也究竟因劉鐸之事疑臣與鐸同爲咀咒無端羅織而  
加斬此臣加罪之奇寃也其問賊則按院紙札新紅學  
院試卷花紅俱化而爲賊繇二百四百而二十三十漸  
加至六千五百此臣加罪之奇寃也舊例刑部比賊五  
日一比而主事某改爲一日一比臣寃辱至極不但臣



之家產盡即骨肉親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爲臣所累者指不可勝屈此臣比職之奇冤也至前年六七月間不知何故而忠賢欲殺臣之意愈緊日遣東廠理刑楊寰等偵臣獄中動靜又不時遣番役訊臣自裁臣答之曰震儒曾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一之詔是時秋審已過於是逆璫始決意殺臣於市矣講筵之上賴閣臣合爲爭力爲解且觸忠賢之怒此又閣臣公疏可証也嗟夫臣之一身當逆璫之世一刻之內萬死勿辭

何止病葉危枝且同空花陽燄今日遭逢聖主湯網弘  
開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於長夜使八旬之病母再見  
垂死之孤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恩已  
耳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解散親友絕交三載匣  
床之上自省生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異常磨折  
決不能閉關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則豈惟言官  
之絛紃比於生我即逆璫之毒亦同甘露矣臣又何言  
哉因思世間最苦者無如離父母困獄吏隻影自弔於

桁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堪想人受之亦復爾爾  
則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事自非萬萬不可假者不  
妨入中求出重中求輕輦轂之上宜常憐百醜之圖綺  
羅之筵當永化光明之燭臣願以之爲在朝諸臣規也  
極縉紳之禍至臣等而極而臣一一返觀皆自取則  
稍輕而爲荷戈又稍輕而爲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  
愆今既荷雨露之寬宜永銷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  
因便又種園扉之果臣願以之爲被罪諸臣規也總之

人臣遇萬古希逢之聖主攀龍鳳者建樹固竒狎鷗鷺者夢魂亦穩除却幽囚桎梏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遠假使逆璫不遭天譴諸臣即蠖伏空山得一夕安枕否乎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弘恩尸祝朝賢之開闢臣願又以之爲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爲臣從獄中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柄政最喜深文經厰衛者其冤苦固多即不經厰衛者其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紳得之反難亦非法

吏之平也臣在獄中與諸臣累言矣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於皇上今臣既邀皇上之高厚豈敢負此心哉則一切諸獄不論厰衛不厰衛似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者勅諭巡按盡數公審一番以答月食之儆而信修刑之諭此又臣附於工督芻蕘之後而籲於皇上者也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

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

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烽燧正急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恒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紜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皆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無缺之金甌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

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  
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異水沸而魚躍此又  
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  
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  
蓋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  
於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  
暑靡徹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  
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之聰明何

繇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  
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  
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  
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也與輔弼之大  
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  
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  
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  
志事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



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  
此駕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叙文辭  
第蒙師之誦說一無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  
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閤閤隱  
微無不咨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  
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蒙蔽若  
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

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  
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皇上之神情  
既與群臣不同決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  
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於中  
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  
則豈若輩之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  
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  
停對恩膏久擁國彛家範盡蔑之為弁髦此何禮也有

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乎無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公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所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

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  
宋末季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去者為  
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  
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  
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天子之所  
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於冠冕  
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  
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

深言是非以挑爭辨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貼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省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孝思無窮疏

文震孟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聖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

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  
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  
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啟六年逆黨崔呈秀  
等謂非實錄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  
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  
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  
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  
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

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成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

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  
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厯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  
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  
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已而為之縱皇心  
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  
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  
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繫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  
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二年



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宮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點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奏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

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  
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  
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  
闖薊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  
奏讞決平允自王之冢突揭構釁徒黨因以為利借他  
事蟻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為  
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冢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  
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

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  
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啟事乃云徒黨  
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  
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  
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闕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  
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  
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  
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

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  
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闕宮一事挺  
及殿簷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  
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說宜改正  
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  
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造為訐止不當藥之論  
群小附和囂然鼎沸汙蟻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何正  
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

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制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恠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羣小曰汙

蟻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  
摘其尤悖者伏乞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  
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  
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皇陵震動疏

文震孟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  
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顧不亟滅此賊  
無以洩神人之恥憤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戡定之功

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皇上  
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  
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  
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  
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  
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  
稍畧焉蓋戊巳之際廢籍諸臣彙徵連茹而謀國罔效  
邊警時聞以致聖衷懷疑群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

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魍魎  
或嘯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  
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一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  
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  
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  
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人情恍然不樂問  
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  
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賊重賊重則



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  
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慄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  
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  
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璫而析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  
天冤痛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  
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  
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  
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

淫污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從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拖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誑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

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乏  
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  
鎮之謀教孫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病國事至此  
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  
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勘亂  
亂何由弭真可為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  
英主而遭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  
皆當伏鈇鑕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之朝可以塞

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已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教民豈弟循良不攢眉於督責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群策群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億倥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

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張不張俞咈  
無聞而但云已有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  
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効自恨白面之  
書生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上  
鑒此愚誠寬其罪責倘薦莛可採願薊菲不遺臣無任  
戰慄激切待命之至

明文海卷六十三

責難疏 劉宗周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  
次處之今日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職猶念不次之擢分  
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職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  
報稱陞見之後踴躍惟呼仰皇上為堯舜主輒不勝其  
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陽討大逆除大姦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勛華而  
至於堯舜之道所謂繼天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

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  
塵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  
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  
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  
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  
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為未也蓋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  
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劾太急不免見小利  
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

者非遼事乎臣以為遼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舜  
干羽於兩階乎往者彼得遼地棄而不守無意窺闕久  
矣即我不能驟得志乎彼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  
遐方來同永定一捷已足為東北之先聲矣今誠得在  
事之臣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  
之需之歲月謀出萬全其勝有可必者陛下方銳意中興  
刻期以蕩平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  
養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



計之左也或幸一戰而勝從此雄心好大日事邊疆以  
敝中國如秦漢故事則皆近功之念有以啟之也夫今  
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臣以為今天下之  
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饑曰我饑一民寒曰我寒此  
豈人衣而人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  
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瘵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  
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  
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並征水旱災

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都轉展得之民手為病甚於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於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陟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矣事

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罕覩而法令滋長頃者陛下嚴職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簋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輔

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為揆地惜  
乃近者厰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  
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贓此而置之重典  
是為不教之誅損傷士氣其他一切誣誤指稱賄賂者  
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  
路蓋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一隳官  
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管張武受賂漢文賜之  
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彰已

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搜遺羅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訐又安得天下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

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  
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  
擘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已若而不免有  
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凜救過不給護  
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托  
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  
下不得闕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  
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易則陛下之意見有

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  
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案為國本  
死也而不蒙身歿之卹至今誣贓未豁則邪正之辨幾  
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宗社  
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  
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  
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與天  
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

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  
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唐虞之世  
豈無譏說殄行乎願我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  
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  
遂可以希堯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  
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  
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  
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



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  
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証此心之合於道者止此仁  
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  
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  
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  
之陛下以一日而堯舜矣昔者宋神宗用其臣王安石  
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  
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

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今陛下有為堯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覃恩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於表章者乃在故相

張居正其人考居正所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確然  
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為忘身  
殉國之年幾何而不率天下於亂乎世教不明人心不  
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  
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  
不以為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

祈天永命疏

劉宗周

自兵事告捷不惟畿輔得重荷生全即海宇頓解倒懸

之困生靈已悴而復甦宗社以傾而再安說者謂此當  
匡攘天實佑我聖明啟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為  
者而臣獨悚然於天之難謐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  
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  
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陛下試採納焉臣聞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  
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  
腴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

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誅謫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頽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過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

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鼓下欽卹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於臣子又何有於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

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羅按  
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  
莫過於重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即位以來  
軍興告繁不免以重歛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必責已  
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方且有  
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  
鷄犬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即邇者蘓琰之巡  
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煌煌持斧

將墨綬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緩之透支則  
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  
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  
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  
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於國  
中又何有於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  
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竭澤而漁  
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腹心之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



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蘓琰職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贓律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叅

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為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已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於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譴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統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

重歛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邇  
流窮源復進求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於千秋  
金鑑屬者恒暘不雨上厪睿慮齋祓有加與以仰答天  
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風  
夜無可自將欸欸之忱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  
明矜其狂瞽少寬斧鉞之誅臣無任懇祈之至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

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  
一時強明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  
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况  
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警  
內寇相繼十餘年於茲矣乃者議戰之局聚天下多兵  
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其鋒而且南窺江北  
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於上避居減膳撤樂為修弭計  
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

始皇上而誠計及於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  
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職  
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訟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  
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  
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於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  
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  
者於是首屬意於恢復邊疆而賊臣遂以五年成功  
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邊警日急震及

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叅於近侍  
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於叢脞天下事  
有不覺日底於壞者故自屬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  
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  
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  
尺之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  
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官

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扑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  
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  
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  
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  
自朝廷勒限減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  
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  
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方冀  
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恭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

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  
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宇無  
吁咈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於是求  
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  
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  
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於莫可收  
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  
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



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官官之舉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舉慎宗賢以授職之途除後世宗藩之舉除此三大舉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外警內寇顧此蚩蚩潢池

言勅言撫總非定算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効也抑職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職願

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  
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  
幾不遠於此而得之至於用人誠為平天要務尤在致  
審乎好惡之機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  
中陳啟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委稱一時盛事第本  
生言有大而近諺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信乞皇上  
先令以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  
有忠言奇計足以折大奸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實

授未晚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  
使千萬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  
厲世之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  
聖明卓卓具有希堯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  
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熒主聽使國論愈紛昭  
勸愈淆職竊痛之伏惟我皇上斷然以堯舜為必可為  
而求之於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  
天下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有

也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効已見於今矣伏念職  
羸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卿貳雖捐靡曷圖  
報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  
款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  
敢自後晉賢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職言可採得一  
二見之施行即與職以出位之誅職雖身膏斧鉞亦可  
畢報稱之職分也

去國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於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天津始知北邊大警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摧心欲絕者久之因卧疾津城月餘烽燧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厯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絕比者風聞警已漸撤臣乃敢稍稍解維離津城而南駐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戀敢遂以萬莧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

無日不綢繆未雨而搶攘之形一至於此追原禍始張  
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烽  
火告急籌策無聞調援不速動成束手行間之任益非  
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於敗事不開政  
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  
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已已之變坐誤  
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  
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已者槩坐以煥黨因日

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沒疎於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煩欺罔轉甚朝廷日墮邊政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已已以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弱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詰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



草草之局則廷臣累累若若可幸無罪矣更何以謝韓  
嶺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  
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於是而知小人  
之禍於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  
邪朕甚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奸也職每每反  
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  
皇上不世出之主也其於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  
然職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

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窺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而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人立於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一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此亦相奉為全身驅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乏才

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乎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履轍方亟亟更絃之不服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征有遣蓋又重其體貌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於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於何地是蓋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

機而獨用中官以叅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  
乃有明於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職意以  
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  
宸以此一事逐若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天下也  
嗟嗟言官亦何負於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勸王亦有思  
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師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勉之口  
事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不乏其  
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顧塞蟬結局之狀平居

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於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束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鄮雖久於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

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於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無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實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長此泄泄沓沓玩愒時日天下事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嘿可以自全然

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也

明文海卷六十四

方隅未化正氣未伸疏倪元璐

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錯之道乖頃者宗社之靈篤生我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靈驅微猷颶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

生平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  
臣又仰窺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巽命重申動以人  
才為念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而皇衷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命入都從邸  
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  
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將復以何名  
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叅題  
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



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牖其若脫付黜陟於不聞而徒以聲氣心期遙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澹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

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  
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於是乎彪虎之  
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  
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  
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  
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  
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反持已甚之論苛責吾  
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

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參之理數決無沈埋况奉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將為鐵案雖或薄從滿被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為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岳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疑者不

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又見邨抄伏讀聖旨有韓  
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  
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  
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  
臣並皆蓄縮閔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  
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它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  
爌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陞辭三疏字字秋霜一  
時以為冠筴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

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諫在燬  
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累累有徒而當時之議乃欲獨殺  
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燬之所以閣筆也然究竟廷弼不  
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  
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燬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  
臣文震孟正學強骨有古大臣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  
於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  
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蓄而

當其去國飄然聳身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不已甚有加之窩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人文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

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文震孟  
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皇上以臣此  
說申諭諸臣凡於持局用人之際雖不可無薰蕕區別  
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蒂之心要本公虛以消偏黨其  
韓爌雖廷推未與而早奉鑒知之旨何難特命召還文  
震孟雖俞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倘冀溫文獎雪於  
以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  
憲臣鄒元標業蒙明旨優恤矣而易名之典似當一併

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介宜令該部於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爭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臣疏草畢又切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急而犯失儀之條皇上既納其言而薄鐫其級仰見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矜宥召復原官則聖度極於如天而朝儀亦因之愈肅矣



劾楊維垣疏 倪元璐

頃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疏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若與皇上相反然者蓋皇上之論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皇上之於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方隅實有未化皇上

之於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於正氣實有未伸皇上  
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蓋  
以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  
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  
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  
霍之略而未嘗不指之為貪於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  
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  
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兇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

猶且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不愛錢廠臣  
為國為民而何況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  
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如驕兒護  
之而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  
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  
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  
有之言已為非定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  
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

為揚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揚左  
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於坐賊於是再傳覆訊改為封  
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柰何尚守是說  
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  
慎行清望較與王之案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  
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  
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  
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

知其與寃死之周朝瑞寃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而但知紀以叅沈淮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於逆璫者也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於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希蟒

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至於批  
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蒙宦吳時偶  
一犯斃獄而其妻貧不能歛乙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  
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  
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  
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儼  
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  
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

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念盡出邪謀必不可且  
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  
正欲以籍學士大夫之口而恐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  
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  
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  
名之議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匡勦之能  
或遜海忠介直而微隘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  
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

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詆真狂狷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乎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中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造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



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  
並以真著豈有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  
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  
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  
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  
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  
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  
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

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畔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

壤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  
所憾其抵觸畏其材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  
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  
逮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  
垣不取案於此而別為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  
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  
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  
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

取憎於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  
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  
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  
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  
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隳忠告善道之言  
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  
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  
而么麼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

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焉師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

毀要典疏

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開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

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黨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塌虎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

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唯有毀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

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  
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  
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  
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佞  
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  
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  
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  
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煜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



最上莫如黃克績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金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

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  
又起則又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  
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  
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  
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  
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剋伐不休正恐  
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  
十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鉅存

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闕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臣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明文海卷六十五

請正郊期疏 陳龍正

請正南郊祭期以燕皇天事臣頃者應詔直言恭荷褒  
納感激天知有懷敢隱臣去夏有因地感天一疏援復  
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義擬諸先日南郊蒙勅下部  
臣復旁稽經傳乃知至日日至為文原異為指迥殊古  
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  
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鄭玄云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禮大司樂云冬至於圜丘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云冬至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為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家

混冬日至為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  
關不省方之候千年踵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  
日至之月之第一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  
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  
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  
也或冬至即逢辛者此謂仲辛不為上辛亦不用本日  
郊也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則宜  
用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適逢仲辛於以証上辛之義

尤為巧湊明著惟天鑒聖惟聖達天如相待而更正之  
且於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實以恒之義亦有適相通者  
蓋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日雷電雨雹  
說者疑為陽微今皇上敬天之渝畏天之威親君子信  
仁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諍則敷奏之陽  
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行扶陽之事而  
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實於文也行禮雖一日而定  
千萬歲事天之經是貫恒於暫也昊天上帝所以答祐

我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聖旨  
郊祀大禮著該部會同內閣查照典例參考確議具奏

墾屯並重疏

陳龍正

生財有標本屯墾貴兼興祖制宜深體足本色以寬加  
派事恭惟皇上欽定興屯裕餉全書本末備具經緯精  
詳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不過此  
道也惟貴有實力奉行之人苟得一忠清勤敏之大臣  
總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庾之屯賦



第令民間多生米一石即可省朝廷轉輸數石矣此為  
興屯言也若墾與屯自屬兩事墾者腹地墾荒屯者塞  
上屯田墾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地有衛所則  
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聽民間儘力墾闢永  
樂間盟商赴邊中粟邊粟大充蓋巨商之力足以佐軍  
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畧倣其意凡  
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兵火新殘之處專召墾荒墾荒  
之中又分二事一招新逃之民使復農業寬其舊逋一

招集南人歛賈明習農事者聽其相度可興之水利通  
墾積荒之田足國足餉惟茲最要因其地距京師距諸  
邊俱不遠轉輸易達較倚命于漕糧者迥殊但南人歛  
賈苟非便利安肯遠趨必申明洪永以來厯朝永不起  
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內之荒田可盡熟也夫積  
荒土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正與未開熟  
之時等耳而粟饒于下則價輕價輕于上則易致利不  
歸朝廷而誰歸乎何必汲汲起科始為吾利與往者司

農董應舉以公帑七萬金購田而耕其費難措其事亦難成若申明祖制召民自種公家雖不費一錢可也然非徒不起科也又必倣漢孝弟力田與虞集添設空銜之意以招徠之能以萬夫墾者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蓋荒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銜使足自立又因寓激勸焉即罪廢諸臣除大愆而外凡情罪畧可原者或聽其自出己力與商賈同為服耕之事以所墾多少為減豁罪案之等差止許減罪不許復官則亦藉

其力不患滋其偉矣或者疑墾荒無救目前豈知墾荒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效大見不猶愈于久病求艾不畜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所云必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時何憂變生何虞賊熾臣故願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加派為救標而急議墾荒為本計本計漸成標方漸豁不專恃權宜亦未嘗遽廢權宜則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慰于目前而大快于他年矣所最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難在相度水道萬厯初

科臣徐貞明最精于此曾奉命相度畿近著有潞水客  
譚與水道考二書今其子孫恐尚有傳其學者而近年  
汪司農應蛟盧通判觀象墾荒天津皆卓有成效應蛟  
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  
穀千萬石據應蛟言推之則畿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  
可知也今須訪善察水利如貞明應蛟其人者使為董  
理大利之興拭目可俟寧云迂計哉其二難在清理侵  
占嘉靖間一遺夏言樊繼祖再遣沈陽張大紀祭助隱

冒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投獻非重墾荒惟近年津撫李繼貞以墾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墾即為無主之田聽人佃種其後永不得爭執此說最簡便易行得此意而推之則清理亦不至大拂于人情也因典屯已有欽定全書臣不敢多贅而墾荒近地獨于增木色獨加派佐漕儲尤最關切特詳計而臚列焉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墾荒議 陳龍正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起居所依賴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洩越非用也天下之財亦不過三布帛菽粟械器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女工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之間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不暇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輔于生也古者寓兵於農未嘗以商兼農後世聖人因商賈子母之物力以興

秣糗而贍軍需益使商務農又使商供兵其心思之竭  
有過於前聖者則莫如永樂間鹽商中粟之法矣漢龜  
錯建議入粟除罪其意實本呂刑特易金以粟善通古  
人之所窮而近世葉琪變壞鹽法顧反易粟以金昧本  
朝所著令而究不可復此無他不知天下貧富之實在  
粟不在金又不知粟實有消長而金之為物特遞往遞  
來非若粟之歲消歲長者也故籌金則有取法無生法  
惟病民耳安能足國籌穀粟既已得生法不必別議取



法矣以茲足國何病於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籌金者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興屯則自以知籌穀粟矣知足民矣知本計矣然屯賦上則每畝輸銀三分下則一分屯官不過視此為殿最搜括虛如則猶然籌金也猶然取民也何嘗使屯田實生粟哉非不欲其實興也勢不能也腹地軍田強半售之民歲月浸深轉展難詰詰軍軍不知所歸詰民民則何罪且皆深耕易耨歲產以資人生之利總之即國資也奚事詰焉至腹地墾荒近來自

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為無荒可墾  
或以為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即  
為與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興屯之事責之邊  
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為政投  
產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用也其事  
專為養兵設也墾荒者任民自為政曰儘力墾闢產無  
定數矣曰與為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  
又自古未有之曠恩蓋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北之遠

民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之事權也更有事相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衆顧人不率於官事不隸于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舊分新總為官物矣誰敢輕赴惟專提之曰墾荒見其為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特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興大利必先正其名也至於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

少者數十畝饒鮮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游閑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興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矣此尤與興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然國初墾荒之制雖專阜民而今日足京儲足邊餉之策則兼攝於此中何者墾與屯本不相離而目前興屯實有未易腹地則前所云不可詰不必詰者是也邊地則烽燧時擾外無營護內何以耕設如一地小小種獲稍佐本鎮兵糧已為奇功矣

於神京命脉固未及也若夫畿輔諸郡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穀粟漸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運固兼美漕運未大憂故今日事勢鑿易於屯今日濟急鑿又捷於屯奈何苦求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國初定鼎金陵設白糴二糧皆在東南諸省郡為其一水可達京師不涉黃險不煩濬漕甚便耳然高皇猶時時歎其勞民特注意衛所興屯而出其慮慮之餘別於西北不立衛所之處立為鑿

荒之制至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國諸大臣訐謨遠思即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演高皇墾荒之意聚民而阜財本西北為倉箱存東南為外府則公私長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遠寄命於不可必之漕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籌之最在缺政之最大者也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當徹悉源流多方激勸特選董理之臣特彰金石四時之信俾四方聞之躍然知朝廷必不可給也人

樂聚則利聿興或疑大道無近功即行此如目前之急何然古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亦猶必世後仁之理仁雖待世而期月則効已見三年則政大成若處効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迂疎之經濟乎哉墾闢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顧以今至貧至困無策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粟如水火之天下則需三十年耳豈謂前此都無稍濟耶故治標救急之權今固未能

遽廢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一時併修安得謂方當救  
急未暇扶元氣乎至於此功一見之日通體昭蘇百疾  
全去元氣歲旺一歲非如補偏塞漏日延一日而已者  
凡整頓乾坤培植大運雖曰非常措置要必有行所無  
事之故焉民間即限業主墾荒踰限不墾隨別召佃則  
可無煩清理而五穀漸增此在下之行所無事也朝廷  
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更相度時宜定一招徠激勸  
之新格則可不費一錢而荒蕪漸治此在上之行所無



事也。瑣綴錄謂國初財利無制，然取民與施民之不同，無制於上，不可無制於下。可以高皇之神筭，使永不起科，而果毫無益於國者，其肯立此無制之制乎？方今兵荒交至，無歲不荒，亦無處不荒。然東南屢荒於天，而西北恒荒於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賴飽煖以生，皆飽煖於布帛菽粟。誰為飽煖於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為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為之用，餓殍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錄是布帛可兼祖制，每田十

畝以半畝栽桑麻木棉不種桑罰絹不種麻棉罰布令  
墾荒者兼遵此法民無憂凍矣繇是百工亦集凡聚人  
之處技巧出焉北藝者且聞風而至械器利用不苦乏  
矣斯時也民之三財生三用足而國用憂誑乎足用之  
外猶有切時八大利焉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  
其財求智斷優於馭下家自為營人自為衛遠勝客旅  
矣流寇亦可弭主農招新民為客農彼脅從者聞之必  
多舍賊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

困南東其畝水土縱衡榆柳棗栗側斜掩映利步不利  
時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  
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  
水之人也及今相水道開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苞  
苴亦可清庸情專貴折色不惟無智亦以便貪使兵餉  
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剋饋遺畧沮大半矣海運亦可  
罷凡一艘壞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糧爭倖容  
忍言乎隆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壞七艘

而罷往事可鑒况今議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  
涸實謀濬法可矣與其避堂與之梗傳殮於牆外曷如  
固廓清於牆內哉再久之而漕工亦可省舟楫亦可裁  
惟此係二三十年後之便利今未敢深陳也嘗見漕河  
兩旁荒土彌望穿井灌畦蔬者有侵洩漕流之罪為輸  
遠方粟而甘棄本境膏腴不許生粟殫南力以飢北民  
非誤之誤者與又嘗聞興屯諸議矣欲使墾積荒之田  
必曰三年起科於是荒土終無熟期察有勤農新聞之

田必勒令陞稅於是熟田漸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耳寧立此虛課以阻人而必不肯概蠲以召種非惑之惑者與今請悉除故套直分二等曰新荒者三年免稅積荒者永不起徵設董理大臣一員妙選天下公忠廉敏之人達大體明水道精劈畫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汪司農應蛟今日李侍郎繼貞輩而任之立激勵格數條首設力田學以取士凡墾荒百頃以上子弟文義稍通附州縣考試入學每省量廣中額若干名入場編民

字號如遼宣之例夫科名者因人情所最榮也次則給以散銜畧如虞文靖公之說次則聽人以墾荒多寡贖罪或出財或服勞畧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謫諸臣亦與酌量於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於西北省郡隨地墾荒即隨地輸粟而於其積鹽之處給引漸復易銀以粟之舊蕪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哉若永樂間赴邊中之法非邊徭浸整鹽商不敢行恐當俟腹地墾荒之後徐修復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

不必戶銜凡糧稅屬戶今止於勸課招徠周官所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俱屬司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浙明農之士舉可勝其任而愉快焉年來漕運漸遲聖心焦勞欲挽遲為速不惜大賞比於軍機一歲轉輸之事猶且以上功論況此普天大利百世長利果以時奏績豈靳賞殊旌乎任事者之奮心端必錄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蒙允京省共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今若以力田設科既切救時

又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依然明經取士非幣  
爵比也酌古準今鼓舞海內莫此為便謹議

明文海卷七十二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焦竑

益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攝物凡人莫不欲壽資  
乎壽以盡年穀飲巢栖感物之情蓋寡范金鍊木遂德  
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互戰寒燠並侵疾



纏湊脉麻知救止痛入膏肓歸于夭折自非大聖哲人  
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驅除滯固非鍊石引納清和  
會黔首期於普濟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王  
廟一區藥王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于神  
人天下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鑿流  
傳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目之累累城郭即  
令威之靈墟綿綿俎豆比唐桑之畏壘今皇帝玉體違  
和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寧因念祠宇湫隘弗

稱具瞻乃降大洪命中涓因其舊蹟葺為新廟且謂醫  
之為道義農黃帝竇始基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  
之能醫者祔焉斯時也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微于有  
司詘不舉羸疢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陰  
嶙之餘基易凋殘之落構于是大廈翬起神儀穆然繡  
栢雲楣欄斑奪目蘭橈桂棟氤氲襲人宏寬棟桷恍臨  
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可興可  
以羞溪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水觸萬民之

天札躋一世於仁壽非至聖疇能與於此乎竊聞三皇  
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教五穀以代血毛  
之食宣百藥以拯天傷之命民靡日而不用用彌久而  
滋彰此於聖真猶為王直而已惠被羣生恩流含氣若  
斯之盛者矣迨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向  
列仙傳者竇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清  
虛揮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履能使之  
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由斯以

談清淨無為抱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  
為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診  
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故廣成對理身之問  
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不  
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毒  
五氣之調應九竅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觀皇帝  
御極以來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慾不  
住兵而裔夷服不好察而甄敘明同已同天下於華胥

見神人於姑射而又斥其贏餘以為此廟上以竟母后  
欲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法禦災協於  
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於來禋諡於有知謂當有誦皇  
帝曰爾某其為銘臣惟宣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詞  
臣之職也敬勒貞石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敢  
同魯僖閼宮之什其詞曰  
元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經野司天屬人三微迎襲五  
運相因不有聖詰孰恡家豳猗與三皇應期撫世義易

農醫開述釋珍爰及軒岐靈樞乃著神祖聖立古謝今  
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池一飲鏡微波澄有觸斯顛  
靡應不神貌生能起桓死可判醫無定名隨時為變湯  
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之機厥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  
芬芳豐渠高郭實維故鄉椒蘭晦靈祠宇墟荒猶餘靈  
響呵護上方皇以大君膺圖執象六氣氤氲三靈肝鬲  
廓是靈祠奠彼淵匠本之源之義摹軒像寢園增拓儀  
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宛其

穆穆上古之風亦有羣英今古焜燁異代同工隱茲醫  
藥雲與龍從聲華錫錫其化則遷其神是託仙真窟宅  
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星懸儀形肅穆徒御周旋清  
含玉座洞捲珠簾華蟲朱虎來往連翩神之聽之聰明  
日在介福靡欺獨危有賴黃絹新鵠綠樽斯酌聖算綿  
綿千萬億載

重修朝鮮箕子廟碑

何宗彥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國故有箕子廟稱特祀云蓋其功德

久覆露茲土故祀典迄千百世如一日唯是歷世滋多  
廟貌弗稱則安靈章教之謂何今上霑然刺朝鮮收圉  
之臣易頽朽飾丹腹煥然與之更始德意蒸蒸厚矣尔  
伏而思之易之明夷曰利艱貞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  
以之及讀洪範洞天之理窮善敗之原又何其閎博  
竊眇也豈文王贊易得之羣里而箕子之洪範亦妙悟  
于縈繫時邪余于是而信艱難之益人也艱難之時捐  
生易保身難保身而不失其正之為尤難先正柳宗元



叙其三大節而首之曰正蒙難嗚呼旨微矣余即正蒙  
難之一端而竊以為有四善焉當受毒痛四海悖棄三  
正箕子以強諫觸君之怒而內于累囚之辱人人危之  
以為比干之續耳卒能用晦為明藏仲于絀則其慮遠  
也殷社未屋毋野未陳天或悔禍而降衷于嗣子武庚  
其誰與共理不得不濡忍以俟之則其忠大也洛書啓  
秘絕學無傳萬世彝倫之攸歎伊誰之咎箕子寧詬辱  
以需聖人則其志遠也天命既改受封朝鮮魚鱉之與

居而鯨鯢之與處箕子不憚征繕覆育而董誨之則其  
澤長也迹其始終或困于纍囚或越在荒服無往非艱  
難之會而能卓卓表監與時消息倘所謂正蒙難者非  
邪夫蒙難而正則雖昏而無邪居險而能濟蒙難而不  
正則剛柔倒用身名且與草木具朽甚矣艱之所繫重  
也余因是而竊有感焉今之朝鮮即箕子之故區土地  
非狹而人民非益寡也海氛一播飄泊無所不可謂不  
艱難矣試諦而思之其平時提身繕政班朝治軍中洪

範何等微乎昔以守在四方今困于倭寇而莫之振昔  
一旅啓千年之緒今以一國積弱而不可支困而思亨  
則所謂五事八政者不可不早計而亟圖之也今上啓  
羨塙之思詔其陟降之路遂奮焉作新廟貌以為朝鮮  
之君若臣鵠焉若夫箕子過故宮歌麥秀周旋存歿之  
間感慨興亡之際惟知恫宗社之已淪而覺身世之為  
幻又烏用千百世之下竊竊焉俎豆而尸祝之哉工且  
竣余敬闡聖天子新廟之意在彼不在此而又為詞三

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辭曰

若有人兮天門駕巨螭兮乘靈龜前密妃兮舉袂後陽  
侯兮揚旂歌麥漸兮隱隱望朝歌兮翩翩若來矣儵  
不見儵不見兮柰若何望美人兮天際風颺颺兮如波

### 右迎神

坎坎兮擊鼓神不下兮誰怒脯罔兩兮山椒修天英  
兮水滸神飄飄兮來思露漙漙兮纓組命桂酒兮相將  
羌傳芭兮代舞日將夕兮顏酡神欲去兮將奈何羈青

虬兮執河伯望負嶠兮蹉跎

右降神

張暮濤兮海島落晚照兮山阿駢白螭兮夷猶歸珠宮  
兮浩歌思狹童兮黍稷望靈修兮蔓薜蘿佳期兮未卜  
愛君兮思君君歸兮何往念故國兮庇吾民

右送神

明文海卷七十三

天妃廟碑 賈元祿

天妃林氏本閩著姓也舊在興化軍寧海鎮即莆田縣  
治十八里濱海涓地也妃稟純靈之精懷神妙之慧少  
能娑娑按節樂神如會稽吳望子蔣子文事然以衣冠  
族不欲得此聲於里閭間絕跡櫛沐而已居久之儼然  
端坐而逝芳香聞數里頗有靈驗見神於先後宛若尤  
善司孕嗣一邑共奉祀之宋路允迪李富從中貴人使  
高麗道涓州颶風作舟幾覆溺忽明霞散綺見有人登

櫓竿施舞持柁甚力久之獲安濟中貴人詰于衆允迪  
李富具列對南面謝拜曰夫此金簡玉書所不鯨鯢腹  
而能宣雨露於殊方重譯之地保君綸不辱命者聖明  
力哉亦妃之靈呵護不淺也公等誌之還朝具奏詔封  
靈惠夫人立廟于涓洲致守香火百家新模梓材丹楹  
張矣我明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  
妃廟微應如宋歸命遂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  
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妃起處于憑神

靈非有帝子精衛之烈雲中君湘夫人之貴而曹娥孝  
女之貞也卒然而叩里夫閭婦舉妃號問之無不奏如  
父母頂禮亡已時益五氣統於天五方闢於地五官効  
於人五祀普於神普陀以鎮南海玉女以司太華元君以  
尊岱宗此亦夫人能嚴事之矣妃東淑德運靈化今範  
孔儀抱一而返得全全昌是之謂衆人母雖賦陰質陽  
明用事正大光明保佑國命翼贊帝德廣布嗣續顯昭  
天人被及夷域葩葩窈窕永世配神以故膺聖萬方登



祝千古亡論寧海發祥閩方致貺楚越神遊東南血食而元氣磅礴傳諸聖神文武不生而死而妃不人而貴而天之貴抑何功德隆峻也鉛為近閩邑妃廟據龍門關水上直余家西北之障戊戌秋余遊章岩繫舟于此拜妃像祝願徵妃之靈翼余子即弓獨有懸弧之應敢忘妃大德哉已而果應又夢妃以碑記相命妃意此方差隔閩民庶未諳典故以余從家大人宦邸于閩能著其事余惟射的山南以還箭之力獲旦南暮北之

便民教三祀居一焉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妃具是矣且守貞不貳其行東度無匪其儀微祀不爽其信吾無間然矣楚人善紛繁鬼神而神道設教今三老子弟婦孺駿奔對越以功則帝子精衛也以德則雪中君湘夫人也以慧則曹娥孝女也以普化廣嗣則普陀玉女元君也妃之神益王靈益爽其惠無方矣今廟湫隘甚無以稱妃莊嚴余因鳩工更造併記之碑以答神貺銘曰

伊惟名淑彰奇華闈金沙表誠靈祇委德蘭佩斯馨夏  
璜度潔不事衿襦皎如霜雪机中拯溺海上田風檣烏  
寶炬倏焉西東玉節安濟貝宮是崇舟楫所及維妃之  
功峽峽龍闌有版其宇戶祝桑蠶津送商賈伏臘雞豚  
歲時蘭社用答神休男歌女舞

明文海卷七十四

先師廟祀議 張鳳翼

夫禮莫大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  
矣孔子廟祀之典皇祖于太學已易像為木主而邱文  
莊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  
師而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  
不世之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  
間尚有當更定而未暇者敢僭列之庶議禮而擇芻蕘  
者不無取焉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繫及門而論  
之自從陳蔡者而為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參乎

乃祀典之遂據此而為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皙  
孔鯉祀之啟聖之祠彼從遊之士路與皙最久而鯉為  
聖嗣即適庭之頃亦有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  
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啟聖  
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繩武者存列親于其身而  
承而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衰然位于前賢  
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  
時從游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弟雖

止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  
二人為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牆之外也今所祀止  
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為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恕矣  
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往聖之域是舍答問  
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未嘗  
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某有  
某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  
而來則賓必以為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

讀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為聚訟之門今日進揚雄明日  
黜揚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雖黃于尸祝之項臧  
否于俎豆之間可以為禮乎必欲以從祀為當則吾恐  
道德功業恒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詭  
于聖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習必  
以翼經而事功名節略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  
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為子孝為臣忠或以  
功烈著或以節義顯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

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秦伯夾齊並論使其生于  
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  
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  
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列于殿而顏路曾皙孔  
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驟設以孔子弟子虛主以當三  
十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一小殿以分祀  
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產之鄉或所寓之地  
特建專祀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



而後為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為國家之盛典則不當在是愚謂指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欲聿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為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為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王世廉以為代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世叅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叅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罪我知我惟秉禮者裁

之

明文海卷七十五

復古樂議

沈樵考

昔者仲尼正樂彼時六代完音具在其樂官如執如干如金如磬皆能習其鏗鏘無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為之釐次雅頌云耳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鄭衛乃盈天下流放無度古之詩樂幾無好而存之者故

發採世之言以為先正其本而可矣此不得已之論也  
今天下之樂無之不淫艷又無之不邊聲俗之漸此日  
月久矣豈直桑中北鄙靡靡者已乎古樂失傳幾二千  
餘年士大夫抱遺經徒能談說其義然精知其事者絕  
少樂工所傳聲譜諸調皆宋元遺習欲似盛漢時大予  
制氏所世傳亦恐了不可得即欲求所謂聲氣之元通  
于神明根之性初者亦邈然何從求之即如宋臣賜所  
上樂書百卷湊合羣籍唾遺云耳被之不能合節鼓之

不能協聲試用太常何裨雅奏即如景祐之李照元豐  
之楊傑樂工皆潛易其器乃始調諧終不令兩臣知之  
其典領疏陳上之朝端者固已隸太常頒行諸路矣虛  
文空語都無實效舉世迂其事而不省來者傳其訛以  
相蒙豈不惜哉余以為正樂之端宜從士大夫風尚始  
士大夫所不宜須臾去側者宜莫如絲與竹二物陶寫  
良有遠情倘能游心是間精研其事以怡神養志為日  
用乃知中聲本乎元氣自知雅音必淡滌煩祛垢欲淨

神間夫然後神明可合而八風可調也六馬聆在懸而  
仰秣潛魚聽流水而凌波天壤之下何樂如之一切世  
俗妓麗宣愁娛酒嘈褻之事悉從屏去不使淆眩聰明  
將古樂之倪挽歸太素元和元聲以淡中得之即虞周  
和理可幾而親也彼后夔典事靈鳥來庭簫韶而已二  
南之化麟趾振振豈越琴瑟間哉此二物者八音之要  
妙者也管簫琴瑟尚有真聲可求資人之靈心調合故  
云詩人被之管絃餘六物者紀節成音云耳今世士夫

夫稱詩則抗論在十五國風之上好樂乃流連乎優嬰  
觴酌之前舉體風尚如是欲下里式化復雅去淫何可  
得焉若夫饗天神康祖廟王仲淹以謂必百年太平而  
可興余生也賤豈敢言若其主賓雍容郊勞侑贈彈絲  
吹竹令童冠雅歌鹿鳴既醉舞咏春風淡然洒然相羊  
乎俗韻之外亦庶幾哉稱詩述志猶然曩日者鄭僑羊  
肝延陵季子之風烈已夫謹議

修史條陳四書議 焦竑

一本紀之當議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  
垂四年多者七八年何無專紀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  
實錄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紀以其臨御  
一時尤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  
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  
創為者一也德懿熙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高廟  
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  
至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

猶人臣之列事屬主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遵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跼蹐亦書寒族雖夷鯁亦誅何以開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為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



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稱機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入為斷二也累朝實錄稟于總裁苟非其入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為乞哀于肅愍為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煩難以枚舉至于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為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

得學行之人徒為奔競之地其于纂修有益有損況今  
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  
厯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  
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  
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  
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閱遺文蒐討故實下  
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  
供同大倉之鼠甚為無謂似當暫為停止俟他日脫稿

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為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祕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為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

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造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為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部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

于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謚法議 吳道南

謚者易名之典周公奉君父以天道而以朝廷之公舉合天下之公心以其身後之更名訂其生前之實行美惡並行勸懲交致用以助爵賞刑威之所不及典何重也厥後美謚獨存雖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第人非堯舜必有惕心而後有奮心焉知惡謚不為美謚助乎兼存不廢可也粵稽往事其善善惡惡無論已如瑜不

掩瑕蕭瑀之謚貞稿不當愧謚宋慶禮以敬易專其出自朝廷亡論已如楊厚之文父鄉人謚之趙元之昭夷友人謚之蕭穎士之文元門人謚之其有爵而謚者亡論已索綯不應辟命謚以元居林逋為宋處士賜謚和靖斯猶有古道之遺意何國家之功令獨循美謚而斧鉞之誅幸逃于構杌例限三品而華袞之榮不及于幽散况載在名臣如顏佐陳敬宗軒輓雍泰林俊諸人而可無謚乎理學從祀之臣孤忠遠竄之賢而可無謚乎

即有謚者如彭韶之惠安梁儲之文康許達之忠節然當其實行乎更從寬政而濫觴萬厯丁未戊申之間議奪謚七十餘人又從類題而作備夫人之生平蓋棺而定果其可與則舉朝之咨詢甚便當事之裁酌自當何必類題于五年之後豈聞而知者猶精于見而知者乎蓋此請有為而然也禮侍郎教文禎公獨立不懼之君子面規閤部身死猶恨司官呈稿前後並無改竄獨教公一稿不依一字時無以服公論而以類題阮之教公

有知必願有此阨獨惜乎吏部尚書陳有年公本正直  
忠亮之賢乃科抄部案並無可稽而突出詰命一軸以  
恭介受之何人而發之何地乎恭介有靈必不願有此  
舉也余代庖叨署獨任為難幸徵會議之旨與九卿詹  
翰科道諸公照圖與謚于中府時兵部尚書李化龍公  
工部左侍郎王汝訓公皆云糊名易書無以易此天理  
人情于斯為極亦足以見同朝相成之氣象閤儷頻催  
未蒙欽點余以憂歸遂成闕事聞有獨請而下者孰若



大道為公之為得乎熙朝美謚不得藉手于正人君子  
氣數使然哉然而道數終不可泯耳夫人能美謚謚不  
能以美人即謚能美人人豈可累美謚故當得而不議  
予者國家無責此典不當得而議奪者人生何貴此謚  
總之當事者酌公典以公心自可以服天下之心定真  
是于真品亦可彰自己之品此為議謚之本原外此則  
有請乞之當議朝廷卹典恩頒自上歿于官者禮臣主  
之歿于牖下兩臺使者採鄉評以合朝議而疏請于上

似亦薦舉地方人材之遺意若必請乞竊恐清白之子  
孫艱于力而惟義惟命之臣子戒勿請也何可使之沒  
沒也則又有意見之當議夫人之相與非獨小人與君  
子不合即君子與君子亦有不能盡同處况交淡如水  
未有君子而數登君子之堂諷隱似規未有君子而忍  
成君子之過倘不從其人品起見但從己意起見隙未  
凶終可為股鑒已則又有苛求之當議玉有瑕而珠有  
類全德為難竊思謚法取類其例甚多或有功于國家

或無愧于行已或兼全或一節因物付物隨其堪諷者聞于上而畀之亦足以了人之生平何必洗垢而索吹毛而求為也況無可洗可索者乎則又有職掌之當議一日居位一日業官解使去已留遺後來雖云不任德難言非避怨也況又有越俎者米其公舉或有滄海之遺珠無妨單疏如其人輿論咸孚亦既列公疏而上請矣突出一疏如代子孫之請乞豈其公疏中獨有此一人之當諷耶上疑主心下撓部覆一奉俞旨揚揚然自

以為得意而冀子孫之德我也旁觀視之有覲面目矣  
方今公道大明衆正在列發碩德之幽光以無負當年  
之公舉誠未能一日去念也然或謂執法難執法而能  
成事之尤難公在事得無硜硜之意多歟雖然余之性  
第能硜硜耳若乃閭閻汶漣比昵之私陰險恣忌嫉之報  
一經窺破萬古淒涼縱有名勲總屬外假當事者柰之  
何而不慎念哉

科場議 吳道南

國家取士之制以子午卯酉之歲舉于鄉以辰戌丑未之歲舉南宮試大廷鄉以八月會以二月殿以三月內則考試同考試外則監試提調惟會試有知貢舉十三省則有監臨京闈鄉試則無之其間印卷收卷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巡綽抄簡供給等官循其職以供乃事會試主考則閣臣宮詹同考則翰林科長部屬也兩京鄉闈坊局領之先是同考用中博行評與進士之守部者後易以推知之屬十三省原以按臣藩臬為政自萬厯

乙酉題差京考而分考亦聘本省外省之推知間舉一二學諭以不失祖宗舊意雖其改設或有所懲即非懲而其肅然截然之規必如是而後為全美也一院之中而簾分內外場列東西火竹高騰棘圍遍繞生以籤掣經以房記當年之所經畫固無有滲漏不到之處迺生法外非姦之能為良山膚淺之士輕于變法適有以中其姦耳自掣籤改而為編號非惟賄連代作之人且有先為埋藏之弊惟信手掣籤原無安排布置儻虞更

換何不于點名簿上註一籤號至亭午令巡綽官查天  
字某號係何名仍書大字牌于進時以示之誰敢甘罪  
而犯此也此掣籤之當議也自五經不編房數始有庚  
戌抄卷之事今雖釐正而猶有當防者聞之先時有入  
他房而觀其所取嘖嘖嘆賞取者疑而去之後乃知其  
為私交有串記也又有入他房欲借卷看直謝之曰俟  
看完呈覽若未看完而公先寓目其去其取將安從乎  
請者赧然更懷姦者匿上卷呈次卷謂房中無好卷主

者中其計而遂開以摻閱之路不知每房中卷且幾百  
取正若干副若干何患數之不足而裒益為即無姦而  
躁心閱卷輕加塗抹後來洗補乃于塗抹上復加圈點  
不其自相矛盾乎宜惜人材儼帝鑒斯于薪慙為無負  
耳此閱卷之當議也彌封一所多有知文之人冒役于  
其中諸姦採割不可勝言最毒遊蜂採則以七卷各一  
篇合而成一人之首場故當交卷時即嚴令堂上人不  
得下堂下人不得上雖巡綽官亦宜加防及薄暮廣設



燈籠火把以照耀監試提調遞相坐鎮此防姦之當議也彌封所因為至重謄錄對讀關係尤多余嘗得數卷于淡硃脫落之中及此並無一字之塗一畫之差顧名思義而可若是之潦草乎此在監試宜以此覘謄錄對讀之勤惰供給所先進米麵間有包藏夾帶于其中獨可駭者提調官之胥役賄帶卷箱而為姦傳遞此在監試尤宜不惜體面而盡為撙節此稽查之當議也然則所當議如斯而已乎曰議固不止于此而亦有難于議

者夷考萬曆時如丁酉之京闈文固無恙也意欲擠副  
考而反以正考之所取加之己酉之京闈墨卷內簾之  
罪也波及于貢舉之官何為丙辰之假元外簾之失也  
謫及于主考之人何事總之當事者快一時之逞言事  
者希終身之榮究乃自敗尤甚于敗人昭昭天道可畏  
哉可畏哉

明文海卷七十六

蘇州府賦役議 來黃

先君甫釋褐奉都察院劄清算蘇松錢糧條議如左  
惜叢弊已久胥吏倡為浮言眩惑當事沮格不行識  
者悲之

大抵因事立法勢無全利用文襄王廟齋所定之法豈  
不稱善行之未幾弊遂叢生此非二公罪也勢也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因已往而通其窮策將來以杜其弊可  
無憂哉然今日立法之難尤有甚于周王二公之時者

夫忠臣愛國疇不知損上下下而今供億日煩上不能  
損而且議益矣然使民間有財可斂即如周文襄增民  
田之耗以補官可也又如王肅齋增輕則之糧以平重  
則可也今民貧極矣逋負日煩逃亡轉衆官府催辦之  
嚴徒驅良民為盜賊閭閻愁困之極遂棄祖業為荒邱  
野無上戶之農市無中人之產何以應上之求哉于上  
下兩難之中求權宜救恤之策謹條為數事以請  
一曰清賦役以免混派查得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奏

乞復糧額事題稱蘇州等府嘉靖十七年以後加派數  
多乞遵嘉靖初年舊額派徵戶部覆稱本部卷查坐派  
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俱有定額以夏稅秋糧馬草為  
正賦其餘各項雜派銀兩等役另立款項各照地科或  
許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與稅糧馬草正額  
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  
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合咨應天府巡撫將各  
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

米正賦若干何項為舊額何者為新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得旨報可是賦役之不可混戶部蓋諄復言之矣然總書侵漁之弊全在混派如今年增賦若干人問之則曰某項雜料加添也如雜料中其項忽增人問之則曰某時奉文加派也指東畫西莫可致詰使賦自賦役自役皎然不混則蘇州之賦一稚子能知之一田吏能籌之矣何所容其姦乎當時撫按諸公亦屢次嚴行清理賦則刻賦書役則刻役書各有成額不許相混然姦

碩總書乃于賦書中陰竄諸役于內如遠驛馬役如義役料價如驛遞水夫等皆役也而指之為賦且又指為肅齋王公所定不敢動移當時生員李贊著論非之謂書冊有偽本非虛語也撫按皆稱十七年以後增派錢糧數多求改于朝而不悟書算諸姦私增之弊失之于私而索之于公宜朝命屢下而屢閣不遵也今請悉遵國家成法止以夏稅秋糧馬草為正賦通各州縣計之太倉州原定每畝二斗八升推除役派今止該二斗五

升長洲縣原定每畝三斗七升五合今止該三斗二升  
吳縣原定每畝三斗四升四合今止該三斗吳江縣原  
定三斗七升六合今止該三斗二升常熟縣原定三斗  
一升八合今止該二斗八升崑山縣原定三斗三升五  
合今止該二斗九升嘉定縣原定三斗今止該二斗七  
升已自足上供之數矣其餘茶薄田蕩凡係輕科者不  
必議增即使田果高腴而賦有未盡亦不害為藏富于  
民也至于雜辦錢糧照丁科派最為便利請更陳之



二曰清加派以杜影射諸稅于額辦有生辦皆供內府及各部者歲有定額原無加派即稍盈縮不甚相遠惟雜辦一項乃府縣所須其數頗浮于舊亦事有不可已而勢不得不增者但各省俱照丁田均派而蘇松等府則照平米起科夫不照田而照糧則糧重者其徵益重糧輕者其徵益輕豈任土制貢之法哉況平米一石耗居其半照糧起稅已甚不堪今又不照正糧而照平米則耗米亦作正米一例科算矣耗之重者無如蘇州宜

其重困而難之也且既照平米驗汰宜為畫一之法每  
項料價若干平米一石驗汰若干某縣應汰若干使人  
周知永久可守今則不然或一項而重汰兩縣或數項  
而獨坐一縣或分汰各縣而此重彼輕或名為均汰而  
此無彼有任意分攤不可究詰本府平米二百四十七  
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有奇查貼後冊內坐汰甲丁二庫  
銀硃等料二千二百六十二兩六分五釐每石驗法照  
汰九毫一絲二忽則吳江止該汰銀三百九十九兩五

錢一分一毫今多派銀四百五十一兩三錢九釐九毫  
又本色蠟茶料銀供用庫坐派黃蠟二千六百斤每斤  
價銀二錢該銀五百二十兩芽茶二千斤每斤價銀八  
分該銀一百六十兩葉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二分  
該銀二十二兩此奉部貼定價原無鋪墊者又折色黃  
蠟五千九百八斤一十三兩該銀一千一百八十一兩  
七錢六分二釐五毫共本折料價一千八百八十三兩  
七錢六分二釐五毫每石驗派銀七毫二絲止該銀三

百十五兩零今查會計內多派銀四十四兩零何得又  
行重派折色料銀一百三十一兩二錢九分乎按各項  
錢糧朝廷坐辦各有定額數宣明驗派宜均何得此輕  
而彼重又何得一項而兩派乎且既不奉朝旨又不奉  
撫按明文而總書得以意輕重其間法固如是乎請將  
通府料役計田均派每畝該銀若干顯然易見今日平  
米一石派銀若干即讀書誥事者亦或未必能了了也  
合蘇州一府計之義役料銀混派七萬餘兩有派至八

萬兩者然計隆慶二年會計不過一萬九千餘兩而已  
此實數也遠驛馬價倒當請免水夫工食并均徭里甲  
算之又用銀十二萬餘兩連前共銀十三四萬餘兩查  
本府人丁共二百一萬一千有奇每丁派銀六分有奇  
足辦此矣今丁口銀徵納如故也吏胥東西影射陰陽  
乾沒之胡不明取以供雜辦丁銀稍增民不甚厲而田  
賦大減則受惠多矣

三曰修實政以省兵餉蘇松沿海原設金山太倉鎮海

諸衛各有哨船絡繹巡視為海防計至密也自世廟倭  
警復于額外募兵禦之而原設諸衛官軍則移之守城  
蓋國家之法臨陣損官軍三名以上即論為失機而所  
募民兵雖損數萬可隱不報法所不得加也故用兵者  
樂用募兵不樂用衛軍平時盡民之力以養軍有事又  
募民為兵以衛軍識者深憾焉夫募不難銷兵為難有  
事而募兵事平當漸思所以銷之可也當事者以兵不  
可銷因籍其人守險倭患既平而海上增設之兵不減

江南諸郡歲歲有倭之費是歲歲受倭難無窮也竊謂沿海諸衛舊每衛設軍一萬三十名今每衛不過一千三四百人耳所耗者蓋不啻十分之八矣軍儲不減何耶不惟不減且屢告匱焉不惟告匱茲且歲增矣曷哉皆由衛官隱其虛耗每以印信文書冒支侵匿動以萬計府縣胥吏通同分用官往查盤亦止據其印信為實不知衛官肆為侵冒雖以不避何印信之足惜乎衛官侵匿之弊一則補支二則虛名冒領補支之弊又

有二焉或與州縣該房謀將先年支給之籍扣換或至各縣與糧長私相授受而府總未經註銷候本官陞代則懇告上司批發查算該吏執卷而曰委未支給官其敢不給乎冒支之弊多開鬼名或曰原籍解補或曰在逃還伍印信昭然官其敢不給乎稽查之要惟在得其官軍實數其間無有緣事扣革見任差操守城老幼各若干名總算一年當得糧若干復查其屯田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四合六勺已自足供軍食矣倘有不



足則當清理屯田不得以民糧補之此省餉之第一策也又倭難初作慮損軍罪重故舍軍而募兵今海波不興正宜修復祖宗舊制使諸軍巡視預習海戰省一兵之缺補以本衛所之軍餘省一官即乘一官之陞遷補本衛所之武職彼自食其本等月糧為國家防守信地庶不失當時設立衛所本意遇春汛亦照例量加工食以鼓其効用之心則兵與官之原數未嘗缺而兵可漸銷餉可漸減矣此省餉之第二策也舊募兵皆勅卒今

非待矣凡一兵缺市井游子無賴以銀十餘兩買充之此弊不革則坐靡有盡之民脂以養此無用之疲卒甚無用也請凡遇水陸兵缺先儘補衛軍盡則將各縣民壯補之如缺一兵本管官申達兵道擇其附近者行文下縣擇其精勇者給文進補仍照例增其口糧人孰不欣然願往哉蓋民杜之設原以守禦地方今則徒供差使祇益耗蠹若擇其精者以補闕伍而稍汰其冗者此省餉之第三策也海上兵士類多虛民間遇查點即顧

人輟數其見在者又率多疲弱蓋因兵餉皆棍徒冒支而實給衆兵不過十分之四故惟疲弱之民不得已而應之官設兵艇以禦盜而近日盜反縛兵以擄財此事之最可笑者脫使有驚將焉用之請先委本府海防守會同統兵官逐一挑選遵初制力舉三百觔以上者方與入選再委府縣賢能正官一員出其不意巡至海口或江中駐劄一山號召兵船會集一處勿令傍岸并禁止小船往來隨其舟之所有稽其兵之實數此省餉之

第四策也古者師老不息必議屯田國家初制亦然今防海諸兵既不可減而不行屯田非計也蓋募民為兵是驅良民為強暴教兵屯種是化強暴為良農今沿海沿江新漲塗田多被豪民佔種已久當遣官丈量分兵屯種或豪民認為己業不容軍屯即每畝量租二三斗給兵充餉每兵授田百畝每畝二斗即有米二十石矣其未經開墾者盡數分撥附近之兵且屯且守此省餉之第五策也此五策者行其一策皆足救目前之急矣

四曰查派剩以杜加賦考戶部會計額派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除各項起徵外徵不盡者名曰派剩每石折銀七錢解宗人府常年為緩解之額凡坍荒賠糧者即以此項補之多不起解萬厯八年察院林題作本府河工催徵甚急而辦納不前以田荒無措也今德府涇府汝府景府潞府及各位公主祿米歲歲坐增皆就派剩米撥贍每撥白祿米一石輒費民間米四石有奇故本府之崇也竊謂

額糧而有未盡謂之汰剩可耳今本部額汰二百三萬而本府會計已坐汰二百四十七萬有奇矣額外賠米四十三萬餘石而猶執稱汰剩歲歲加徵民何堪哉衆謂主計者惟算正米不算耗米故有餘剩其實不然國家舊制內府白糧一石准加耗米一斗今尚仍之國初定鼎金陵輸納近便故耗米一斗已自足用今轉運北京勞苦百倍而乃反不算耗耶如謂耗米不當計則官折白糧每石汰銀一兩或一兩一錢正包耗在內也徵

銀則計耗而多折徵米則除耗而少算豈通論乎又如  
漕糧六十五萬五千石每石加耗四斗共耗二十六萬  
二千石此則每歲題報該部所明知者烏得視之為無  
名之稅而竟不計作實數耶又正統十一年欽奉聖旨  
朝廷合用顏料百姓買辦艱難聽戶部便于出產去處  
定數汰去着該司府堂上官自正統十二年為始每年  
于存留糧內照依彼處時值從公估計折徵務在兩平  
不許虧官損民欽此故本府料價原撥存留餘積本色

銀一萬九百七十石二斗四升七合六勺九抄七撮五圭及折色銀九千二百七十三兩七錢買辦但當時失于衆部不得除剩之數今日又為差派數多存留俱盡不得不額外歛民上虛國恩下貽民禍懇乞明開本府現徵之數申達該部除豁剩名色與其派為緩征而令百姓自損之孰若使恩出朝廷而在上捐之為當也

五曰免協濟以恤繁重本府編派北京會同館上馬二匹每匹銀四十五兩南京會同館上馬四匹每匹銀四



十二兩中馬五匹每匹銀三十八兩下馬四馬每匹銀三十五兩二錢三分共銀五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又  
派山東直隸及江北等三十七驛上馬二百三十七匹  
每匹銀四十二兩中馬一百五十三匹每匹銀三十八  
兩下馬一百五十一匹每匹銀三十五兩共該銀二萬  
一千一百二兩八錢三分按大明會典洪武八年定馬  
夫免糧則例自京至宿州十三驛馬夫田租全免自百  
善道至鄭州免三分之二自營陽至陝西山西北平免

三分之一當時免糧養馬而且視地之繁簡以為輕重  
法甚善也十六年始僉蘇松嘉湖四府民占田四十頃  
之上者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之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  
之上出下馬一匹永樂二年復僉江西八府民充馬戶  
每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江西計田江西計糧有田四  
千畝有糧五百石出上馬一匹誠亦何難且有富民則  
僉無則止未嘗限數又未嘗累及貧民亦經久可行之  
法也今查成化元年奏准南北直隸及山東等處各驛

馬夫俱于本地相應人戶內僉充免其賦役其方南糧  
僉夫役悉與開除自是以來蘇松嘉湖等處更無馬役  
矣嘉靖以來北地因荒告罄遂復移丈僉派不問貧富  
一例出銀名曰協濟夫使南方民有餘力即代北方出  
馬有何不可今賦重極矣乃復于正賦之外重編此役  
民不能支則年年負欠負欠既久往往對支燕齊之人  
跋涉數千里以索數金之貼價計其道路往來官府守  
候得不償失誰肯來索其來索者大抵皆流民棍徒于

養馬馬戶無與也無益于北而有損于南乞查照成化年間所題事例悉行蠲免而北地馬匹就近編充遵照祖宗舊制免其糧役不然太僕寺馬價原是山東直隸等府納者扣數量留以濟各驛之用未為不可也  
一議減光祿寺白粳正米三千六百石

前件查得寺白粳米積貯甚多曾經科臣劉魯條議慮其朽腐要將本折輪年解納今查前項粳米解運一石所費三倍積貯既多則嘉靖十六年額

外續增三千六百石應從裁減即正額之米亦應  
查照科臣所議上請聽令本折輸解庶百姓之膏  
血不為廩中之朽腐矣

一議減瑞安長公駙馬祿銀三百五十兩

前件查係萬曆十四年奉派原在部額之外坐徵  
但查歷年舊規公主婚禮畢後應用祿米不折次  
年即并入北京公侯祿銀項內通融支給不當額  
外加派相應裁減

一議減績增京庫潤白綿布鋪墊銀二千三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六釐

前件查照賦冊應解京庫潤白綿布九萬九千七百十四足原議本色每足價銀二錢五分扛銀三分共徵銀二錢二分折色每足價銀三錢又奉文增加本色銀二分以為鋪墊銀二分四釐共增銀二千三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六釐是鋪墊之外又增一鋪墊也後增銀二分四釐相應裁減

一議減宗人府等衙門派剩正米銀五千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二釐八毫三絲

前件查得戶部每年會計將應徵各項錢糧正米盡數起派仍餘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四石六斗一升四合一勺五抄名為派剩每石折銀七錢聽撥各衙門文職官員折俸之用逐年奉派不一彼減此增彼增此減原不出于部額之外但既曰派剩則非復各衙門應支正數往往積之無用故隆慶

以前視為可緩十無二三完解遇有災傷輒將本  
項議免萬厯以來纂入考成督責遂急邇年水災  
重大閭閻消耗民委不堪今查前項銀米其米在  
額米之數不可免徵但銀數似應酌減合將前銀  
每石減汰二錢量徵五錢則原額不失而民少甦  
矣

一議減揚州府倉正米銀一千五百兩

一議減徐州永福倉正米銀一千五百兩



前件查得本府應解揚徐二倉正米三萬石每石折銀六錢但二郡地方雖屬江北實去江南不遠穀米頗賤似應量為酌處合照會計例折銀五錢徵解則彼之額數不虧而此之民力少寬矣

一議減南京倉麥折銀二千二百五十兩

一議減鳳陽府倉麥折銀一千九百五十兩

前件二倉小麥共二萬七千七百石每石折銀四錢折價頗重查得京庫麥折例每石折銀二錢五

分似應比照前例解納每石減銀一錢五分庶輕重適平矣

一議減供用庫加派蠟茶銀六百五十二兩三錢四分二釐五毫

前件查得嘉靖十六年賦冊額派本府本色黃蠟一千四百斤每斤價銀二錢芽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六分葉茶一千二百斤每斤價銀三分續于四十一等年該太監蔡秀等題稱缺乏加派本

折黃蠟三千二百一斤一十一兩四錢每斤價銀  
一錢該銀六百四十兩三錢四分二釐五毫其芽  
茶每斤另增銀一分該增銀一十二兩共多加銀  
六百五十二兩三錢四分二釐五毫夫額派黃蠟  
止于一千四百斤而加派之數反浮于原額幾至  
三倍蓋緣四十一年為世廟熙鹽之用故加派至  
此隆慶以後一切報罷前項黃蠟仍復踵而未革  
年復一年蓄此將安用哉今當地方重困之後合

將四十一年等加汰黃蠟銀及芽茶價銀盡行裁減

一議減北京光祿寺歲用品厨料價銀一百三十五兩六錢

前件查得該寺果品茶料斤數俱與舊額相同中間某筭原議每斤五分五釐自萬厯元年奉文加價銀一分共銀二錢四分時蘿每斤二分九釐加銀一釐共銀三分蜂蜜每斤五分加價銀五釐共

銀五分五釐較之舊數通共增價銀二十五兩六錢及查蘇州府會計價值策筭每斤三分蜂窠每斤三分則本府實多價銀一百一十兩蘇松二府豈宜異同合比照松江例派徵亦尅息之一端也相應議減

一議減斧必磚料銀九百兩

前件查得前項磚價原係蘇松等七府派辦但當時偶因缺磚暫行派辦今年復一年前磚置之何

用相應裁減

一議減急缺綾紗料銀七千七百四十七兩五錢

一議減紅段價銀八千九百三十二兩二錢四分四釐

七毫四絲四忽四微三纖二沙七塵

前件二項查係萬厯十四年分會計額外派徵不  
為永例議行查豁

明文海卷七十七

廢社倉議

趙南星

邑之有社倉莫知其所始或曰始于四川李公諫然他處亦有之李公至今五十餘年矣老父猶能言其時社倉事社倉之設也秋收則聽其入倉每畝穀五合有二斗一斗者春則照數領之曰慮百姓之不節儉至春而國乏是以官為貯之當李公時天下方太平五穀狼戾李公又賢明人不知社倉之害其後繼之者或身為姦弊或縱吏胥為姦弊而不能察民漸苦之然年歲稍熟

則民猶可強支迨至癸未以來天怒不解歲歲凶荒惡者為盜弱者為鬼壯者為流人惟正之供尚不能給豈有秋收之餘以待來春者乎而姓名一入冊籍遂成無窮之害其始也某納之而某即領之再納亦當聽從其便而勾攝之使納矣又勾攝之使領久之遂以所領為放而追之使還又使之加一豈惟加一放之以七而還之以十是為加四矣豈惟加四良弱之民吏胥收其穀而冊籍去其名升合且不得領矣甚至有司徑以入之



于官倉誰敢問者此其顯然者耳其他姦弊更僕難數  
佛家所稱阿鼻地獄言地獄之中又有無數地獄則今  
日之社倉無乃類是耶故論者以為昔之社倉本善而  
今之社倉非也余以為社倉故非善政也蓋里父有五  
子焉皆壯有室分之田而別居矣父慮其子之奢而貧  
也每歲取其粟少許而藏之匱則予之其隣之君子曰  
過矣慮其奢何不示之儉而為子之宰其隣之小人曰  
拙也藏穀者升則升斗則斗耳何不令五子者自貸

于人而取其息乎夫父之愛子若此其甚也而君子小人皆以不必行而長民者行之是愛民甚于愛子也愛民如子亦至足矣而人甚焉此所謂事之不近人情者也如君子之言何不示之以儉如小之之言令其出債取息不猶愈于投肉虎口而望其吐之乎大抵事之不近人情者非大姦則大愚聞李公時令人納穀于社倉郭封君方為諸生成其族人曰此害民之政也必不可納于是郭氏無納穀社倉者郭侍御之父也郭于邑稱

大族戶口不下二百人以不納社倉穀至今免于此害而一日納之子孫受累此可以知社倉之利病矣且先王發政施仁必先窮民而窮民無穀可入富者又不必入是入穀社倉者皆稍能自營者也而又使之入十而得七八穀而得糠甚則糠亦不可得是使之盡為窮民也且勾攝有酒食之費往返有道路之勞是又不若窮民之無累也嗟乎誰為此法者姦耶愚耶必居一于此矣夫天地所生含氣之物飛獸走獸以至蜂蟻之微皆

能自營口腹田鼠之穴皆有積粟以防冬蟄聖人有萬物豈一一而代為之慮哉惟不害之而已非獨殺之為害而適為之慮即殺之也漢宣帝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穀貴時減價而糶之以利農治世者至今稱之以為美政然東漢之明帝欲置常平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明帝乃止夫宣帝綜覈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耿

壽昌之常平倉惟行之邊鄙未編行于郡國豈非以其  
為權宜備邊之策乎明帝承光武之後天下正太平謂  
置官皆得人下不敢為姦而劉般猶慮常平倉之害民  
然則常平倉豈有可行之時乎夫常平倉非不善也聽  
之非不洋洋甚美也然賢者慮事必計久遠假使為守  
令者人人如公儀之清子產之惠而兼之以計然范蠡  
之運籌吏胥人人不敢為姦則常平倉之法雖克舜何  
以加焉然此四賢者累世之內億萬人之中不一見而

欲世世行常平之法有官者人人領其事豈不患哉王安石之新法大抵祖常平之意其青苗之法貸民以錢俟其秋熟還官出息二分滿朝爭之善乎孫覺之言曰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斯言足破萬世之惑矣夫常平倉者出官錢增其價以糴穀于民而賤糶之劉般猶以為不便况青苗之加息而取之乎至社倉之設乃以空倉誘取民穀而又因以騷擾剝害之又在青苗之下矣使劉般見之豈不切齒隕涕哉蓋興利之害孟子言之具

矣人主興利則人主富而民貧有司興利則有司富而民貧故興利不如除害除害者省事而已衰亂之世吏垢人玩官倉之害已多而又置倉外之倉生事外之事為害外之害民何以堪之故以其法則不通以其人則罕得公議諸賢以其時則今之天下似無復太平之望小民之困苦不可復蘇矣去社倉猶百病而蠲其一也不知仁人長者以為何如

常平倉議

徐時進

司馬溫公曰此三代遺法非李愷耿壽昌所能為陳止  
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為歛出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  
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據此則其出其歛皆官為之不  
以煩民今即倣而行之可得耶自余入粵路由周塘惠  
之興寧邑境也父老遮道具言邑有社倉四已亡其三  
獨此不廢今若不蒙更計者勢惟有攜甕贏從他移乞  
旦夕活耳余曰常平古之良法誰敢輕議去一人前謁  
曰倉之始合百十家之斗斛儲于公以保副二人司貸



及秋乃責償每鍾之外加子補耗十之二一歲而更嗣  
役者按籍而受其事始亦計不無鼠偷不圖其夜半負  
而趨又有人損而民始嗟伺守之難矣久之官舍圯不  
得已而移之家家故無隙舍推吾寢而居之且以終歲  
當得徙耳獨無奈貸此者之多貧不貸無以辭之已貸  
無以責償又有秀士不貧而稱貸既以所貸轉貸以收  
其子而于官則絕無意償其母倉為秀士私庾久矣歲  
終當逋受徒有空籍註云某某借已矣又無奈開冗之

員奉牒而來覈我實虛按年而誅其事盡一墟無寧宇  
曾不旬月而嗣覈者又至民不甯何待余始悽然好慰  
之吾為若禁生員不得借卑官不得以檄來按核可矣  
焉得如若言見噎而廢食乎諸父老則同聲而闕出曰  
不也不也誰從一旦叫得天應來于是諸婦稚從門左  
拍肩引臂悲咨而哭聲達署嘈嘈不可止邑之令迂余  
在余謂之曰倉為民耳民不願若此必有大不便可不  
卹其患苦耶令言為此殊憚過此邨中獨計法所從來

遠不敢主議請罷于是下其狀聽邑議并此一社盡蠲  
焉余在與徐思之貸粟者為窮無藉之民必情民也責  
之司會必有家之民勤民也以吾民之無藉妨其有家  
吾之為理亦左矣此無他惕于古而憚為之更故也井  
田何以變而阡陌封建何以更而郡縣彼其初孰非聖  
人之法哉今讀周官六典而曰此周公致治之書也亦  
必難氏庭氏閭師蒙師一一取具如周官而後為治適  
足為天下笑而自擾耳大抵今日有司之事期會發徵

泰趨造請較三代何止十百之多雖賢者亦力有所不  
假而偶一寄之冗員未有不借以噬吾民而比周以障  
吾目者雖有良法如罕治人何哉故以法古為沾沾者  
率未嘗手辦者也法後王而致力焉其可也

鄉約保甲議

徐時進

余守荆南所承兩監司一首移風集諸鄉老講六諭有  
舍有期以待諸父老禮加優時或取一不善舉一善扶  
之賞之世亦謂斯舉存羊漸而不驟未必得所睹記効

何等一苜保甲編次十家不拘色目何等一一無漏十  
牌一甲十甲一保一切救焚禦暴諸器皆具夜則聲柝  
達于曙不解嚴而以盜告無虛日尼父云德禮之齊有  
恥且格人云善人百年勝殘去殺化之不可若是其期  
如此人已為盜猶云乞不使王彥方知何令人羞畏一  
至此此徒一人未可必境以內皆若人世求彥方使懾  
于人知如此正亦未易有至于保甲之法第見為厲而  
已而民所疾苦每不能自顧于上吾且訟言而無諱如

所云門柵麻鈎水缸兵杖勢必各保為之保必歛單戶  
為之單戶方謀吾私之不暇而又責之急乃公庸得爾  
乎曰何難以官備計其費且不貲恐官亦未辦此儲需  
也其置此類此者又官耶民耶為此必以夜周擊柝敗  
垣警舍隨所棲泊不辭風雨苦矣一失事而繫于官受  
杖其辜耶抑非其辜耶不誅其不至後將無一至與無  
法同矣必誅之則不可勝誅一朝而被杖少亦不下十  
許人雖有忍心何得不矜于此富者擅財而獨享其娛

貧人合力而共伺其夜其說本自難通原立法之初本為挨編人戶名口鱗比可按脫有奸萌側足其中閭師夷門即得而舉之云耳今擬以大第巨宗槩為編而齟且十之九矣次之以子衿又次之以胥吏編而無之不而齟矣有不編則無用編借甲之隙逃乙之瑕不可詰矣方始議而法禁數潰如此其庸有濟而得席此之帖帖無患哉細詳此事遍諮有衆蓋大為擾于貧民而無俾于富人者也何也未嘗不嚴督而盜之為盜如故也

法之窮也矧荆又五方所錯居也其民輕遷徙而善夸  
諛無恒心時多憤憾迭居迭去欲使之稟于一不可得  
而尚欲得之四面易心哉竊謂此保甲名從來遠矣以  
大較言淮以北或可行江以南蕪蘆多矣審地可也世  
方平不必行世且亂保聚之議起則可行權時可也何  
以亂而反可行人各為其身謀非官以法授之民也為  
之長必衆之所戴心為之從必上之所得驅使為之盡  
必為衆議之所僉同而無難憚郭門之外墟落之間守



望相助手足相衛不謀而同合力而出而行也易易矣  
獨奈何欲強民所不欲而以刑驅之子瞻氏云凡民所  
不堪俗所不宜縱而經典明文無補于怨嘻孰謂蘇公  
而獨文士已哉

保甲議 葉向高

保甲之為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作保甲之所由行也  
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  
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平易易遵而安

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番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民繫籍病矣閭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巡檢指使諸官率黃緣為姦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顓云法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槩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害利而論

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萑苻之警有司之徵調  
不及直束手斃耳誠能聯戶為中聯甲為保束以長正  
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庶幾以佐縣官  
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屹于田野也此強兵之  
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姦犯科之徒椎埋亡  
命之黨欲潛蹤匿跡出沒驛驛而十家之衆必相糾舉  
城社既消陰謀自解此弭姦之利也世非胥庭盜賊滋  
有往往禦人白晝鳴鏑通都而里閭閭鄉隣弗救良

為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渙合為一家併心戮力如臂使指非有跖蹻雄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此禁盜之利也萃渙合離人有統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于長長聽于正正聽于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辟其端在此此正俗之利也乃其所為害者又在于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為役科丁賦以充需胥徒踵至雞犬不寧是本強兵而反緣兵擾也閭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即正與長

也即有所藏匿民懼見螫敢誰何乎是本弭姦而反為  
姦姦也鄉鄙之地廬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  
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盜而  
反藉盜資也若長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  
若大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導俗橫也為害若  
此為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為法一也胡周行  
之觀其利未觀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觀其害未觀其  
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已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

端事端省則法皆畫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  
守令守令賢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欲重守令莫若  
嚴名實名實覈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廢之病矣此  
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覩其利矣烏覩其害也  
嗟夫法之弊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強者無  
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部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  
間日受粟給錢于公家而骭黻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  
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為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

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為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責田野耒耜之夫操凶器而衛鄉黨保閭舍又欲漸驅為國家效一旦之命此王安石之所為迂而司馬光諸人所為痛哭而力爭者也談何易哉談何易哉

明文海卷七十八

錢法廣議

熊人霖

制錢之法大約銅百斤鉛三十一斤四兩入冶耗二十

斤四兩得百一十斤而後可鑄也所需木石炭砂釜諸  
器物視所產遠近而上下之夫匠既稟視糴石斗而上  
下之故北京工料皆昂南京稍平惟荊州綰黔蜀之銅  
發辰沅之鉛賈舶輻輳而木石炭魚米具饒故議者謂  
宜張官即鑄然要在任得其人若近日私錢脆薄者強  
半從荊來也公私不可問矣故制錢當以北京萬厯錢  
重一錢二三分者式諸天下而畫一之肉好必廉而澤  
之令不得盜摩取鎔也銀數錢數則因乎其地工料之



直遞酌之如北京六十五文則南京數有增荊州之數  
又增夫萬貨之情以貴為趨下錢賤之地貴錢必不往  
矣錢貴之地聽商販通行計其道里擔護之費亦略相  
當也既曰通寶昌云此疆爾界乎

鑄錢之弊因官不省試匠作多投鉛石陰輕銖兩而額  
外餘錢例充匠作工食又餘者匠作胥吏私之甚至官  
亦染指焉故為眼榆莢非盡私鑄然也愚嘗謂鹽法之  
壞壞於以割沒餘鹽科金錢法之壞壞於以鑄剩餘錢

先用夫斟酌既定數安得餘弊徑明閭貪隨前引滿浣  
積習賢者其勤勉於斯

私鑄之源起於利厚如錢必十二之息也乃一錢而又  
輕之一分是三之息矣一錢輕之三分則合之其息五  
矣姦民以百金私鑄不過三月坐收五十金息歲四鑄  
則息三倍矣行百金彌縫尚有二百斤入囊也盜鑄不  
止職是之繇故必如齊孔顓不惜銅不愛工之議制錢  
必精必堅不式者有禁如本朝譚襄敏之議務使千金

之息不過百金則十一之利在本貨少者雖嘗之必不為矣然國家三歲以五百萬鑄是明增五十萬之息於朝廷而制錢流行四海實陰增五百萬之用於民間此銀與錢兩生之術也民與官兩饒之道也

夫欲行新錢必止舊錢然舊錢無止法止舊錢則市亂市亂則必不能行新錢矣此一定之勢也萊備樵豎今日得數十文而明日不可糴升斗此豈仁人長者所忍哉曩見汝泗湖湘之間間行唐宋舊錢數倍多大約視

銅價不甚遠正如滇蜀貨貝其在閩粵甚賤而民鮮爭  
販入滇蜀者以道里費多而直不甚昂也今宜聽各處  
錢官斟酌時情量其錢之輕重美惡分為三等如上等  
市錢亦許同新錢行使但新錢一分七文則舊錢之數  
必增與新錢七文偶重乃為一分其中下等市錢如一  
分為十四文者增之為十五文數月又遞增為十六十  
七以至一二年後市錢之價乃與銅鉛等則官收之以  
資更鑄焉夫新錢既出則市錢之經數月而直漸低者

必趨之勢也因自然之勢而利導之則民不驚市亦不亂矣

近日官錢搭放如民間直止九分官輒以一錢放及至上納錢糧又止九分收是欺民也古之為市者尚不敢欺五尺童兒為民父母而可以欺令乎各處司府存留銅銀內每年發若干聽錢官支作鑄之本制議錢既成仍解送司府依酌定價值以四六中半搭放俸糧工食料價又令民間得以錢依直上納存留折色二八兼收

紙贖零稅三七兼收如此則泉流之灌輸不匱而財用之權歸朝廷矣夫泉者高下相受者也故準取平焉權者制高下者也故衡取平焉坐至要之源握權提衡而制量子四海者平準哉抑亦天下之一端矣

鹽法私議

沈槩

竊聞嘉郡鹽課其法虞更夫濱竈効力水鄉助財此舊法也其後鹽灘草蕩原給水鄉者悉分授濱竈使之管業辦鹽水鄉竈戶則令專輔民差濱水別籍戒

其攀援定例昭昭矣然而濱之狡黠者乃或工為辭  
說妄攀水鄉夫以水鄉而供濱後異境殊業積力經  
營民竈兼征內外交病何異責馬以耕而責牛以乘  
勢必速斃則其蒙害尤非濱竈之比賴今明詔嚴申  
禁約永無紛更之患矣

明文海卷八十

採木六難

徐必達

一採厥難夫木產於夷惟重夔最通故惟重夔召商稍  
易餘皆相距二千里而遙矣民不知木亦不知產木  
所驅之必死誰則甘心不得已自辦糗糧及賞番銀花  
銀牌綾帛鹽茶段疋牛酒等物募工匠偕健卒決旬涉  
月渡瀘而前下羊腦山入小西天生蠻地然猶在人境  
猶有板屋也自此又渡蠻河拾餘則虎豹不居虫鳥不  
生并生夷無之矣上仰千丈絕壁下俯萬仞驚濤目眩  
神驚心戰股慄賊等躡蒼擔登而進周身俱以繩布為



繫陟峻如聲九天蹈深如入重淵前牽後引左枝右梧  
俱倚繩布為命雨戴簑笠依大木為蔽晚宿山岩燔枯  
木以禦寒威寒裳渡涉累身投刺嵐瘴為殃夏秋特甚  
如眉州守名山等令病者亡者若相接然悲哉六尺非  
吾有矣乃向道木所必藉蠻人與之鹽不應與之布不  
應與之綾與之銀滿其欲方應始所引必不中程已跳  
遠矣不得已又求之賞之如初則又引稍中程矣然或  
地空天空又跳遠矣不得已又求之賞之如初則引可

施斧斤矣及其傾倒則又或折或損幸無折損將取道而行矣各蠻聞者持戈挾矢鼓噪而至地主則索地脉值砦主則索樹頭值目把則索山本土司則索官價其他野番小種則有挾藜藿徑寸膏粱一掬而索者則有擁婦女數十童稚數十而索者有稱饑餓而乞者有用歌舞而求者虎嗜狼貪蜂屯蟻聚稍不如意則綁殺夫役劫掠衣糧無論官民一體殘戮籲天何門惟有相對飲泣耳

二找廂難夫木非除道不行找廂亟矣而上下夷險萬狀如平地高下數尺或一二丈曰平廂沙土可鋤平者曰土廂臨深躡危必棧道者曰偏廂溪梁間濶必梁者曰橋廂數百丈陡而下者曰放槽數十丈壁而上者曰天車土廂一丈計四五工平廂丈許計十工偏廂易者丈二三十工難者五六十工橋廂小者十餘丈一二百工大者百餘丈數千工放槽千工天車二千工廂必用木木小者獨舉柱木樑木數十人共舉匠有頭值三倍

夫亦有頭值二倍結構既成拽運方便奈一木過而廟輒壞即修廟工費比前亦十之二三焉

三拽運難夫木產自極巔萬仞縣下所藉者絡耳每株須絡十數每絡須蔑數千斤而旬州連山一夫擔負僅可五六十斤以木為架以夫為引稍一失手或斷絡則傷木猶可若并夫俱傷嘗不減數十人每日僅舉數十丈甚至傍無架木則數日不能下尺寸者有之及其就廟也平廟一日行可數里若放櫓則一日計可一崕耳

若過嶺逆上數日纔得過嶺耳每木如二號者須千夫  
千夫之費日五十金我上下川南自客歲發運至今以  
歲計矣而功未及半不知何日告竣也縣官金錢有數  
又不知何從湊補也且各夫內逼饑寒外冒嵐瘴強者  
衰弱者死腐尸塞塗白骨填壑免死狐悲哭聲動地職  
也目擊豈不心傷願棺殮何從惟有瘞之深土俾免豺  
狐蠅蚋之口耳痛念邊戍戰亡有欽恤有旌矜彼死者  
猶有可瞑目若我征夫則皆無告之徒輕生命以博升

斗者也飽食未幾捐軀異域上無父母憐之下無妻子  
慟之里戚莫為吊慰有司付之奈何則亦長抱恨於空  
山耳矣

四運餉難夫夫必資餉也一夫千里負擔率用官帑六  
錢六分官儲四斗而致可二斗况有溺水死者有染瘴  
死者有被諸蠻擄者或殺者人米兩失復木常一二焉  
而運至之米又多受雨濕爛非惟不能養生適足致病  
以病軀當重役此入山者千夫而回者嘗不滿六七百

也哀哉何忍言

五水運難夫木達於水功過半矣顧水途二千餘里經生熟番二百餘砦砦倚強橫索不如意即斫傷羈留隨之所歷灘數十處驚濤巨浪大者名龍門小者名魚洞木遇漩則沉遇石則挿入不能出數者有一焉而前功盡棄矣且水勢迅急舟楫不通緯夫經兩崖行或緯不可施聽其順流以下彼水夫日侶魚龍固已付此生於不問即緯夫登峻臨危裂膚折骨血淋滿路髓出沾裳

或墜深坎或溺重淵或為荆棘刺傷或為虫蛇殘齧或  
渴飲毒水而暴卒或饑受冷瘡而猝亡千態萬狀皆足  
殺人亦足悲矣

六督夫難聞嘉靖縣官所藉手者皆富室巨商為力稍  
易而今則悉身肩之矣所募夫自本值外藥餌魚鹽茶  
布等物復厚賜之亦欲得其死力耳當其應募也恐後  
受值受賜也爭先及戒行而竟有佯罔聞者矣即行而  
又有潛逃者矣有詭稱病者矣所受值賜又多浪費入



山未決旬而以無食逃者矣日見告矣屢發屢逃莫可  
救止厚費厚賞竟同浮雲官帑既竭虛費煩多將來何  
以報縣官也且各夫出一生於萬死之餘榜笞稍加怨  
罵騰起懲之即勸之即緩之即急之即嗚呼難哉

復撫按邊關十議 袁黃

凡欲足兵先須足餉無餉是無兵也故邊鎮之餉當令  
稍有盈餘以備不時不虞之需茲薊鎮錢糧官苦無米  
之炊士有脫巾之請而年例銀兩司農靳不時給炭炭

難支矣然皆鎮主客兵不滿十二萬而年例銀一百四萬一千有奇并屯糧民運諸項計之且至一百五十萬矣司計之臣奈何不持衡而按覩影而疑哉且朝廷一歲所入不過三百餘萬而一鎮之費乃至一百五十餘萬此坐而自盡之術也倘不大更敝轍而惟銖求毛舉於困苦束縛之中以塞朝命此何異掩口止啼哽咽愈深耳卑職目擊時艱細籌國事亦有一得之愚久欲獻之當道茲承明檄敢不盡言謹例十事於

左

一曰草養軍之虛費今歲春正月蒙撫臺命某點麾下之兵登塲校閱年貌疤痕記悉不相符諸武將皆怒目而視盛氣而譏謂營伍之中是常事撫按委官查盤惟向我輩各討一二名塞責耳未有逐名細點如今日者某退而訪之則各邊軍虧果係常弊將領幸其虧而侵其糧當秋防時募人於擬防卑任其所之此謂冷補謹守之將也有用熱補法者當委出差點時量募半月或十

日支吾既慣伎倆已熟總兵而下莫不通知但不敗事則稱為能人又有全不預募者直至大閱巡關查點則招集鄉夫謂之痒補止一時之急也候一日則五分點一日則一錢其逃者死者皆不報而路將已滿載而歸矣此虛費所當稽者一也薊鎮客兵之調始於嘉靖二十九年當時實欲賴之以防邊禦敵非文具也今祇用之充修城之役又令聽用千把總之屬分管之此輩皆無籍棍徒惟知侵剝計工索銀各有定例常例而足也即

人不齊工不飭不問也常例而不足則將難修之工與極堅之牆皆欲拆開重驗多方抑勒必滿其欲而後已故數年以來各處班軍皆不全每枝三千止帶二千或一千五百名赴鎮過堂則募人應點其餘皆折乾而又虛冒本鎮行糧此虛費所當稽者二也本鎮之兵有三一曰祖軍二曰抽梁三曰召募祖軍之籍糾紛錯亂不可致詰或因貪污將官多開鬼名冒支糧餉或因逃外畏罰私募投充其籍益紊抽梁之軍起於嘉靖四十一

年每餘丁三名抽一名為正軍以二名為貼軍則盡戶  
皆無閑人矣今軍死而勾不止故今者抽梁之軍苦累  
已極有一正而一貼者有全無貼丁者有貼丁已盡而  
累及別戶者至於勾補募軍則尤千古所無之事夫受  
募而應役非犯罪遷謫比也彼犯罪者或止於終身或  
居內地而此乃令子子孫孫永為邊軍豈人情哉且當  
時召募之令獨用近邊之民最為良法蓋欲化客兵為  
土著也今乃身死而勾其子子一死而勾其孫無子無

孫而令其遠房之人代出原領募銀五兩及解銀至路而路將又索私貼賂之不厭飽則捏稟上官又行勾矣故今日募軍比祖軍抽軍其苦尤甚萬一有警孰肯應募是欲得民悍禦之力而先絕其投充之路也且使三項清勾之軍而果足以充伍即有害於民亦當為之今所勾皆單弱無聊不能控一弓荷一戈者財匱民窮正宜汰無益之費豈可用有限之財以養此不能荷戈之士乎然欲汰之則軍官將執此為定籍之軍不容輕汰

竊謂國家養兵政求實用軍中有一勇士則臨敵而三  
軍之氣俱揚軍中有一懦夫則先去而衆人之氣皆奪  
故兵法有貴精不貴多之說今惟慮漏籍之有便於民  
而不思弱卒之有害於事此虛費所當裁者三也爲今  
之計亦無奇謀異策出於尋常之外惟請循祖宗之故  
事遵朝廷之明令而斷然行之則三弊可免矣何謂故  
事國家之制邊軍二分在營八分屯因此定例也又薊  
鎮之地初設一片石等關每處存軍十人譏察餘悉屯



田此亦舊制也當時客兵最多後漸令納銀免其入衛  
此亦舊行之故事也今可舉而行之否乎何謂明令祖  
宗立法凡正軍在營不許於原籍勾取載在令甲森如  
也嘉靖四十一年兵部尚書王題桂凡不係在衛所生  
之丁並不勾取今遠族他房一槩勾取又令墾戶佃戶  
悉行代充何詔旨之不信也此猶遠年之事萬厯四年  
巡關御史蘇鄮題總督崑崙張公賈稱先年募兵勾丁  
繼補無異永戍土著之民不樂就而遊食串營之徒應

募而來稽其籍貫多屬假捏積捏久稍加約束則相率而逃該官將領畏懼叅罰又以逃亡為諱私為募補隨補隨逃隨逃則隨補名籍愈混至今而弊壞已極矣請悉如關臣之所議將領不許私補開送該道責成附近州縣掌印官查民壯鄉夫任俠之人願募者充之隸之冊籍發營收伍註定歸農之日一切勾丁悉與蠲免餘兵亦須精加簡閱壯者留用弱者汰革別行募補合用安家銀兩就於各營中逃亡省剩銀內支用此則近來

新題之例也夫關臣題之督臣覆之部臣請旨而頒行之薊昌二鎮視如故紙畧不遵奉弊政何由而革邊兵何由而強民害何由而息國餉何由而充哉某請悉遵成議先將各營募兵停止勾補隨將各處現在主兵照例責成該道逐一挑選其勇健者留老弱者退還原籍戶有壯丁則勾取代補如無壯丁止令納銀五兩永不再勾其各處客兵亦照近年現行事例皆令解銀然後將銀發近邊各州縣正官募民壯鄉夫市井游俠之士

務足十萬之數其遴選保結之法一如邊臣督臣之議  
今薊鎮主兵雖七萬有奇其實不滿四五萬客兵兩班  
此往彼來亦不滿二萬如募十萬則兵增於舊矣又於  
十萬之中揀其勇健絕人者為銳兵五枝每枝三千人  
共一萬八千人每名食糧二石本色一石折色一石為  
銀六錢又選其次二千人留於守城傳報走使之用食  
糧一石其餘八萬人悉遵祖制令屯田皆不屬衛官而  
屬該道仍寄三鎮通判以勸農之責今春秋二季巡視

而稽察之夫屯田之荒皆起於衛官之苛剝今聽軍自耕自歛而無苛政焉一便也衛軍之逃皆由於差使之繁今不屬衛官則差遣不及而民得安生二便也軍之虛伍百計不能除其姦惟人而授之以田則人有常業而伍不能虛三便也如此則薊鎮南兵萬人歲支銀一十八兩銳兵一萬八十人除本色有米可給餘折銀並冬衣布花之屬約三十萬有奇是每歲不過共用餉糧六十餘萬而已兵加於前而餉可歲減九十餘萬一調

劑間而利害迥別矣伏惟裁察

二曰汰臺兵之冗員隆慶二年提督譚題募浙江烏銃手三千餘名同薊鎮客兵標兵相兼訓練三年有成然後遣歸此原議也至隆慶五年已滿三年之期而北兵無一訓練總督劉又題添南兵六千九百餘名新舊三枝共六千九百餘名專為守臺之用中軍千總日支廩銀一錢把總以下日支七分餘兵日支五分此餉額之大畧也查三協之邊共長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除

山險可恃者外實該防邊一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四  
犬零今以十萬之軍而分守之每人該守一丈四尺有  
奇夫敵之潰牆而入也不過一二丈以彼全力之寇而  
攻吾一人所守之牆一處失守餘皆長物矣故罷兵之  
說真兒戲也惟敵臺之建最為有益查原議築臺二千  
餘座大約每臺相離一百丈而臺之中矢石可及以厚  
餉募南兵使之以臺為家而晝夜拒守洵善策也但歲  
久滋弊有不容不深飭者萬厯十五年總督王題稱先

年千總把總各協不過六百餘員今倍從舊額如中軍千把總一遇有缺率十餘人謀補所謀一得即肆需索有見面生日時節支糧造冊等例科擾臺兵吸其膏而莫敢誰何其或原無現缺受人訐告坐缺頂補求之不得即播流言鎮守憂讒興謗為之扼腕各總募易朝更莫能究治至於閩兵召募此輩每視南兵為奇貨募補一名索銀十餘兩惟視賄之厚薄不論人之勇怯故近來南兵皆無復勅卒皆此輩為之崇也又南兵初來恐



北人未諳教練故特設三參以南人為之今南將已諳  
北土而北將又熟邊情若何兩設之哉且中路南兵叅  
將駐三屯營而臺兵散布於沿邊數百里外峻嶺疊峯  
之間南將之足何嘗遍歷臺上而各臺之民又安可舍  
其汎地而伺候於數百里外雖有訓練之例舉不可行  
者也是南將真如贅疣耳王公又題稱路將駐關其汎  
地有限咫尺臺牆便於統攝因將臺兵聽路提兼管此  
確論也然各兵既屬各提而又屬南將一鞭二執不惟

事相掣肘而且需索倍增將南兵叅軍及二總之屬盡行革去每臺止照舊單留臺長一名臺兵四名蓋一臺之中止容五人人多原無所用其選補之法亦不必拘定南人即北人之力舉三百斤善放鳥鎗者悉與收用統攝之權應照十五年總督王題准事例悉屬路提則不特省餉銀數萬而事體歸一號令可行臺兵亦有實用矣伏候尊裁

三曰謹撫賞之機宜昔中行說教匈奴勿貴漢財物得

羅綺錦繡皆棄之草中以示不如聚斂之便利故匈奴  
日強今外域風土朴僇皆慕漢物得大帛尺錦爭相誇  
耀中國執此以羈縻之乃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意故今  
日邊鄙惟撫賞一事為禦強之長策誠主之得其人行  
之中其竅可不戰而馴擾之矣大赦有五請頌言之夫  
宣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  
知其然也特設四譯館以翰林院重臣提督之又擇大  
臣子弟之端謹者為譯字生習此族之言語文字習之

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主邊方撫賞之事今  
四譯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其人  
則非矣言語文字茫然不解雖日索供給動至數十百  
金而其與外人耳通而議全憑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  
之撫賞皆視其口以為低昂而此輩無知挾外人為奇  
貨教之爭競教之需索教之虛喝教之桀驁所以褻中  
國之體而使外人目肆者皆此輩為之也今縱不能復  
祖宗舊制重四譯館之選然各路夜不收火兒手之屬

凡通二語者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外賞不增外情不變即為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無事加陞千戶又三年無事加升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深隱情者不次升賞不然即以軍法從事此目前最急之務所當亟圖者一也邊計莫重於撫賞而薊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微人復瑣猥外不能鎮壓敵情內不知愛惜國體任其需索莫之搏裁甚至於有私萌敵人求免目前者

夫薊鎮撫賞凡十一處而叅將凡十二人今叅將在内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遇各邊之賞皆令叅將主之如石塘路屬其五枝皆在白馬關撫賞即移本叅將駐關而草本路提調古北路屬其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即移叅將駐本口曹家路之叅將移駐漢兒嶺馬蘭路則移駐正關松棚路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擦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彼并入冷口一處聽賞而即移叅將駐

冷口石門橋叅將駐義院口而盡草十處路提撫賞之  
權屬之叅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提督庶體統尊而外  
情可安所當亟圖者二也按三衛所屬共一百一十五  
枝今在各路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  
枝此係一人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矣人挾詐如此者必  
強梗難馴到一路則擾一路者也宜計具宗枝嚴為法  
制令各歸一處討賞無示之玩而使輕中國所當亟圖  
者三也又薊鎮所屬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宣大

之邊今俺答之初請封也即西置丙兔於洮河東置趕兔於薊鎮而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鞭箠使之夫祖宗之於兀良哈既分其衛為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指揮等為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為權不相統攝慮至深也今舉三衛之人而盡屬強敵且東至薊鎮西至洮河以萬里之邊疆而皆屬一方之鈐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見而預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兔亦復跳梁於此矣其所以力求增賞者



以賞不增則無以雄長諸部而肆其暴也謂宜循督府  
環洲吳公故議將赶免及毛困之屬皆移咨宣府令其  
開市仍優賞之夫物貨易動也彼見賞厚而又得賣馬  
將無不從而宣府視薊猶一身也其市賞之費皆出薊  
鎮特令宣府代給之所費雖同然可以離遏二方使不  
相合所當亟圖者四也至於撫賞之費實用銀四萬六  
七千兩止發帑銀三萬六千三百二十九萬其餘或取  
之採辦或取之缺軍口糧殊為非法夫以一軍而日令

其採柴一束似不為厲然每束取銀三分一月三十束  
索銀九錢盡扣其二錢四分尚欠銀六錢六分疲軍幾  
無生矣此斷不可行者也若缺軍應補國家大法今乃  
不補而每取其月糧以充撫賞將何以倡諸武臣哉謂  
宜明增銀兩以備用而所增之銀於所汰冗兵餉銀扣  
除上不以煩計部下不以累窮軍所當亟圖者五也伏  
候裁察

四曰定市馬之良規遠方之民養種馬近畿之民有寄

養馬一當馬頭如負重役倒死賠償往往傾家及其給之於軍曾未幾時馬已骨立嘗私詢其故乃軍不利其壯也衆軍不幸有一壯馬不特賠馬又賠身而隨之不特賠身凌辱萬端命亦不保將官令之拾箭則東西馳逐喘息難支令其隨行則馳趕不前間有借馬出差者惟務速馳不顧馬乏軍方扣首求哀而彼已策馬先驅矣彼至地方或投酒店或宿娼家養馬之軍中夜始至挨門尋馬倍價買料喂養未畢又起催行故各軍惟願

馬瘦不願馬壯也步軍不能禦敵故用馬軍然薊鎮今日之馬皆不能應敵者昔年敵來侵邊凡馬軍臨陣皆舍馬藏諸林藪以一人控三馬凡三千馬軍即占一千不得向敵現載戚總理之疏可按也是有馬不若無馬矣論軍情則壯馬不若瘦馬論實用則有馬不若無馬豈不重可歎哉愚嘗見遼陽軍士則又人與馬相依為命必欲重價以市良馬官所給價或不足則私益之遼人謂之稍銀故見其馬常肥而真可赴敵又見麻馬二

氏家丁其騎多係壯馬耐風雪而善馳逐者有土馬亦  
皆雄偉可戰乃知選鋒重兵決宜有馬而老營疲卒決  
不宜有馬請將遠方種馬其有未賣者悉賣之而以價  
入公家倘有十萬匹便可得銀三百萬如有二十萬匹  
便可得六十萬矣其常年俵解之馬凡二萬匹請悉不  
解馬但每馬解銀三十六兩入太倉每年該增銀七十  
二萬兩順天寄養之馬亦盡廢之其薊鎮之馬止存雄  
壯者一萬八千匹有不如式者則賣而用之其價每匹

二十兩而以給前驍兵更買七八兩之馬千餘匹作沿途驛遞及飛報擺撥之用當時欲養馬於近畿者以其易取也今若分置於邊徼外底耳順天之民既不養馬每歲一馬出料草銀七兩二錢解邊以備養馬之費如薊鎮馬騾共五萬有奇每歲費料價幾二十萬而毫馬實用今以民間寄養之資供邊軍草料之值四季全給而不使打草備用如此則國家多七十二萬之入南北之民永免養馬之累太僕寺免收撥之煩邊軍又得馬

之實用而薊鎮又可歲省二十萬養馬之銀蓋五舉而五利備也伏乞尊裁

五曰復舊耕之額田查得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劉題為開墾邊地等事據密雲兵備僉事張守中呈稱牆子嶺邊內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墾地共千頃古北口東自門谷關西至大水窪墾地百餘頃潮河口外墾地五百頃今皆安在乎職謂當嘉靖末年正東西二敵交馳之日邊塵時驚晝夜靡寧而張僉事乃能分隊分邊出邊

耕作一歲所收子粒十二萬石有奇今西敵受廩稍稱  
安息且登垣遠眺穡事易興顧不能出門一步且耕且  
守何哉如謂出邊畏敵則塞內之地不下數千百頃何  
皆棄而不耕乎甚至額內屯地亦拋荒而累軍賠納子  
粒抑又何如夫聚兵十萬不興屯田坐而仰食於內帑  
自古及今未有能支者明臺建議墾荒田此社稷生靈  
之福也職謂耕邊外之地有五利焉聞張金事昔年耕  
作全憑哨探一有聲息輒為收保故農人無害穡事有



成近來明哨既為敵人腹心而暗哨又全不出探石門之警使得一人預報寧有此乎今誠驅諸軍出耕即使之分番遠哨軀命所關自當効力苟烽燧先聞備禦有賴因稼穡之功修斥候之實一利也薊鎮外患不畏塞敵騎雜馳其可耕者則平原曠野大舉所由也今誠效張食事舊法每隊為二班結伍而出荷戈則戰荷耜則耕借田作之農守要害之地二利也易稱王公設險而寓象於坎坎者水也薊鎮垣墉修築畧備所不能築

者獨諸水口耳不能因水以設險而乃畏水之隳防此所謂舛也今近水之地皆為沃野衆軍出耕儼如臨陣遇敵必先安營而後耕四面皆掘渠即以所掘之土築為營堦外面近敵之處築垣宣大引水環之中間略倣古人溝洫之意開渠築畛縱橫如繡於大順之中寓設險之意三利也昔白川劉公勛得馬松二路西自黃崖口鑽天峰東至洪山口廖家谷止遶下如分水嶺大小石門等一十三處設牆不過二百丈建臺不過五七座

斬關不過三十處即馬松二路俱包羅在內又如窄道  
兒地方曾經指揮李鼎潛往踏看畧修險隘即牆子嶺  
馬蘭路俱有外險足恃誠因開荒將前諸險漸次修築  
可臺者臺可墻者墻可渠者渠可剗者剗不過修理完  
固隨立關寨可耕之地愈多所守之墻矣四利也如此  
則有山可樵有地可屯濟軍糧於不匱奠疆圉於久安  
五利也伏候裁察

六曰廣種植之厚利昔蘇秦說燕王曰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食已足矣今薊州  
密雲一帶最宜棗栗又宜桃杏而沿邊諸山皆濯而不  
之植此自棄其利耳隆慶二年巡撫劉題稱國朝自山  
海抵居庸率籍三衛作藩據林木為固令甲所載既有  
私伐邊木之例奉到勅令亦有嚴禁斫伐之文欲固守  
邊圉莫如復山林之險沿邊軍人令各提調督責每名  
種樹百株其種樹法必曲直縱橫參錯蔽翳使敵馬不  
得馳驟三年御史房楠又申飭之奏稱七利近年總督

軍門張復移文各路令沿邊皆種棗栗倘果遵而行之  
實安邊至計足國之良也謂宜令守臺南兵各以附近  
山場畫界而授之給以資本責其成功至來年春月特  
遣官巡視有懶惰不植者責而遣之該管提調有三分  
以上荒而不植者即為不稱職罷去叅將及該道亦以  
此而遞坐之法在必行其餘屯田區田者亦各給一園  
地棗栗梨杏聽從其便而區田周圍皆令種樹縱橫交  
蔭亦各嚴為之罰責成之於三通判三年之後果木成

林戎馬難馳此金湯固也伏候尊裁

七曰興險阻之水利薊鎮諸山泉源所發在在而有其  
水從口外入者狹則四五丈廣則數十丈平時既虞外  
患及山水一發則澎湃震蕩百里胥沉有壘石城一座  
柞木數層水至輒尺寸無遺名曰舍城有造石橋工費  
甚鉅精堅無比亦隨流蕩盡又有聯巨筏造木壘皆不  
能成功遂付之無可奈何此天本有險地本有利而人  
不善因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特於坎卦發之

者正謂其險在水耳大抵天下之水皆出於山而古人導水必先導山今不濬其源而徒以私智人力與水爭勝若之何不敗謂宜相視諸山之水勢泉源所出皆順而滌之不獨刊木通道間有崩石阻碍各與疏通所謂百派飛泉若常山蛇勢者正欲分其流而使出之不驟也其有水勢盛大自外地數百里而遠來者則口外必有平原曠野當就其平坦卑窪之處疏為塘塹使蓄而復流流而復蓄則不聚矣如潮河川之外平陽洋一望

萬馬可屯誠於此處開天澤夏秋有水胡為難馳冬月  
淋水為城積水為山又何憂外患哉即有勞費其視捨  
城之築巨橋之建蓋亦省矣薊鎮之邊長一千三百餘  
里而內地東自永平西至密雲不過三百餘里蓋邊山  
逶迤而內地徑直也誠於內地遍開支河縱橫曲直各  
因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而於各山之泉各分導其  
水入某河某水入某渠即各引之以灌田凡山險之中  
有平衡可通大舉者皆掘成地坎使水蓄而復流蓋泉



氣冷北方尤甚水在池中養過則氣溫而長苗一利也  
出之不驟二利也又可以阻大舉之馬三利也水勢盡  
分而下流一帶永無漂溺之患矣又按潮河之源出於  
無碍嶺初從西南行濶一里會蒲桃川又南折而東二  
百二十里至呼石哈山復南流二百一十里至古北口  
關口外有流水溝羅團崖川之屬凡十餘水皆會而入  
焉故其勢極大凡敵大舉而來皆合兵於無碍嶺東之  
李合川分哨而至蓋要道也倘能因勢設險開渠築堤

於設險之中陰行吾開邊之計此奇策也伏候尊裁  
八曰增將官之供給軍中之獎其端至賾將官營兵扣  
薪水若干名養廉若干名跟隨若干名又識字雜流等  
項每人各占數名所以兵皆無實也既明扣薪水之外  
又有薪水也既扣養廉而收其月糧又復私收買閑貼  
辦之錢是養廉之外又有養廉也既占軍跟隨又復以  
軍而送人如督撫中軍及聽用武舉舍人千把總之屬  
無軍可占則各送數名視其勢之炎涼以為多寡是占

用之外又有占用也凡修城做工掛名在官者例不應役而獨累貧軍代充常以一人而應三四人之役奈之何不逃而死也嗚呼弊也極矣然使革其弊當先惜其情每官當明設書手一二人軍牢伴當幾人皆視其品以為隆殺即於前所餘二千人之內撥遣至於禮儀交際情所不免各宜於常俸之外量處經費若干竊謂當如雲南職田之制每員授養廉田若干畝薪水田若干畝聽其募民耕種即或役軍亦當稍寬以文法蓋田作

之興自是邊方大利驅軍為農猶勝迫軍為盜也伏候  
尊裁

九曰議輕車之便利戰之用車乃古法也北騎衝突車  
尤有用陣之有車如人之有甲巡俞子俊所謂運有足  
之城策不飼之馬蓋盡車之用矣然須山川平行車戰  
為宜今薊門之地層山曲嶺非車所便如編箱車元戎  
車之屬尤為無用車既重大進退皆難惟有永平道葉  
副使所制輕車向前撫板稍後上列刀鎗火器輕輪著

地若有自行之勢二人推之如飛翼以鐵拒馬竹挨牌  
砍馬刀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斯為可用然雙  
輪又不若單輪之為便也合置二千兩或三千兩即  
分給屯田之軍平時任其駝載糧食搬運食貨有事則  
取以裝軍至於輜重車亦不可少但置數百輛足矣各  
路軍車營皆宜省草且如遵化車營久矣題草矣萬厯  
十三年總督王所以題復之者為開封玉二縣之水田  
也今水田廢而營兵猶存不為虛車矣乎伏候尊裁

十曰查器械之冒濫軍中禦強器械為先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沿邊所急無如火器目今南方所製愈巧愈便應令北人習之該鎮造置器械冒破物料其情弊無窮當議定修造額數以塞告缺之口器上鑄成製發年月姓名以杜私換之姦解回損器即椎毀估賣以革用舊充新之弊各督請給造換定立期限以楚零星紛擾之端合着明府佐縣正將各件緊要兵器議定應用額數仍行各營路掌印官查其器具今見存若干

多則收之少則補之弊則修之既有定額然後查某器  
該幾年一造某器皆幾年一輕修幾年一重修一一登  
記造冊逐年驗閱果有不堪者即眼同推碎發鋪變賣  
本年該造補某器若干該輕重修理某器若干通共該  
銀若干類冊具呈該道申明督撫衙門選委嚴明科甲  
官督造與軍中將領毫無干預如此則冒破可省而器  
械皆精矣伏候尊裁

明文海卷八十一

邊地議

吳道南

國家興圖之廣北抵沙漠南極安南東至海西距羌一  
統之盛遠邁前古顧塞徼形勝當審要害或有未收入  
開創之初或有復曠廢熙洽之後或增修而旋堙或創  
造而永賴或屢復而終棄雖時異勢殊有難概語然而  
審利害酌可否前車之鑒不可不重圖焉遼陽自歷代  
以來地皆郡縣入國朝盡制衛獨設安樂自在二州於



遼陽開原以處降人其制善矣乃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即遼之北京中京也棄之與敵遂進據腹心東西之守望隔絕聖祖淵謨未易窺測成化以來幾欲截取而啟釁懷慮竟不可行薊鎮京師左輔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並列以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隘以為內邊神謀迭矣靖難兵起兀良哈部落內附成祖授官制衛即朶顏泰寧福餘是也然亦豈得已哉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權宜移置愛弟之心切耳

如謂予以全寧何其後泰寧有舊城之請且次鳴鸞鎮  
遂有征討之諭惟守大寧開平興和遼東甘肅寧夏則  
邊境可永無事帝之心何嘗置全寧於度外特以榆木  
之變留遺恨也章皇帝寬河之役正可以長驅恢復猶  
復縱舍者亦謂姑存之以障敵第不宜於宜鎮之開平  
而棄之宣府上谷郡即元之上都也國初破敵於郡北  
設開平衛守之東置四驛接古北口西置四驛接獨石  
後以大寧興和之俱廢而開平失援徙衛獨石棄地蓋

三百里矣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由此觀之獨石無  
增於開平明甚宜鎮而西為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  
多大舉之事萬全古衛斗入敵南嘉靖中敵圍衛尚書  
許論希嚴嵩意欲棄衛肅皇帝愈發兵救援舊有二邊  
去鎮城九十里又九十里為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隔邊  
敵後俱壞嘉靖復築宏賜鎮川鎮邊鎮敵鎮河五堡於  
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堡成而禍作患在急驅軍以實  
之然其地有沃饒之利儻令其隨便耕種人情甜於利

自不苦於重遷則五堡復而大邊亦可以漸修大同不  
得獨言難守矣大同西路逼近黃河往時河東北有東  
勝城與大同大寧興和開平相聯絡通為一邊外狹內  
寬復內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以為重險正  
統以來東勝失三關當其衝時無駐牧之敵防守尚易  
弘治間敵住套中偏頭關逼近黃河三關要害雖同偏  
頭尤急借使東勝不失套敵不住焉有狼狽至此極乎  
嘉靖間曾銑搜復河套卒為貪忌者所中而身之不免

至於今誰復敢言及此也顧東勝與降城相近張仁愿  
豈異人任耶當此時復守東勝則榆林當路始可以無  
事審時度勢不知果有人可以任此否榆林舊治綏德  
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入掠鎮兵禦之每不  
及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築邊牆東起  
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墩堡勾連橫  
截河套之口更塹山堙谷名曰夾道是時敵少過河軍  
士不得耕牧樵獵於其中鎮域之外四望黃沙軍士待

哺於腹裏視往時戰不貫冑而呼之為駱駝城者大不相侔矣寧夏古朔方地鎮域所據賀蘭山據其西北黃河在其東南漢唐之二渠在焉亦險固而可守者自據套以來而河西之外患轉而之河東巡撫徐廷璋築牆畫守度越尋常萬萬總制劉天和於花馬池清水營一帶水源之處俱城堡而據守之使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惟王瓊不度鎮城之地西北僅百里東西僅二百餘里乃廢鎮遠關城平敵遂令外患愈近民益窘善

謀國者如是乎中衛僻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敵窺靖敵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果建城而守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可安枕奈之何任其棄而不之復也第塹山南以遏西來之敵頗為得計耳甘肅即漢河西之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勁敵右臂者自蘭州為漢金城郡過河而西至於京州為漢武威郡涼州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燉煌郡哈密之八

衛是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北遮強敵南臨  
羌戎西控西域制禦長策自古為難使遵高祖嘉峪關  
為限之詔何至累朝以救哈密為而與土魯番為難乎  
固原鎮本開城縣地成化前套敵未熾所備者請敵一  
面耳故陝西巡撫之於固原猶山西巡撫之於三關也  
弘治間火篩大掠平固安會之間遂為敵衝於是改立  
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督叅遊等官屹然一  
巨鎮也人謂固原為堂與花馬池為門戶未有敵入門



而堂與能安者嘉靖十八年雖曾移鎮然不久住花馬池固原之息肩無日矣靖敵一帶若黃河水合賀蘭山後之敵踏冰而入蘭靖安會之間實受其禍時議者謂調卒之難防當常戍之添設其見卓矣當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道自饒陽界至靖敵花兒盆長九百餘里儻二八月之脩如往時則非特固原之利榆林甘肅皆賴之至於亦不剌者遁北遁亡盤據西海并吞屬羗為中國患頃歲已許內附後因其弱敗棄之議者以為

失計何不置之哈密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愚以為殷鑒  
不遠棄之便敵俺荅以迎佛為名駐牧西海蠶食日甚  
番人大困識者憂之恐其以敵合羗以羗予敵其何以  
伐敵謀制羗命哉所恃者興敗之幾原不在我耳未有  
如安南自我立也然亦失於早計當黎季犁之篡陳弑  
而復弑命將出師天討宜然既已蕩平宜廣置衛所擇  
其雄傑者而分主其地孰不帖然而安於默識潛消者  
乎郡縣一立而叛者四起彼其崛強素粗篡弑成風斷

不能就我約束也乍歸乍叛征伐不休朝議以為莫之  
篡黎猶黎之篡陳遂而立其後為都統使而安南復定  
其制御之大較可睹已轉而東南及正東則海矣海非  
邊也而倭以舟犯主客反而勝負分將軍俞大猷習海  
上事其籌防海則以海為天塹以舟為營堡明風候嚴  
約束來則擊去則追倭則創矣迄今用其策六十年來  
無嘉靖末年倭寇之慘者皆俞將軍力也東北朝鮮永  
為藩臣賴有全遼捍禦外侮今外侮內侵兩河盡陷文

自經撫安道而下武自總兵叅將而下死難死法者不可勝數迺封疆之事誰任其責九邊失其一猶覲顏在列豈其姦險傾人有足以快偏袒之心歟當事者奈何以人國僥倖哉先臣崔有言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偏安有其弱夫漢之全盛而棄珠崖閉玉門關曾無損於其漢我國家安南之棄哈密之棄似亦近之宋之偏安至於以白溝為界以江淮為界求為偏安而卒不可得今全遼既失不速為恢復之圖不其以山東

為界乎計此時且不可語於全盛尚何強弱之足較哉  
追惟宋事由罷李綱誤國姦魂何世代歷更而猶崇也  
憤懣之極竊效杜牧之罪言

邊餉議

吳道南

國家邊餉實以鹽政屯政為根本故邊儲之盈縮視鹽  
屯二政之修廢何如耳國初召商種粟於塞下輸以邊  
餉計二斗五升給鹽一引所司無留行勢豪家無侵牟  
藩戚勲貴不敢奏請無私予竈戶給以攤場草場每引

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私鬻者死以故商皆樂輸邊地  
充實內無徵發轉輸之苦外無戎馬之窺伺而邊政大  
修其後壞於當事者受商人之賂折銀輸於運司運司  
輸於度支度支輸之各邊於是內帑之供億挪移商且  
以輕賚為便而沃壤俱蓬蒿矣流弊種種亡論國初之  
禁蕩然如舊七分以常存積三分以待急倍價開中則  
越次放支守支留難則沒身無及且最苦於增價成化  
間折銀三錢五分正德開僅加一錢嘉靖間倍之商以

重課而愈困若乃罰金贖鍰關節苞苴墨吏囊橐特其餘耳惟是登籍於戶曹復給引於南曹似艱跋涉然亦錢糧互相覺察之意今之時萬不可少也竈則病於總催攤蕩兼并賑銀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更乘之以賠累鹽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價日急而轉徙流亡商竈兩困督餉文移大司農苦於填委計無復之思以振弊於已壞竊以弊振在人詔旨屢重其選而人之弊法如故奈何更計餘鹽溢而私販多私販多而正課損縱則

病商掾則病竈兩者失宜恐亡命之徒握利權以階亂  
難言之矣雖先臣邱濬欲給牢盆法霍韜欲復國初鈔  
法用以收餘鹽之利不知今更可行否屯政始自高祖  
令諸軍屯糧龍江已而宋納獻策推行於九邊維時邊  
境既寧守關士卒除譏察外悉撤令屯田人受田五十  
畝賦糧二十四石半給其人半給官俸與城叅軍成祖  
納黃福之請廣屯於遼陽令能開墾荒地者蠲其賦寧  
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拜璽書宣德中屯法大行令



戶部灌輸貿易多至二三十萬石小亦不下十萬天順  
中宣府巡撫葉盛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積穀益多且以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屯堡七百餘所邊餉之積  
豈不以屯哉厥後軍餘逃移屯畝日荒則以奉行非昔  
賠敗難堪九邊供輸自此大困即有心計之臣日圖修  
復而竟滋壞於因循嘉隆以來屢請屯田第在洪永間  
各邊舊額屯糧以石計者一百六十五萬後只得五十  
二萬七千何相懸遠甚今欲脩復想清查振舉之難且

令其自墾自種有屯之人無賦之出俟其樂有成業徐而起賦未晚也夫人情可與樂成法廢有難頓復邊儲不足將如之何先臣楊守謙曾言宣府之積今僅數月不能如弘治間多至六七年少不下三四年倘有不得已之計屯運之法可行又言邊軍月餉本折各半各邊通例本折開支然春夏宜與本色秋冬宜與折色乃反於穀價騰貴之時與以折色其所費猶不及半月柰之何其不饑而疲且死也議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

萬兩大熟則於歲例招買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三四萬兩俱別儲之若歲例不足支持借支二三月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此碩畫也非獨宣府也大同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屯田又多逋負足餉之計舍例外發銀專官招買無策已榆林鎮外四望黃沙以敵據套中軍士失利一切軍糧皆仰哺於腹裏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本鎮之稅為抱荒折色二萬餘石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益窘米珠

草桂之謠興矣若榆林本色未復亟宜復如已復則宜堅守也且自陝州至綏德春初皆可舟沿河近縣改徵本色水陸兼濟榆林其少蘇乎況此鎮與敵為鄰糧道險遠臨時難應倘敵人審知虛實以重兵壓境以一軍駐魚河阻絕糧道不出數月而榆林坐困即有客兵之援亦難枵腹以戰也宜於延寧甘固適中處另設倉塲各主以戶曹官仍與鹽銀十餘萬令其預買備客兵之用其出入戶曹稽之邊臣無得那借若一年無客兵則

有一年之積豐歉緩急惟吾所用耳甘肅則河西之屯田敵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而耕種難殘破累遭而生聚難戢削無已而休養難以故口耗於人貧兵弱於食歉而屯政益不可振嘉靖間曾遣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但不休養而能生聚不防守而敢耕種事理之所無也舊堡且未充矣新堡其能充乎議在李淮欲量給馬於見堡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令其聯絡而馳逐救焚拯溺此其近之大抵立法難

守法易改法易復法難即如邊餉酌相濟於鹽政屯政  
量月給於本色折色裁多寡於在內在邊幾經籌度而  
後得其妥當法久而弊時勢使然救弊但宜整頓則立  
法之意尚在猶可為也一經紛更如鹽法之改銀榆林  
之改折色其決裂於匪人之禍真與國相終始焉今邊  
事孔棘竭內帑浚民膏極矣然與其派餉尤宜清餉與  
其加派并苦於良民尤宜追逋一創夫姦民第追逋亦  
有辨果其家資難措稍為緩議如有殷腴抗違亟宜重

治不然徒充貪人之囊橐而良民且以姦民而重累也

泐河議 具道南

東南之漕賦由江入瓜儀由瓜儀入高寶諸湖由諸湖  
達淮由淮達河由河入運河由運河抵衛河由衛河抵  
潞河復運道惠河以入於太倉國家二百數十年來漕  
以河運久矣故修河所以固漕欲固漕則益修河兩利  
之道也泐河之不可開余掌河渠志覽當年奏疏悉言  
麗國驛湊底盡沙石今固驗之乃創開此者則以節次

河臣未詳審河流之漲涸而以冥冥決事故至此先年  
淮水漲漫懷襄祖陵神宗皇帝命工侍楊一魁主其事  
議主分黃而治誠為有見第宜自清口而上十餘里清  
河而下數十里鑿為一渠分而復合則河之正流其勢  
少殺河不至於截淮淮得出馬與河會而合流河之分  
流其勢少阻流不至盡掣正流自如而徐邳可以無涸  
乃於三义口至海三百里而遙穿一渠而分之遂令分  
者反為正河而上流之河幾為沙灘矣繼之者能審其



所以然乃捲埽填塞三义之口復如前所云云又於海口高處另穿一渠以入之則河治而淮亦治乃不少俟暴漲之後遽以沙土建閘一旦驟漲閘倒塌入水中其起石未盡者如馬家淺礮礮一處春夏水漲則浪噴如雪聲吼如雷衆遂訝為神怪而泐河之議起矣余入京目睹其狀未暇究其所以第登西岸見有舊河跡僅二里許鑿之就可避險况險在河流中原不必避漕船魚貫而進牽挽而上即謂右淺左岸甚深何遽費數十萬

之水衡錢開三百里砂礫無用之運道欺之甚也且其可用則坦然通流何必啟閉各半其閉之也不過挑砂石於兩岸高積如山一遇洪漲仍復填塞嗟彼淺夫即當通行之時日無寧息雖云餽食蓋亦勞止之甚矣然非特無補於漕已也且於河之損為甚大狼矢口一決而徐邳田廬滄沒過半不知經幾何臣曾不一加意已饑已溺之念如是乎豈非以漕不是藉而河之為務或可以少逭乎此皆神怪之說為祟余兩歸都下值秋冬

水涸之時其神怪處只是沙土埋石於其下不過用一二百人可數日而罷乃仍然封固以掩前人開泃河之失詎知歷年既久泃河兼用則雖去怪自我亦有鬚眉者所當為之事然或謂河漕之臣不宜兩設總而一之則事權不分如或事煩途遠獨不可多設道臣以分理然又謂河漕既可以兼則淮撫設矣何必勲臣之並建嗚呼此祖宗深遠之慮萬一風塵有警一舟可得十軍百舟可得千軍倘非督以勲臣彼衛官各相頡頏誰能

用命乎余嘗疑及於此曾勤諮問謂漕糧由河而至衛  
輝用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比運河費可大省然而必  
用運河者以山東之單弱足慮也敢併及之

明文海卷八十二

廢四六議

趙南星

余自萬厯乙亥結髮薄遊士大夫書札往來直抒情愔  
鮮有用四六者當司理時座主為相亦以散書聞固亦

未嘗以為不恭也至癸巳罷官乃有以四六來者余才拙性疎不能為此然林下無事每抗精殫思為之殊以為苦今衰朽才盡偶起一官營職之外復有應酬之煩食事欲廢安能作四六也雖有來者必不能答恐有不恭之罪然此事殊亦可廢也古者書用大篆作之頗難自秦以用兵之際羽檄旁午乃去其繁複以為隸書解者曰用之於徒隸賤之也其書無點畫俯仰之勢似即今之楷書也歷代相沿不以其為秦法而廢之豈非以

其便於時宜猶孔子所謂麻冕純儉者哉今天下亦多  
事矣邊塞為墟賊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謂宜專  
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為四六是猶以大篆而易  
楷書也失火之家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況大篆起  
於蒼頡四六起於六朝秦為變古今為復古不亦可乎  
余是以僭為此議願與同志者共之非徒自護其短也

其二

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瞶若有物焉以馮之而

使之舉動顛倒一人若此則必有禍人人若此未有不  
亂者也今之人可謂顛倒矣敵侵地削羣盜縱橫至危  
也而更怵惴困窮空虛閭閻蕭索至窘也而更奢侈夫  
戍婦寡人號鬼哭至慘也而更淫樂此皆甚可駭異即  
四六起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華多故之時  
不暇作此雖使天下平康文恬武熙亦無所用此為也  
其以為敬乎則章奏宜用之而不然也乃用之竿牘何  
也吏隱而才高者第以為遊戲然必以頌美為主精工

之極即謫佞之極也不能無壞心術其倥偬無暇及不能者倉卒求人所求亦未必能勦襲餽飭聲撻而入拙加以魯魚帝虎之訛舉燭颺段之謬獻謠適以受欺故山人遊客之能者無不入幕若蛭蟬之相依往往請寄庫金錢不肖者至與之通賄損官方而汚吏治其害豈細哉夫目眚之作也視蒼以為素及神光既復見一物真即物物皆真矣惟心亦然故諺曰一法通萬法通誠知四六之所以可廢自茲而類推之盡去顛倒之見而



得其本來之心忤惴也而知懼矣奢侈而知慎矣淫樂也而知憂矣以其為四六之心思用之以出至謀奇計以其養游客之金錢用之以禮賢人君子同心匡社稷着力救生民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奚斯者歌頌盛美勸金石而流管絃豈不偉哉

余之厭四六猶齊宣王之于敗絮也作此議欲與士大夫共廢之而不能家至戶曉即知之而未必肯從欲上疏而以其事細不足言也乃屬掌道彭侍御飛

仲等刻之以與臺中諸君人各一道驄馬所至即下  
令禁之不期月而天下無四六矣天啓癸亥五月

四凶議

趙南星

稽古堯舜在上八元八凱敷五典而穆四門乃有四子  
者曰共工曰驩兜曰鯀曰三苗號為四凶堯猶容之至  
舜始流之放之竄之殛之虞夏之文大抵多缺略余以  
為此即虞考績之法也何以明之書不云乎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分比三苗三苗則四凶之一也先是堯

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至舜之時鯀苗皆三考則共  
工驩堯可知矣故曰即虞廷考績之法也然則其考績  
者屬之元凱可知彼幽者黜之而可矣乃流放竄殛何  
也唐虞建官惟百處之必有輕重四凶其重者也舜御  
衆以寬而獨嚴於四凶不聞元凱為之求寬彼四子者  
固無一可寬者也設令得逞其志則元凱皆當放流而  
虞之天下壞矣如之何其可也夫鯀之罪在汨陳五行  
其治水之法即後世之築隄苗之罪在負固不服共工

之靜言庸遠驩梵之比周為惡皆末世人臣之常事罰  
之不宜若彼其重蓋此時文明初啟渾朴猶存比屋可  
封乍見四子之凶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耳  
當萬厯末年皇祖深居靜攝內外隔絕政不在宰相不  
在六卿而在臺省且其時官缺而不備臺省亦少人于  
是強有力者搽宰相六卿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寶封疆  
大吏閭外將軍皆其所薦引無行能之徒以致強禦內  
侵喪師陷城咸得無罪及全遼俱失主上憂危其所薦

引者滿于貴人之牢而彼以錢神免逮優游閭里享金  
谷之豪華皇祖堯也既容之矣聖上舜也茲當考績之  
期宜用重典而古之法不可行于今矣某輩且走使長  
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其所穿皆名士以不滿一  
隅之人而易如干名士猶未足洩神人之憤而更以黜  
為過乎且夫以某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則彼未為凶也  
此宜鑄秩則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即寬之  
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然余豈得已哉天啟癸

亥正月廿日京察之前一日

明文海卷八十三

議方相國中涵趙維寧

先生居相府凡八年歷三朝兩承顧命偉哉古所謂定策元勲而其究也幾不免於無將之討甚哉倒戈同室若必褫其服滿其官重之授畀之典而始快者嗟乎先生柰何而不譽若是蓋今罪先生者其說有六一曰紅

九不力止也一曰傳封不中格也一曰移宮不亟揭也  
一曰廟號不精核也一曰青宮姦人不窮訊也一曰馬  
上督責不深慮也六事皆關朝家大計議者鑿鑿豈不  
持之成理然而各自有說夫聚十八萬雄兵糜數百萬  
餉一時師武臣力俱極天下之選以授經臣而謂可不  
督戰是老師玩寇為長策也且專制在閭外不曰將在  
軍君命不受乎青宮姦人信屬叵測然而根究到底無  
論不能得之神皇即得之而推及同氣歟血禁庭千秋

萬歲後謂神皇何如主恐亦非所以安青宮也慈寧召對天性藹然立斃元凶脇從罔治神皇此舉即堯舜復起不能易而先生何庸置喙紅丸一案由今日言恨其輕嘗耳以當日顧天無從危疑孔亟命在萬死不一生之頃而尤在將疑將信之間孝子慈孫忍立視其盡而不一動念乎謚法尊賢讓善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堯允恭舜溫恭不聞勲華貶德也隋晉主自負恭恭何尤焉如謂亡主之稱以辱先帝則婦寺之暱忠非梟獍之篤



敬也獨是冊后一詔宜封還不封遷移宮一揭宜亟上不亟上二事於先生似無解然當是時新主龍飛滿朝歸命夫且萬國騰懽萬靈呵護而謂突出一人焉擁戴女主其誰與之此又可以理斷者然而不無議焉先生宅揆在神皇晚年萬仞難攀九天莫叩誠靡所効其匡弼若迺鼎革遞承之會中外皇皇百官總已而我以受遺元老矢之乎皇天后土奮之乎雷厲風行堂堂名世事業更何他讓而竟縮朒隱忍因人成事徒使回天捧

日之烈出自衰殘之宗伯與新進之諫垣而我曾不得  
効鉛刀之一割嗟乎先生豈其劫於積威如縛乍解如  
夢初覺神情愴恍而卒未能奮發也耶然則先生非姦  
臣也抑亦庸臣也哉

議沈相國銘績

趙維案

吳興先生其志矯矯欲有為於天下蓋憤世之中庸模  
稜翹然思以名世自樹者也而言者比之莽京杞檜寃  
哉雖然黃扉豈疆場之任寅亮非團練之司而召募游

問醜類雜集作姦市重動倚相門則自取一其來也誼  
托勤王便宜抗疏陳力自請行邊固上方略即不然運  
籌帷幄亦宜有秘策忠謀入告天子而乃盲無建明獨  
首與任事勞臣為難其誰直之則自取二締交媒姆結  
納宦豎以先生氣岸骨力當不出此而動得上心取旨  
若寄黎邱之鬼何以似吾子也則自取三大臣去留有  
體彈章浮實何妨侃侃陳辨辨之既晰便須引誼釋位  
以聽公評而乃陰陽首鼠乞去之疏幾作乞留之牘則

自取四有此種種即使羣器頓息先生仍與五六人者  
出入承明都俞禁近而同儕不心薄我乎英主不狎侮  
我乎神氣益愈不揚何日始能展布迨旣已破而還顧  
亦何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賊曰怪齊東之野語也曰  
莽京曰杞檜莫須之冤獄也而第為平心論次先生者  
抱經世之志乏超世之識挾文人之習氣而希豪傑之  
壯猷蓋強執堅僻酷摩王介甫而學術撻勵不自知其  
不逮者也抑有聞焉先生之去也埋伏殺機必甘心於

江夏嗟乎先生方以千古第一流人物自命而乃與穎  
上同齷齪哉

議鄒大中丞南舉

趙維寰

今天下黨禍駸駸見矣猶可散乎曰可及是時可也幸  
吉水先生在曰先生還朝有日矣黨議依然橫也曰然  
散黨之說三望重權重識力重先生有其二而缺其一  
夫其人而能樹黨也必有一種獨特之是陰挾以自固  
非負震世之望未易奪其挾而破其堅也尤多與援焉

深盤厚植以滋其蔓非攬擅世之權未易艾芟而盪滌也望足鎮權足御矣然非秉絕世識力懸朗鑑於白日秋空而斷純鈎於風行雷厲猶未足清其脈而拔其根也先生年少登朝振衣千仞剛鋒介氣萬折莫回諸矯矯慕義眼空宇宙者試與語鄒先生必心折焉不可謂無其望潛鱗戢翼垂四十載俄膺特簡總憲西臺雖位亞公孤而公孤咸伺風旨即英主罔敢狎視也其所瑕瑜凜踰衮鉞不可謂無其權而黨人猶越志焉何也識

稍焚而力弱也先生出山一疏舉淪廢之士若而人已  
復疏其佚未盡舉未盡擢者又若而人其人固多鵠立  
鴻冥雲霄直上若乃狼顧鷙擊蠅營狗苟工窺矚而肆  
搏噬者頗不乏也先生矜節義輒媒以節義先生嗜名  
理旋中以名理夫士方轉瞬易嚮而先生猶以一事槩  
生平片語蔽全局則吾所信為康莊為坦塗者二三愴  
壬早已借為終南之捷徑先生不必知即知之而濡忍  
遲回未有以割也則識焚而力弱也然則如之何武侯

有言開誠心布公道誠公合而明生明則識徹為衡定  
衡定而成心不內顧先入不外主於是焉馬謖可斬而  
李平廖立可使泣如是而黨不立散吾不信也噫先生  
能白熊佟之冤而識力不辨此當先生之世而黨不散  
吾烏知其所終也

議大司馬張鶴鳴趙維案

殺人大惡也乃有身自大殺而謀殺人以自活則其惡  
尤大廣寧之陷撫臣誤之也撫臣不奉節制中樞誤之



也庚戌之變本兵丁汝縠祇以無策坐困懸首西市矧  
今經撫之罪中樞實憫之迺能脫然逃於法外哉而先  
生輒起姦細一獄其說曰通逆芳者杜茂劉一讞也主  
茂者卜年主一讞者一燬也而喫緊處蓋曰任卜年者  
庭弼任庭弼者一燬也殺茂以殺卜年殺一讞以鉗一  
燬鉗一燬殺卜年而因以殺庭弼庭弼死無復證吾罪  
者矣而於是馬張皇其說以激上怒而覲甘心於旦暮  
嗟乎先生信以為搜獲姦細足掩運籌失耶喪地七百

里與獲一二莫須有之姦十百千萬不相掩也而且巧  
提線索舉一二侃侃持平者一網盡之嗟乎目前三尺  
逭矣不念高皇帝殿下猶有鐵杖可虞乎雖然殺庭弼  
者先生也而釀滿朝之殺機者非先生福清也蓋聞福  
清起家時諸為寧撫地者譽不容口福清偶主先入擬  
植桃李於門庭而不謂舉朝承望風旨竟令騎虎勢不  
得下若先生者特迫於畏死姑借弼以自贓於福清而  
覬其為我援夫烏知福清者亦中庸流亞耳原不能殺

人又烏能救人哉然則先生固將用福清而反為福清用祇自成其杞檜者也

議熊經略芝岡趙維寰

今朝廷之上欲殺先生者十人而七而冤先生者三若黃童白叟清醒元素之彖則冤先生者固十之九也其欲殺先生者又非真有殺之之心也而特好為殺之之言其為殺之之言非有所攝於真欲殺先生之人則有所傲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姑借先生以贅者也其不

然則必其感恩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借先生以報者也誠若是則所謂殺先生者十一而宥先生者十九可也夫敵鋒之不可以浪戰撲明甚也鎮江之役不謀萬全而輕洩之一擊警敵以善備而反速之釁明甚也西人必不為我用即為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弱而生其侮亦明甚也故夫戰必不勝而守之猶懼不固既守之不必固而何得嘗試於一戰然則一意修守以實內備而徐圖恢復先生之計豈非所以策東事

者所斷斷不易哉而名假之權實掣之肘迫以騎虎之形而縛以連雞之局嗟乎先生亦安所施其技乎今其說載在諸疏揭及出關述固皆步步踏實着着筭到而讞獄者盡舉而抹煞之至以欠一死多一逃二語相文致嗟乎語則工矣不識四面敗衄之始遼陽斷送之先十萬雄兵一任揮斥桓糾猛將一任鞭驅爾時曾有人馬從旁牽制否本不揣而末是齊能無令英雄短氣也而耳食者且侈傳為鐵案嗟乎先生即終不白而千秋

百世後定不能不推先生為李綱趙鼎一流人先生亦何憾哉憶余初入都偶晤一二輦上人譚會議經撫事予謂曰曷勿兩分之使戰守各自謀則應曰戰難而守易安得難撫而寬經余又曰若爾何不撤經而獨任撫則又曰揚揚鱗玉而今釋擔去耶余退而憮然分不可撤不可余固知先生之必不免也雖然先生未為無咎也舉世工軟媚而先生獨嚴勁絕無照顧其初出山也身當萬死以障危遼於垂絕人猶不能容之矧其再出

未睹尺寸建監而非常特寵曾弗遜避雖先生固有以自信而識微之士心弗許也夫氣作山河而道迷譙滿其先生之謂與其先生之謂與

議滿太僕先生

趙維案

今朝家隱患未有甚於權璫穢嫁相構結以縱橫於煬竈而莫之敢撓也自臨川首發女戎重情譴謫南昌語侵閹監幾中桁楊而於是一時鳴鳳幾化寒蟬此曹無復顧忌數月來納賂毘奸市威亂政幾於掩日障天矣

余日讀邸書寸許幾臺省一語及之不得而何意忽有  
太僕先生疏也疏列諸顛倒狀靡不鑿鑿痛切至就中  
所剖姦細獻城刑罰失所票擬模糊三款尤為犯時局  
所最忌然猶曰封事中間有人焉逗一二語點破之乃  
若鑠金冶姿傾國線索聯於官府跋扈憑於城社此則  
舉朝明知而側目不敢視鉗口不敢開者乃先生獨抗  
顏發之余讀此為拱手額天嘆祖宗養士之報於乎真  
蛩然空谷音哉惜也馳馬設劔萬乘矜擊逐之能布陣



合圍禁地作團營之局魚朝恩之姦不逞仇士良之黨  
將成凡諸種種具有實證而先生啟其端未覓其指得  
非以未了事待後人補牘耶余追憶庚申秋九以迄於  
今英英冲主始何牀旁肅清而漸何以恩薄三宮柄移  
五鬼始何傾心者碩而漸何以昂台重望一葉身輕始  
何溫惠柔懿而漸何以刻覈深文殺機遒動昔肅皇帝  
冲齡踐阼天縱神明手握河魁幾歷四紀罔敢越志故  
椒山先生之忠在千古不可無在爾時似猶可緩今乃

僅僅七百日間面目倏更已如斯矣長此安窮前車恐  
在二正則先生之言何可一日緩而先生未了之事又  
何可一日無起而終之其人也蓋先生此舉人多憾其  
不得一杖遜跡椒山而余獨幸其不杖人情祇畏死耳  
先生死則言路絕幸而不死正天祚皇明借先生以開  
後來強諫之路也然終不得責之小臣小臣此勢必杖  
杖必死官如先生而更進焉者即被禍極烈當不過先  
生此而不為先生補牘也得毋無所畏而有所愛與如

曰大臣非言臣也向者同列如虎之爭抑何壯哉

擬直陳第一清議疏趙維寰

奏為直陳千古第一清議仰懇聖明亟釐卹典以慰忠魂風臣節事臣東海賤士謬列賢書生平嚮往獨慨慕古志節之林恒謂世間爵祿功名無不可窮惟忠孝節義不可竊瑕瑜好醜無不可混獨清議必不可混顧不意年來時局日新至有明竊忠義而舉必不可混之清議一切濁亂倒置之者臣雖時誅道窮而孤憤激衷誼

難默默請得昧死直陳之惟皇上垂聽焉臣昨歲家居  
適讀邸報見臣鄉已故降謫刑部郎中馬某其子某乘  
皇上覃恩廣被為父疏乞卹典疏中比例則千古精忠  
楊繼盛例也夫某之被謫徒以青宮姦人事悞擬臺臣  
罪耳而其死則以官不遂抑鬱道病死質諸繼盛不啻  
風馬牛不相及而輒無端混比其例臣時頗駭之已復  
深念孝子之極思自宜如是若夫為朝典核實為名教  
存防固自有當職者在乃未幾而該部題覆亦竟比繼

威例矣然猶曰臺省必有糾駁者即不然而政府票擬定有所釐正也乃寂寂久之而明旨竟准繼威例贈官蔭子居然一楊繼威矣臣乃不覺撫膺浩嘆孰謂名節忠義之不可竊而千古清議之不可混乎夫繼威所以成此忠者始戾於仇鸞繼戾於嚴嵩不知歷幾許磨折受幾許冤枉至今讀其奏議令人壯氣讀其年譜又令人痛心故自繼威沒後百年來忠臣不乏訖莫敢與儷而何意貪穢庸鄙之部郎忽冒而竊其例也某之生平

播在輿論者姑勿論而第就事論事一以觸君側之巨  
姦一以起羅織之大獄其發念不倫矣一以忤權要含  
冤一以諛臺臣忤旨其撻誼不倫矣一死於西市一死  
於兒女子之手其致命不倫矣而輒無端橫比其例至  
為之蔭子夫子可蔭則謚亦可請祠亦可錫而異時者  
將遂易名曰忠愍耶賜祠額曰旌忠耶矧神宗朝以職  
事被廢而名高於某者屈指無慮千百誰非人子脫盡  
如某而盡以某之例比恐從之則繼盛不勝多將不從

而又執何辭以謝也臣竊謂繼盛惟無知也如其有知  
幽憤必不釋即某亦惟無知耳如其有知豈其不羞沮  
縮朒而敢進與繼盛抗禮肅皇帝之庭哉然則此一舉  
也不特非以慰繼盛亦併非以愛某且不獨非以愛某  
也而當事者併非以自愛一言為不知即其比擬而知  
其所自處決非繼盛一流人矣而臣以是更為千秋臣  
節懼也誠懼此典一悞而後有聞風興起願為忠臣者  
皆相率為某之忠不肯為繼盛之忠何者為某之忠易

而徵恩渥為繼威之忠難而恩不加於郤夫人性軟熟者多忠義堅植者寡於恩必取渥焉於事必辭難焉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誠若是則其究也必且舉憤憤至不識忠為何字忠臣為何許人而國家一旦設復有真正鉅姦如嵩鸞輩夫又誰與批鱗碎首以折其逆而天下事尚忍言哉念臣老困公車壯心消滅幾盡而獨此一事耿耿不去念故乘身在輦轂下而直批其孤憤如此伏懇皇上特下臣章詔閣部臺省徧訪中外輿論從公



詳議如有一人一語謂兩人不妨同卹者乞即寸斬臣以正臣妄言之罪有如三代直道必不可枉則或更或革惟皇上命而於以存千秋之清議維萬古之臣節臣毋任隕越待命之至

議錢相國機山 趙維案

機山先生以斬帥事為帥黨所持幾羅巨測賴天子明聖獨鑒之羣囂之外而卒釋之蓋余因是而深洞乎今日之有君無臣也夫皇上之怒崇煥怒其面謾滅敵陰

謀款議悞恢復之遠畧負推轂之重寄於法斷不可假而初非怒其斬帥也逆帥之當斬與先生之主斬帥上業心許之矣昔崇煥請罪之疏至而溫旨慰勞曾無訾議聖意可卜也其罪崇煥而必波逮先生蓋當是時邊事孔亟邊臣怯戰諸陰陽戰款之間以覲倖旦夕者九邊而八重議先生令知不與款謀而第不發者且不免于重典而于以杜邊臣觀望之私作將士直前之氣宸謀睿慮蓋出於此乃舉朝莫解輒僭為逆帥復讐地彼

其智術短淺豈不盡在英主範圍中有君無臣良足悲哉而且一唱百和謂崇煥書商款曷不即發之以告上夫當是時先生豈料敵之必入而不以告耶不能料其必入而無端發友之私書以自媚於上此何等心事何等人品朋友誼在忠告先生報崇煥書曰聖主英武款之一字非所樂聞嗣後勿復言款忠告之誼盡於此矣而必責之賣友以市忠耶且今輦轂之下情相謁而賄相私者不知凡幾充類至盡其於欺君悞國等耳安得

人人而發之蓋余因是而更有恫乎任事之難也夫逆  
帥之跋扈凡有血性者誰不髮指而斬帥一議曾未敢  
先發先生一見崇煥而首議及是夫亦其忠憤鬱結勃  
不容已而竟不免於虎尾之噬後有任事如先生者能  
無以先生為殷鑒乎雖然當今仕塗套格以糊心昧目  
為休容以久坐清談為高雅纔及國事輒相顧寂默不  
啻如金人之口然乃先生者有熱腸無冷眼盡脫官套  
以圖國恤雖謂之不明不哲不善保身可也

明文海卷八十七

責言上 趙時春

唐杜牧之憤方鎮之禍嫌出位而言也作罪言余起田  
畝為職方郎蓋將責以重難與有行焉非徒言也誠不  
足以動物力弗克以任重大懼誅之弗可追也作責言  
曰煌煌聖業威懾殊俗而膏潤鹽螽者越九二又四祀  
矣文之恬以竊效亂典籍而罔及經國武之偷以淫豫  
墮四體而靡識矛盾聖績昭天天假福祚弗欲以一二

臣僕積厥事故茲葛銚獲逞焉虞書有言曰洺水倣予  
帝舜神禹之志也又曰成允成功克勤克儉不自滿假  
唯汝賢神禹之所以祇承于帝也鴻荒衆濤委波匪帝  
之致至帝而極方其未也弗可先天以開物泊于數窮  
豈可違天而弗通今茲猶洺水之倣也或曰春初芻枯  
字牧累重宜亟寘伐以懲不軌是春秋之義也或曰我  
懈彼乘咎在不虞亭障繚墉周以戎詰重將司之列校  
拱馬是周雅之所以城朔方也或曰敵貴幣賤馬馬可

賈焉因以緩敵敵急而我師成斯可以戰是三說者相持交勝又改歲矣比曩之懦而加冗將比曩之侈而益貪貲比曩之匱而愈急風俗日誇而讒慝荐至方且自為得計恃其黨與之盤結聲氣之呼應足以顛倒是非回旋禍福不知長城以外業已礪兵蒐卒待秋月以肆鳴鏑豈非燕雀處堂而不知哭決棟焚者乎曩者振敵柄土木覆軫才寬刺涇原敗攘文錦戕雲中亂紀許都敗海敵西宅納言逐保安三覆是敵在內而不在外也

彰矣故伐人莫如自治自治莫如養民養民莫如用賢  
用賢莫如省官今十賢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僨之而有  
餘麟鳳騶牙神龍之毛角希矣梟蝠羣至而夜遊故君  
子昭昭天下不數小人冥行植黨充物夫張官惡事于  
多乎是克儉之要也君子之取于君也廉其任事也周  
勤之至也吾將伐吾君之仇守固吾先也守固而後成  
深有餘刃矣焉用陽緩敵而陰自怠乎夫彼折辱吾國  
而吾且計市馬之利貪而忘義甚矣被髮投履以從之



席薪甘膽以俟之不此之為而泄泄沓沓玩日暘月歲  
深年長收功于已嫁禍于人厝毒于今潰癰于後狡亦  
甚矣國何賴焉且制敵在兵貪狡者衆兵去其籍故制  
兵莫大乎復兵籍民委身而輸租敵至不免徒死兵免  
徭而食租乃得脫然事外焉夫食人之與見食于人也  
制人之與見制于人也其利害遠矣然則疇矣不樂為  
兵兵之去也在苛其代以求利其弗能戰也在役兵以  
為廝故簡苛法使詐者無所用其貪則兵籍可復不以

所役代戰士則兵氣可振今之兵所持非攻敵之兵也  
鋒鋌不備于用殆象兵耳敵控弦騎突鉤刃恃馬弩盾  
足以禦射矛斧足以制馬捧之格刃渠答刺足兵之用  
也械用具而士氣揚精簡略足以制敵人而泛濫不至  
於殃民此藥師之教君集者也是儉於兵者也然則孰  
倡之曰有位者之威稜志氣足以倡之物生動陽而靜  
陰晨興以受陽之清夜息以養陰之榮則神爽而氣清  
足以妙應百為如不得已寧夜興而毋晝寢竣而復常

則萬物咸宜動之致也有生狙於宴安久矣飮口不啻  
于飽弗窮天下之珍弗止也康體不啻於煖弗極四海  
之玩弗止也竭五材以稱百欲平旦之氣為之混濁夜  
息之氣為之流洩大欲咸逞大機迴發天將儉民以邊  
警示薄罰耳猶未也機將盡發涉乾霜電風霾蟲孽以  
朽其腹奚珍之有寒暑沴青水火金革以菑其體奚玩  
之為骨肉蕩析田井丘墟奚有于欲夫人不能自儉于  
欲而覆使天儉其正命智者必不為也自足以障其明

虛夸以侈其志舍內而務外至此極也故去敵莫先去  
欲去欲必能勤身勤身則萬物皆輕而知益明其視天  
下也欲然奚用儉其生以自侈則人與物咸生天地將  
忻忻焉禮樂其有興乎奚敵之足憂雖然知之而弗能  
行者余之罪也敢忘自責乎作責言

責言中

趙時春

困于病者思醫亦有憚庸醫之費至死而不請醫者困  
于敵者思兵亦有畏用兵之危棄其社稷而不治兵者

夫是二者固悖矣而庸醫與庸將得無罪乎庸醫自知其術不能生人而或救人故以持久之劑不急之藥坐困病者而幸要重賂病者不死家必破庸將自審已之智勇不能勝敵而畏覆敗故多蓄冗兵以虛張聲勢廣樹將帥以要結羣小兵冗將多則坐食于官者衆支費日廣而私殖富厚使敵日長而兵不得息民日貧而內變先作矣然則將奈何曰療病擇醫治兵擇將視其方略定其程期必精而專近有小効則遠大効可期也夫

病必以愈為主而敵以必滅為期者良醫良將也若曰  
病久調攝則告主人以其方便勿失而已不當自主治  
療而日受謝饋也若曰敵久相持則使夫人自戰守其  
地使勿失而已不當坐困大兵也自漢唐之世未有屯  
三十萬衆而不戰者也王恢馬邑首尾三月耳漢武猶  
以坐費而無所得誅之孝文三將軍兵方月餘敵人  
遠遠塞其餘久屯大兵者必征討夫久屯大兵而不征  
討且和賂以自困者唯宋宋竟以此亡萬世之殷鑒也

吾忍言哉嗚呼

責言下

趙時春

兵者毒民者也故有必勝敵之將無不毒民之兵兵之  
毒凡幾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兵以殺人為心至毒也  
宮室為冀廐歌舞為憤怒攘人室廬以居之役人婦子  
以享之蹂人禾稼以為道竭人井薪以為食至毒也是  
有制之兵也其無制者又甚矣曰若是則胡為有制也  
曰時制使然也不唯古人處兵之有道矣夫國之初亦

然制兵有營食有屯牧有場與民異處而不相狎官表  
大路以行師今營房則市為賈區矣屯牧為皇莊子粒  
矣兵雖欲結廬以居廬將安置況營房也列隊排伍道  
不能容繫馬置櫪雜諸井竈況屯牧也邊地兵行之處  
居必土室地寢飲泉薪野今畿內之民以磚為墀偕天  
子矣兵馬厝足便旋皆罪也各倚城社役人自奉燕享  
賓客醵金易處兵得假館皆罪也治清泉為池削官道  
為圃闢菜蕪為田井居宇下僅足人汲兵馬倍增斗水



十錢困極必爭雖欲增汲固無其地況于薪芻價重桂  
玉雖有名將且將奈何亦常聞將之術矣曰士不入舍  
不休不宿不寢病必親視甘苦同之協為忠者親賞背  
為逆者誅罰必以衆公不以己私而已其律兵也曰必  
結廬穿井必採薪汲泉無事務農以足食有事習兵以  
力戰而已矣未有分兵農殊爾我給金錢蹴民舍處人  
婦女之間而責少壯以不淫置人喧雜之地而責武夫  
以守禮屯戍暴露經年曰爾寧凍死毋入民舍者也然

則今日之兵至于毒民者制使之也然則制胡為使之  
若此曰制之使兵至于此者敵也明其罪在敵則誅有  
所歸矣誅在于敵而釋之不討罪由敵作而不揆厥原  
此國是公評之未定也然則是惡乎在評惡乎公曰責  
將以必治兵誅敵敵伏誅則罷兵而息民將不任治兵  
兵不能誅敵者誅之則孰不心服

明文海卷八十八

非相塚論黃鳳翔

今之譚相塚者皆以郭璞葬經為據璞葬母豎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步皆為桑田然王敦之禍乃身罹之葬經所謂奪神工改天命直虛語耳陶侃牛眠岡古今以為美談侃之勲烈自足致位三公且自生以來原以分定厥子如瞻如弑如稱皆不得其死矧骨肉相屠禍莫大焉牛眠之吉安在哉舒元興之葬其母也與東來之僧所預

占為吉壤者不謀自合顧雖登相位而卒死甘露之變  
昔人有言左手揭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夫不  
為乃以元興為獲吉之證一何不知類也袁氏四世五  
公人謂袁安葬母之地實貽多福蔚宗表其事於傳中  
矣然司空敞自殺即安子也太傅隗為董卓所害即安  
曾孫也五公之橫死者二矣至第五世而為紹興術圖  
霸僭號阻兵爭雄妻子宗支殆無唯類此其吉凶禍福  
互相乘除即燕翼貽謀者猶所不顧安之曾孫閱見時

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故知積德在人賦命在天而相塚之書不必盡信焉至於公位之說尤屬渺茫溫大雅改葬其父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大雅曰如子言吾含笑入地矣歲餘卒唐史載之以為符證然大雅之弟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得歲六十三大雅兄也卒於貞觀三年其壽命不甚相懸名位亦相頡頏大雅之裔孫佶官太常

丞佖之子選以拾遺補闕召選為邑宰而造為御史大夫以功名著造之子璋節度邠寧歷檢校吏部尚書彥博之裔孫未有以勝之也卜人之言亦未為驗今世有兄弟叔姪互相爭利而棄其祖父于淺土者觀此亦足以破其惑矣

宗法論

黃鳳翔

余讀程子宗法論云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古者子孫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余竊疑之及

睹邱文莊祭禮補注云禮經別子法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于今人家不相合而吉水羅氏族譜云自程子推宗子法後儒沿之以為當然然大中之祭端懿不能奪之伊川至情所至固非虛名可易也寓尊尊長長之義於一族之中其惟族長乎有故則以次者代邱文莊羅文恭皆當世巨儒其言如此良自有見夫古者諸侯有國則臣其族人諸父昆弟不得以屬戚通今封建之廢久矣自宗室勲戚武弁而外即宗法行世臣亦安從得

乎凡禮本人情定名分而已今人子事父母如視饔進  
食上壽稱觴則伯仲叔季遞供厥事未聞有委之長孫  
者豈其歿而莫獻乃與生事之禮殊乎又豈其累世之  
後乃與繼世之日殊乎假令宗子之分姪也弟也欲聽  
之於家政主祭祀是子弟從父兄乎父兄從子弟乎宋  
儒之說多窒碍朱子則云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  
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夫宗法  
與封建並廢勢也亦理也賜爵詔令可為今官員襲廕



者例耳不得曰家政祭祀可一概主之也近俗過信宋法甚至以承重孫列在伯叔之前尊卑倒置當之者能無惶悚余謂遠祖之祭當于通族中推其行輩中年之長者以司裸獻一如吉水羅氏家法若祖禰之祭又無容贅矣吾家世為小宗自長老以來遵用宗法大宗祀事一應如舊此無他踈之也引嫌自屈也吾小宗子孫第遵今議行之則親親尊尊長長于義悉協於情亦安藉令宋儒復生睹予斯言無以易也

裁歐陽子本論 黃鳳翔

佛法之盛行也久矣韓文公聲其罪而致之討曰若彼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求其所為虛  
寂滅者此於聖道王法甚盭宜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歐陽文忠公則謂不必然第宜修其本以勝之所謂修  
其本者舉堯舜三代之政備鄉黨庠序之教教化行而  
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著其說曰本論夫儒  
與佛分歧矣儒之道可以治身可以經世佛之道主於

出世專於自為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  
故其為害尤甚彼其言曷嘗自外於禮義哉學佛者背  
而馳耳世儒之堯言禹趨頌法周孔而耽嗜勢利肆行  
不顧以亂天下國家者其人何可勝數顧謂持禮義可  
以勝佛教祇見迂濶而遠於事情也初佛教入漢其法  
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而揭善惡之報應明示勸懲  
楚王英最先好之以喪其國厥後梁武帝最篤信  
之以喪天下奉佛之有禍無福章章明矣至魏太武唐

武宗誅鋤僧尼遍毀蘭若而崔浩李德裕實贊成之已而太武不正其終武宗不庇其嗣浩族誅德裕竄海南哖哖者遂謂為擯佛之報殊不知楚王英習呪咀之術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太武荼毒江南武帝推刃本支浩與德裕皆招權自恣其貽禍若掇之也夫事佛者未能為善擯佛者有他罪惡為之昭昭報之冥冥天實尸之佛何能與焉然而崇佛之風日趨不止即吾儒修持禮義歐陽子所藉以勝之者且沈溺而不自覺也然則佛

之教終不可破乎第即佛之教所謂本者責諸學佛之徒則其說可折而屈矣廼其權則握之自上今夫佛法以虛無為宗故曰色即是空曰無無亦無持論甚高聽之可喜循而持之亦恬寂而無求矧六塵六識生于耳目口鼻四肢胡得執之以為有也自有佛則有寺有寺則即有田產齋糧諸塵欲種種取給焉皆視為因果中必有之物矣天子一統天下以四海奉一人而太子諸王后妃嬪御之屬安坐而享之億兆臣庶奔走効命未有

無事而食之人也。今搏泥為像，目之曰梵王。宮殿宏敞，金碧輝煒，嚴扃迴廊，層軒邃室，環繞於前後左右。諸鱗次分庖而處者，皆異鄉異姓，強名為祖父昆弟子孫者也。泥塑者享其名，有心知嗜慾者享其實，不耕而飽，不織而衣，累褥重茵，早卧宴起，安逸之欲遂矣。酒曰米汁，鷄曰鑽籬菜，對客則齋素，居閒則羶薌臭味之欲遂矣。明畜嬰童，陰藏美姝，督租而庄婦主饋，嬉遊而婢娟密席，聲色之欲遂矣。凡茲流湏，習染輦下，尤甚大都，叨內

帑宮闈之錫賚萃中官豪貴之檀施指麾如意財賄充盈驚然而不可禁彼且曰飲啖同俗有寶誌二小兒登肩有鳩摩羅什求其嚴守戒律茹素食淡者百不能三四也又求其解悟義學了習止觀者百不能一二也間有半痴半點村童口不能誦免園冊少可供掃除長可奉奔走遂承世緒祝髮披緇而稱上人坐糜其田產齋糧以潤及父母昆弟彼皓首窮經藜藿弗充者不有餘羨哉宜乎游惰亡命之衆羣鄉而趨之也夫世有儒名

墨行者君子擯之廼今釋其名而墨其行曾不念佛之  
為覺沙門之為息心又何暇教以吾儒之禮義哉試取  
學佛之徒而問之曰趨多石室縱廣十肘今宮室之後  
奚為也頓吉苦行日餐麻米今供養之豐奚為也奉  
佛以尋丈而居僧徒以連楹奉佛以遵豆而飲僧徒以  
七筯有何功能叨茲厚享也不必火其書廬其居第禁  
寺宇之新創裁田糧之浮濫限披鬚之名額非通曉文  
義者不得授度牒非素敦戒律者不得長住持有奸淫



不法者痛繩以連坐之條即住持不得長住持內帑宮  
聞之錫賚祇以賙貧乏不以施僧衆令中官豪貴無所  
慕效彼為僧者目睹其無厚享也有不縮頸遁乎其父  
兄不獲需餘潤也肯棄其子弟於僧乎吾謂權握之自  
上者此也如有秉心堅貞皈依淨教居則茅茨石榻出  
則芒屨破衲澹然無營于塵境不待明圓珠之非寶証  
菩提之無樹亦足為真空出世人矣雖禮貌而與之游  
可也此吾所謂本論也

救時名實論 黃鳳翔

天下事有名有實魯臧孫辰讓夷急病猶然見譏春秋  
胡氏謂為治名不治實之蔽乃今郡邑政治皆浮慕其名而  
實不副焉則重積儲飭鄉約是已有其名可以喜其  
實可行而未及措意者則嬉遨當禁僭侈當懲是已今  
夫六府之修穀居一焉民所繫命誰能輕之管仲相齊  
李悝相魏權時勢重輕察年歲凶穰而隨宜為歛散行  
之二國皆致富彊漢五鳳中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

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損價而糴名其倉曰常平庶民稱便至元帝時齊地饑民多莩死在位諸儒俱言常平倉與民爭利可罷勿設夫令公庾有餘糴則凶歲可無饑此其利在官邪在民邪不以玩愒廢格為有司罪而遂謂其法可罷是廢食非懲噎也方今官司贖鍰為積穀計著令甲日久法宜令有力贖罪之人輸穀官庾彼且何說之辭乃金矢之入沿為故事而給直問右視其產力多寡為之等差令董區稅者督之曹吏侵漁司

庾需索民腹誹而不敢言比乎年穀不登開倉假貸則  
窟六官署者先之校賄吏胥者又先之貧民具籍公家  
方朝夕翹首待哺而延緩累日有竟不能得者第拊膺  
長嘆曰誰使吾朏朏忍饑而又徒乏吾事也夫其歛之  
也既以病民其散之也民不見德所謂慕其名而實不  
副者也周官有族師黨正掌族黨之政令治教屬民教  
法而書其德行道藝隣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韓延壽  
守潁川置鄉正伍長先日布告為期會俾相率以孝悌

糾察非常姦人不敢入其界彼其聘禮賢士名郡中長老為鄉里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其政令治教有所資其精神意氣亦有相感名者耶今郡邑鄉約即延壽治潁川遺意顧士之賢者長老之見信於鄉者殆未易數數見即有之而親姻里黨間主任德不主任怨勸懲無柄視聽玩慢自藏匿盜賊而外博戲惰淫之俗不為衰止間有效稚季之任俠報酬恩怨借亭長之受遺模稜決事者乃至窮鄉僻塢衣冠寡侶詩禮風微率多恃

貨殖為豪雄倚貴勢為城社第竊一約長之名舍姦匿  
盜靡所不至其貽一鄉之害不小夫行賴川則治理流  
聞行之今日則敝竇潛滋又所謂慕其名而實不副者  
也古語云上化下謂之風下從上謂之俗風俗美惡關  
世道理亂非細故已古昔盛時禮教明法度修四民者各  
安其業專一其耳目心志不見異物而遷用能使淳厚  
成風姦宄不作自頃歲浮蕩之習熾游惰之民多倚市  
門而角勝集廬徵逐酒食者十人而九動輒醵錢為會

指淫祠建鼓而號于衆曰某日某神誕也侈設酒肴盛陳歌舞比閭習染以汰靡相高此其意不在媚神邀福而在於縱恣逸欲工釋其技藝商賈輟其貿易販夫弛其負擔偷旦夕之娛忘釜缶之聲饕殮靡給寧諱而不言當賦長催科時輒傲然答之曰吾負里中贖錢若干尚未能應何暇及此此語傳諸里巷以為戲談官司聞之亦當為一捧腹其甚者則取三尺土木偶高架通衢夾標懸彩未夜張燈使冠蓋搢紳引車而趨其旁戢檐

帷而過其下服不推之為高岸之泥沙泛流之桃梗即  
官司鳴騶乘輿清道而行時亦卒然撤去以明體統顧  
其不及盡撤者自在也觸目因循恬不為怪或謂魯人  
獵較孔子不禁則遨蕩之黨何所戒心兵凶器也靈旗  
禡祭戈矛森列蓋以應秋令而壯國威乃畎畝農夫舍  
爾穡事值春和發生盛夏長育之候賽神釀社數百為  
羣長戟利劍鉦鼓旂幟閃爍喧闐于城市亘里許不絕  
而擁一土木偶綰其後此揭竿為旗剡木為刃之兆為



誰倡之又誰假之而可置不問也賈生太息于漢文帝  
朝謂其俗流失世敗壞所縷縷指數者只在衣履緣飾  
之間我國家制度自公卿大夫士庶人其衣冠各有差  
等故有詩人好衣緋者傳笑於士類有朝士紅履趨陛  
者被糾于鴻臚而今之紅履緋衣則里閭衢路轉眴而  
是彼綺紈之華上同有爵巾玉之飾下等俳優又無論  
矣先是士人服晉唐等巾生今反古識者謂非從周之  
誼已而商賈鬻卜星相諸傭流一槩服之以與逢掖溷

逢掖家亦遂屏不用此時服庶人中帽者惟廝役與皂  
而已又有無賴子家絕詩書世澤目不識一丁日與椎  
埋屠沽為伍而儼然裝首者一如搢紳冠帽之制恣情  
踰僭慢無忌憚充是心也雖鵷冠虎釐可也諸如此類  
皆起於遨侈一念遞相沿襲莫覺其非匪善人能所化  
誨匪長老所能喻止至於資身無策巧詐日增以不肖  
之心求免饑寒之困小則穿窬大則行劫然後搯三尺  
繩之亦何益于事矣惟賢明有司預出令禁之廉其沈

迷不悛者懲之所謂順風而呼其聲加疾用以挽回頹俗消釁未萌鴻名厚實一舉而附未可視為末務而不加之意也乃若責輸穀於贖刑不以擾閭右察民情所信向不以任匪人約歛散明勸懲設誠致行舊章具在遙追五鳳神爵間良吏綽綽無難矣蓋漢崔寔著政論唐杜牧著罪言二子者皆慎慮深籌為國家計長遠鄙人山澤之癯也見不能越閭井語不敢為譏訕意在揭名實實正俗維風以小補一時政治事若瑣細實闢大體

覽之者可采言之者無罪以故目之曰救時名實論

錢文論 黃鳳翔

昔魯褒作錢神論夫陰陽不測之謂神為其排金門  
入紫闥也故稱神焉然是錢流布未有不稱文者郁  
郁乎文小大由之顧由之者何如耳崇質先生因轉圜  
子拘方居士之辨作錢文論

有轉圜子問於拘方居士曰竊聞先生沈酣六籍搜羅  
百家緼釀道德組織英華小子鄉慕之日久矣不揣愚

陋願與先生論文拘方居士曰夫文之為用大且重矣  
伏羲作易仰以觀于天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周王至  
德後世稱文而謚之宣父紹承聖統曰文不在茲乎洙  
泗講論六經刪述皆是物也未易與吾子道也轉圜子  
曰先生之言遠矣與矣小子之所謂文者異於是今有  
鼓鑄於天府廣布於閭閻名之曰錢者自一而什百而  
千萬咸以文稱之天將興斯文也黃雀獻瑞秘藏箱篋  
致貨鉅億享之累葉清童見夢掘獲五銖日躋富盛致

位中書天之將喪斯文也嚴道爐冶布滿天下沒入責  
負衣食僅假藩王桀鰲即山盜鑄斧鉞一臨朝不保暮  
夫天之制之也其大且重亦若此奚必六籍之為文也  
拘方居士艷然怒曰子何人斯乃敢持賈豎之譚溷長  
者之側哆談諧之口侮聖人之言其亟引退毋污客座  
轉圜子怡然興曰小子未聞至道頗諳世態再陳蕪言  
仰聆砭誠且夫世之我寇博帶憑藉靈寵者誰非貫串  
經籍頌說周孔耶崔烈才名重於北州銅臭貽嘲慙憤

厥子濬冲曠達擅稱竹林假貸之數責逋厥女和嶠礫  
珂特崇風格卑哉錢癖見譏杜預袁淑抱忠捐軀殉國  
受餽始興始而不吐夫此三四君子非表表犖犖者乎  
安見夫六籍之文與六銖之文若蒼素異色燕越岐途  
也拘方居士聞其言憤稍平顏稍霽謂轉園子曰居吾  
語子凡子所稱引皆曲立崖岸旁穿坑塹意在混夷蹠  
于一軌躋堯桀以同堂重為斯文玷也其不玷者章章  
也子過矣子過矣轉園子曰唯唯否否夫士也居人世

間誰能緝艾荷為裳采松柏為食幕天席地居無廬室  
哉即脫粟懸鵝蓬戶茅齋日用營度非錢不諧嚴君平  
高賢也卜得百錢而垂簾閉肆范史雲介士也過妙一  
飯而留錢以去阮宣子達人也儲無擔石而杖頭取醉  
陽亢宗名諫官也俸錙既罄而枕衾可質彼其砥行甚  
廉取資甚約皜然冰雪弗染世氛即無高堂廣廈之羨  
膏粱文繡之好亦何嘗不與于斯文昔在周曰圉法在  
晉曰孔方圉象方與合而成文以垂無疆即先生與小



子其孰能為之低昂也拘方居士默然不應崇質先生  
聞而笑曰夫物有以少為貴者文是也君子質而已矣  
毋飾棟宇毋尚紈綺毋慕珍羞取給而止欲既易足費  
亦不靡雖累巨億將焉用此貧窶奚憂富貴奚喜天下  
至文孰大於是惟拘方居士介然獨行寧使文籍滿腹  
不為囊篋怔營讓侏儒之飽目阿堵而若驚朱門寂紫  
闥清豈與駟駘賈豎頡頏論難騁口舌之縱橫

明文海卷九十四

孔明寫申韓

李載贊

唐子西云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貴六韜述  
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覈名寔攻事情  
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  
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之  
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  
問卻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也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為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為功苟其用藥不得則雖扁倉和緩起死無方縱有桂朮參苓亦安從奏績而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為六既分為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

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汎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衆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連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

連年動衆驅無辜赤子轉關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倖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倖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惟其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

是已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幣寧為濠  
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  
有居朝庭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  
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  
儉雖天下以我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  
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貴法術雖天下以我  
為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貴  
縱橫雖天下以我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

以成憂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為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詢焉者也以至燕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厯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事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德足辨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寔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邪而又好說時中

之語以自文又况依倣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  
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為予之言皆經  
史之所未嘗有者也

明文海卷九十五

詩顧起元

詩之為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譎諫比物而托悰遊夷  
要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于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



其意于詞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未睹其秘未發其覆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詁為功令而不能逆探作者之心于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嘆也宋儒悞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為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謔浪啁哳之語其失固已不待辯矣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邛之谷風衛之氓其語皆為婦人女子而解之者遂真以為人

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采于太史獻于天子肄于樂正奏于房中歌于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鐃歌鼓吹已為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閭巷纖詞頌于天子之樂官也曾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清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所不得志于君臣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烏以匡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頌言而無諱也于

是托悵于閨閫以寄吾蹇產排惻之思谷風安知非以  
明播棄之亡辜氓之蚩蚩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終比  
而必拘其詞以為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滯而不通淺鄙  
而亡味矣喬木之思或借以暴其緇衣之好白茅之咏  
或借以揚夫泌水之貞而一溺于閨門遂謂聖世真有  
援琴索偶之夫投梭拒挑之女不亦遠于情哉離騷作  
之屈原楚風之變而為賦始者也以宓妃有娥帝之二  
女比君與賢臣而已媒蹇修以求之蓋原去古未遠故

其賦猶有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叙明灼比興間錯則後人又將泥其語以為原真有神女之遇而湘君湘夫人之歌與後世之洛神無以異矣曾謂毛鄭之為詩與高子之成丘蒙有以異哉嗟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本以諷王之淫也而後世乃實以玉之東家有踰牆相窺之佚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以刺已之惑也而後世乃真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驩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風雅作者之深心往往沉埋鬱于千載之上宜孟氏

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詩二顧起元

昔歐陽子之傳詩也曰六經焚于秦自漢以來收拾亡  
逸正殘脫之經俛俛于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  
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其論篤矣  
雖然豈惟是哉魯齊毛韓師讀既異義亦不同如一關  
雎也毛詩本子夏小序以為關雎后夫人德也朱子因  
據鄭樵之說遂以為文王初得太姒以為配宮中之人

于其始至作詩以美之毛不言后妃為何人鄭朱不知何據以為太姒說雖不同然要之皆以為盛世之詩亡貶辭也太史公三代世表言厲王時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漢杜欽有言珮玉晏鳴關雎歎之薛瓚注以為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此則關雎為衰世之詩義主于諷刺與毛公

之說大相刺謬矣後漢之初毛詩尚未與三家同列于學官故明帝之詔與太史公杜欽之言合至鄭玄作毛詩箋而三家之說始廢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毛氏後出而孤行豈非康成箋釋訓詁之力哉近代乃有傳魯申公培詩說者其編次風正頌與毛傳多不類而說多相反惟于關雎說曰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其說頗與毛公埒而義加詳然又與瓚注

杜欽所引魯詩之言大相反矣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今以申說關雎與毛合校之此書似非假托者乃釋文引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訓詁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與陸疏所授又不相合薛瓚引魯詩既與毛異則毛公之所授未必遠



出于申公果詳言關雎為太似毛公胡以不演承之而  
故略其說申公之說安知非近代人所偽作者耶以彼  
四家流傳之遠其第廢堙蔓之故如此夾漈乃欲從千  
載之後伸已之所疑而奪衆之所信即紫陽為之臚傳  
亦何辭以解于廬陵之論也雖然何休有言倚經任意  
反傳違戾學者之常君子亦第以理為之折中而已矣  
理之所非何必確執古人之是理之所是何必橫斥今  
人之非毛詩之勝于朱鄭此不以古今論也信則傳信

疑則傳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豈惟春秋  
為然哉誠取諸家之傳互存之而一一權衡其短長以  
俟後之君子固亦說詩者之一大快而未見其人也

春秋 顧起元

昔者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是非褒貶據事直書之而  
其義自見夫書而既已謂之直矣又豈有自為隱曲回  
複之辭使人穿穴寄徑以索之不可知之中而啓疑于  
天下萬世者哉自公羊高穀梁赤之徒出各師其意以

傳經而不能一之于理于是夫子當日之直書有確質之而反以疑曲證之而反以晦者左氏綴緝其事以與經傳最為有徵矣而亦不免錯之以庾辭參之以伏案俗儒信傳惑經徃徃泥詞以失其意常墮于支離嶮岨而不悟姑以其大者明之弑逆天下之大惡也以弑逆加諸人天下之大辜也此何等事聖人肯輕涉筆哉經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弑君者盾也左氏記大史狐之語子為正卿出不越境反不討賊乃當日質者之言若曰

子不與弑何以出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乎明弑夷皐  
者盾之本謀彼趙穿特其下手加功之人耳且靈公之  
立固非盾所奉也弑之族翳桑之辟鉏麇之死盾之不  
得于君豈一事哉為是穿緣盾意而賊之弑之皐夫盾  
安所逃也是以盾遂俛首受之而莫之敢辯今乃曰盾  
真不與聞弑也特以正卿不越境不討賊遂以穿之獄  
移而坐之不已甚乎夫穿不得盾指何敢遽行此大事  
盾之反未聞一譙訶穿也且使穿迎黑臀立之矣如此

而猶謂看非與家同謀為之主乎而可謂看非真弒乎  
許世子止之弒其父買也真弒也止之父實死于藥而  
左氏言其不當藥明止之以不當藥死其父也使藥非  
出于止父不死于止所不當之藥聖人惡得為小禮而  
遂以大慙加之而俗儒乃曰止真以不當藥冒此名也  
則凡世有其父死而子不當藥者皆可以弒父坐之而  
又何以待天下之請熊蹯探雀鷃者也且止既自謂我  
與夫弒者矣而曲為証之以致其辭甚矣俗儒之固于

信傳而不顧其與經背而馳也故余嘗謂看之心欲死  
其君即出越境反討賊弑之臯亦無辭以免于君止之  
心欲死其父即不立乎其位哭泣以死弑之臯亦無辭  
以免于父有如前之所云也則看故晉之所稱賢大夫  
也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自與身為逆者殊科使臯陶聽  
之忍遂使其麗于華督里克陳恒之獄止之不嘗藥也  
夫亦直未謹于事親之禮耳以不孝罪之奚而不可令  
邾定公斷之而忍同與蔡之般楚之商臣議壞室洿宮

之罰哉子輿氏謂孔子為臣弑君子弑父懼而作春秋  
正以世之亂臣賊子有假手于人藉口于事以肆其惡  
如看之于君止子于父者其意固以為吾苟非身親為  
之顯出之猶幾幸萬一可以逃責卸過于天下而不知  
其欲蓋而彌章以至于此則以有夫子之直筆在此所  
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嗚呼聖人作經本欲以信  
天下萬世也乃傳經者既傳會其事說經者又固滯其  
辭遂使聖人明白正大之言比于深文同于射覆詒後

世孫樵而齎之口實此道所以晦而法之所以疑也是俗儒之辜也夫

春秋二顧起元

春秋經之難傳者也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之徒蓋各據其所授之文以為之說其義固已墨守而不能相通矣至于文字出乎漆簡鈔襲代更之餘魯魚帝虎在在有之又不能取義以衷其是于是乎穿鑿細碎旁引曲證以求信其一往之辯者多其最迂疏而牴牾者如文姜



之孫于齊也書夫人不書姜氏以為與聞乎弑絕不為親似矣乃後之會禚享祝丘如齊師會防會穀如莒言夫人姜氏者不一而足何以說也哀姜之孫書姜氏以為去而不反與文姜異故著姓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也氏而不姓何以知其非闕文而公羊以為貶穀梁以為齊諱同姓胡氏又以為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信斯言也則後之書莖我小君哀姜者豈所以待與聞乎弑之夫人也哉又何以無說處于此乎莊十

有八年書春王正月日食之與僖十有五年書夏五月日有食之同左氏傳僖曰不書朔不書日官失之也其論確矣而穀梁獨于莊以為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渾天之法日夜食當在地下人所不見且春秋時日官不曉占日食故二百四十年紀者財三十有六耳其他不知而失紀者蓋多茲何以知夜食而書之甚矣其言之鑿也諸侯之稱爵與名也母亦惟是取舊史之文筆之而必曰以一字為褒貶聖人據事直書之義當不爾衛

侯之出奔齊也左氏穀梁所載同而公羊獨書衛侯衎  
衛侯也衛侯衎也傳聞之異辭耳可又以名之一字如  
滕子嬰齊卽子執穿窟穴以求其端乎兩書宋殺其大  
夫而不書其人當是史失之耳而以宋三世內娶為言  
抑何其曲而隱至此且楚之夷也殺其大夫公子某屢  
書之文繁而不殺豈其法寬于荆蠻而反獨苛論于三  
恪之世也見弑之君之不書葬也弑君之人之不復見  
于經也或赴告之所不及或與弑者已伏其辜不復有

事之可紀耳惟以不書不復見為成例于是見許悼之  
書葬也趙盾之書侵陳也求其例而不得乃曲傳其義  
以證止與看之非身為弑彼桓不與弑隱乎蔡子般不  
與弑景乎楚子圉不弑邾教商臣不弑頤乎為人君為  
人臣子其事埒也聖人又何以自破其例而紀于冊哉  
鸛鵒之來巢也紀異也前乎此無來巢者而來巢是以  
異也而公穀以為宜穴而巢師已之歌豈謂是乎書是  
月六鵠退飛過宋都不言日者其日不可知也史之體

凡不可知其日者則書是月凡不可知其月者則書是歲而公羊以為僅逮是月而知其晦也且曰春秋不書晦晦雖有事不書前乎此不書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乎書晦惟此一端乃又以為晦者實也晦矣不以月盡言則吾不知其解也夜恒星不見也言星之恒見者不見也故書之以為異而左氏以恒星不見為夜明夫不見星而何以明則何以不言夜明而言星不見乎又夜中星隕如雨胡氏以如雨者隕之衆也是也而左氏曰星

隕如雨與雨偕也則夫與雨偕而何以謂之如雨乎何不曰星隕而雨而曰如雨乎于詞之疑者不闕之以傳疑而固且鑿而求之不疑其可疑而適足以叢疑于詞之信者不揭之以傳信而固且鑿而求之不信其可信而適足以亂信顯處自可視月乃窺駮狼之景于塗卻與突之間履九達之經涂自枳其趾若跋蹙于卻曲迷陽之境何為者也善哉乎甘泉子之推言之也曰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傳多相訟襲于義例之蔽此公殺穿

鑿之屬階也治春秋者不必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嗚呼豈獨治春秋者當辯此哉

郊祀 顧起元

郊祀分合之禮古今人論之詳矣其主合祀者據書與詩止有禋祀上帝之文而不言后土其語甚明固無庸再論其主分祀者獨以周禮為依而冬至圜丘夏至方丘之說惟載于春官大司樂之所掌曰凡樂園鍾為宮

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  
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  
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  
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後人分祀天地之所由仿也然大  
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  
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



祭山川林澤以鬯辜祭四方百物羣祀之外第言昊天上帝耳即亦不言皇地祇何也豈所謂天神者兼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以為言而所謂地示者即社稷五祀五嶽山川林澤四方百物之屬哉掌次之守玉旅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重幕重案抑又不言地祇之有額禮何也今即以禮記祭法泰壇泰折之說與大司樂園丘方丘之說定分祀以合于二祀之義然亦惟周之王者用之為宜而施于

後世則自有大不合者昔人議分祀之非謂地不可先  
天以祀其義得之顧猶未攷于周之所為祀者郊實先  
天而地自在後也何也周正建子者也以建子之月為  
歲首日冬至正在建子之月故祀天于圓丘而以建午  
之月日夏至祀地于方澤一歲之中郊天自在前郊地  
自在後曷嘗有地先天之事哉後世法夏后氏以建寅  
之日為歲首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與周時異矣乃泐其  
日冬至圓丘日夏至方丘之禮而用之是以使地先天

祀此尊卑所以不免于失序而自昔駁分祀之說者曾  
不以此為言其義似終有所未盡也且天之穹然而上  
覆也日月星辰觀師雨師之外實自有天若地自社稷  
五岳山川林澤之外析之別無有所謂地者乃漢人不  
能釐晰其義遂假設為泰媪富媪之名尊之以與天  
配則其事逾非經而其理益難憑信矣嗚呼王者父天  
母地兄日姊月精禋所格神應無方分合之間固可毋  
論要以禮必有義義有未安則禮終有未盡善者安得

任其汨汨而不為之一置喙哉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唐時什

三代之民生而聞庠序之教長而見仁義之習道德一而風俗同善善惡惡之辯昭昭若黑白矣是故聞人之善不待其誇炫而好之若聽金石之音也聞人之惡不待其深切而惡之若中荼董之味也于是詩之教興焉何以知之于詩而知之也夫詩言聖君賢后良臣志士之美未嘗為矜大揚棚之詞也其旨暇其言文聖人以

為是足以使人慨然翻然思企之矣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變未嘗為憤懣恨懣之詞也微而諷苑而深聖人以為是足以使人愀然愴然懲創之矣此豈但一日之故哉國家之政父兄之訓涵濡漸染于人而善惡之辯素明也禮義之教衰廉耻之道絕天下之人各恣其私而懵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故吁嗟咏嘆之間美者不足以為勸刺者不足以為懲于是聖人始法言斷辭分別邪正若揭日月于中天以示天下夫是之謂春

秋蓋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言代化之衰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詩之微詞隱旨不足以移風易俗也夫春秋褒以為賞貶以為誅三綱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于尊周左氏深知孔氏之意故于王室之事數致意焉以為周道雖衰而文武成康之禮猶有未王者故可以自立于大諸侯之上此所謂天子之事也

明文海卷九十六

論四六駢體 沈懋孝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吳陸士衡之謝原平內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係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已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

興于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瞻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真文林之瑋寶也唐文大昌于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濃詞為真淡寫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折衷而論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



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張賜物之一衣一馬  
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無揆藻摘菁之筆哉亦顧所  
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權尺句停在後來英俊所自樹矣  
至夫轉摺關生起伏動靜必有超特之才開閣紀綱乎  
其間精采外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去之  
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冕  
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發論合而鑄之又表  
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自來筆起則采自飛意想墨

流難以言喻乃在驪黃之外矣

論達才之義

沈懋孝

自來俊士胸中自有一段英華特達純炳光明之氣此氣所發可以剖發吾性靈之隱竅可以達吾志意之烈烈忼慨者言之綽然可以收羅宇宙萬象鎔鑄裁成作五采龍文出與世間萬目遇光華震動無已時此所謂天之降才合乎情與性而充塞天壤之間者也人能信得我才自本天生無所不能而每患充拓不盡尚有鬱

伏無聖師賢友磐而出之遂為俗見習情纏縛總襟不  
能貫通萬品甚可惜耳孔師標文之指曰辭達而已今  
承學設達才之教大約有三其初縱其中所欲言與所  
能言務在盡刮陳蕪條達已志不必瑣瑣盡與題合自  
有一種光芒足成一家之論不得以棘口不明語混之  
及其進也生意勃然比前所言漸得新爽游揚自喜乍  
沉乍浮進而入文之中必足精研出粹如釣重淵而弋  
霄漢進而出文之外必足布其揚采如目波四照蘭馥

四飄即清空散出者皆玄機妙味而非着跡之譚舍此  
兩者無為用吾才矣又其久也胸中隱思玲瓏畢浮文  
上風波搖筆輒有一種神物凝結十指間遇有所發皆  
以吾全力然而迎之有一闕竅即放一番紫金光燄有  
一盤錯便顯出擘畫千將利手其他處只平平穩穩不  
動聲氣正如孔子以萬古乾坤刪述大力謙謙焉從周  
禮問柱下其才愈大而神愈凝此又論于語言外矣然  
非獨文章如是士君子立節義豎勲猷皆在沉凝之久

能自達其必至之才一切疑似蕃縮章縛不了之物皆洩之乎胸次耳故曰固其聰明上達天德又云下學而上達又云擴而充之如泉始達此義殊有可思勉之哉

論文有五品 沈懋孝

相如工為形似之言此從騷之博喻來其體在刻畫摹肖其工精可以飛舞吞吐弄萬象于毫端足云畫史傳神者已二班兩劉長于情理從史氏之揣情論事入經儒之据古綜今尋枝振葉言婉婉以彌精令人快誦拊

手論之不可忘其化辨口而雍容高議乎亦其裁也子  
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不屑屑工詞課學當以吾氣當之  
高華清英自宇宙神物譬之皓月一空山川草木皆所  
涵射映發一物可以貫天壤氣之謂乎得其竅矣至夫  
縛采繁聲驚挺駭目華中魏紫機上團龍斯又鮑照之  
餘烈倘亦天下之尤物也具是四美文不在茲乃當淡  
雅精醇一論乎文字外所稱最上菩提者耳當具操染  
之初必先有一片太璞在胸懷乃始綜述百家各盡能

事及夫才充學洽光芒渾發久之遂入自然與太初為徒文愈韜精愈沈斯登作者之域其初工夫次第入門入域必有所自來未有舍前四家而可遽言白賁者也

論文有五綜七緯沈懋孝

叔夜師心立論嗣宗使氣而命詩北海卓卓含有殊采  
彼人筆墨之性正如百鳥一鶚羣鷄一鳳望之挹之自  
不可當異人望氣如望礪山中有龍文異氣故非俗目  
所及文章有貴氣杰氣靈氣神氣可一晚視而知之何

必篇終三復乃始見者在神侔意取之間耳

平子艷發文以情變情變故可新新不窮建安諸子以  
文緯情情經文斌斌遶稱古之作者半語留傳芬芳千  
古隱隱活活如見其面故文生于情易曉耳情生于文  
妙不能傳

文家以唇吻為律呂筆墨為管絃沉宮振羽輕撥細彈  
正不知鳳凰胡然而來下古將之手弄之蔚宗所稱以  
文傳意以手送文虛妙之音冷冷從空中自發自止今



人善書者縱腕揮灑善歌者醉墨淋漓一本天機都不  
干思索上事

一鉤鮮月露華浮空芙蓉夜含秋江湛然夜半獨游恍  
然獨勝洛神賦蓉池詩蘭亭記赤壁賦具此妙解莫非  
從閨風天上得來

古之杰構不倚前人皆由真尋如大江流日夜池塘生  
春草明月照積雪山水含清輝高臺多悲風烏散餘花  
落等句不從人間來並是胸懷獨至之語所以有啓夕

秀拔朝華之論

凌峰絕壁從平地拔起四圍疊嶂俄然失所依倚遊覽到此覺大宇空濛間骨瘦神清助我擔當壁立文字到中間平坦紆迴之處欲去且住放出監鋒神氣自奮故尚具立立者文之骨也

明璫徑寸價重連城崑壁一片名高九牧外狀不多內含精理故一語到處浮言盡廢千葩易敷碩果難結漢以下文字一散不能結所以元氣漓薄人代日以卑卑

耳

文人圓渾深沉之境宜一歲之力鑪之以日月磨之以  
夙宵積之以歷紀此珪瓚流黃所以珍于世也箕莒小  
物日售月輸不經細治何貴重之與有

海外奇香風飄水蝕皮膚盡矣其精獨存文到剝得淨  
彌尚其瘦

飛瀑巧石玲瓏飛舞如奔星如散機精巧千狀似出鬼  
工神斧不能名狀文有碎敘祿成之局如考工記可覽

焉

霜空之月雪後之梅雨下之松水間之竹景清而神逸  
故文有華言反俗冷語彌真晉人可謂得其三昧  
正與人紛議時不同一向順渠顏面就中將異同之論  
不料之談再駁惱一番則前面如蘭得契之指自生十  
倍精神文正須瀉時逆鋒返監本指彌新易有逆數仙  
家有逆返只此妙義

京營考論

沈懋孝

古之有天下者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寧獨秦漢在周盛時伍兩卒旅統于大司馬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韎韐琕琫從事行間武備日張疆場不聳迨後畿輔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以至于亡蓋兵之重如此歷漢唐及宋代有建置終歸于不振豈其初制然哉積漸使然耳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三百年來京師蓄居重之威強藩無專制之患為謀已臧矣自來兵政之設大都易壞難整其盛也南剿北伐威

加宇外其樊也尺籍空虛四顧張皇而計無所之豈非  
因循耗蠹積日使然哉蓋明興有五軍營五軍營變為  
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為團營團營樊而我政府之名  
始立沿革之繇盛衰之故略可言焉五軍營者高皇帝  
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  
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  
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帥分統以出事已則  
休此其初制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

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健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  
神鎗火箭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  
高皇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歲以班操  
至春秋番練亦如三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  
將媮士窳至正統嬉恬益甚京營兵幾不能受甲已已  
之變陷投塞外者過半于肅愍公譙乃權時之宜于三  
大營中拔其驍鈍分為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  
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

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為六十四陣纖微咸有  
條理即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當喪敗之餘收敝舉  
廢良有意焉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防  
勢禁形格然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日  
夜焦勞厯厯得十萬之師為國家用耳天順初革團營  
八年復成化初再革二年復又增為十二營曰奮武耀  
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  
營萬人京營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期一年



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矣而所謂選鋒者歲次浸弱供役私門上下相蒙愈益脆懦此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敵叩郊關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燧燧燭天肅皇震怒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敵之畧諸臣迺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為神樞統以勲臣督以樞臣巡以臺官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大脩上是其議著為令今又五十年蠹敝之端又甚于曩日當文皇

帝建三大營時挽強超距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為  
十萬嘉靖中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添其團營  
之數缺額者十之三挂名投閑買差替役者十之三當  
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欲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  
夫為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余難言之矣夫將之于  
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必休戚相通然後能臂指相使  
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多賈人子  
厚金帛結中官權貴為之請托者耳彼既輸財于此不

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為當然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百萬石以贍兵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兵愈飢甚有枵腹待命者矣當何以振士氣乎此弊在將不任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目不識進退手不習擊刺相與趨走若角觝拔河之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揀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為故事又甚者于不操之日責

追贖錢漫無統紀豪門佔役市井竄名冒支經費按贖而求其人皆不可得如此行伍安得不消營陣安得不廢此病在操練不寔也文皇集班操之兵蓋強本深根之大慮非以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弊且寸杖不持空身備伍迄于今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迺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安能昂首伸眉一奮士氣乎此病在班操失制也先皇

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咨嗟求為經遠之計人情久弛振刷為難脫一旦有意外事發于倉卒國胡以支之誠欲改弦調瑟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猷望著駁歷深者克其選而紃綳子勿使叅錯其事又莫如議責寔器械必精蒐簡必嚴諸游惰者必法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任以他役使得壹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所以勤勞訓誨之意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可舉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將祈父之謠不興六

師之勇自倍即二祖之威靈不可復振乎以上諸議則士大夫之條畫甚具可施行也史臣曰京營訓練之法余當嘉隆之間見北門歲多烽燧嘗承下風而詢之政府文貞徐公大司馬襄毅楊公矣文貞之言曰營兵自國初至今耗敝久矣所尚存十數萬二百年餘猶存者以世世有月糧暇時各營具生事又不調從征戴上恩厚故常盈不耗耳平時郊祭上陵拱護車駕軍容甚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之亦足矣設萬一有倣如唐戍事

登埤自不乏人正必不責之臨陣也前石州之倣上命  
戚將軍練浙兵備薊門勝略固自有在此如大家世室  
多義孫一旦呼之可以壯容色此屬豈堪披銳格鬪者  
天下事有第宜整刷不必大更張振作此之謂也南都  
振武營事近在耳目誰能任此者乎襄毅之言曰五府  
分五營此古一軍居中前後左右四陣分列之法若使  
五軍各自為訓練彼此相比較勇怯自有等量今或時  
叅邊將之老成者協理其事別募壯勇出者歲歲補入

而翼羽之亦一良規但患添餉之難耳合二公所論京營規略大都可參處其半焉若乃脩在北門重在根本兩得而無偏倚是在謀國者自有紓籌非知計之士所及也

論王仲淹續經之指

沈懋孝

或問聖人何為而作經乎曰聖人欲明其道于天下後世懼其多岐而莫準也故刪繁舉要有六經之訓所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意也然則王仲淹之續經然乎



曰經常道也自有天地有人物天生聖人經紀其間其  
人生日用始有定局有定衡人人由之無異路人人知  
之無二見人人言之無巧辭曲說也孔子所刪之經豈  
非示此不易之常道哉兩漢之衰天下裂而三又裂而  
南北當時學者不淫于老莊即溺于詞章去聖人之道  
闊達久矣獨王仲淹者脫波蕩涉津流雅知宗經而述  
孔受孟子李育學詩于夏璠問禮于關子明正樂于霍汲  
考易于華子不解衣者五六歲庶幾于有用矣時不能

用退而老于河汾之上乃續經其于聖人之道未知深得與否然其志則偉矣或以為比于僭王之罰吾則謂聖人不予吳楚者以其名為王也因是而併廢其尊王之義可乎仲淹見毀于後儒亦以名其為經耳因是而併廢其傳經之志可乎今有人焉取古先述作而紛更之挾己見定章句析文字居經之寔乃去其名將以為僭乎不僭乎以為非也則當與仲淹同科以為是也則均出于己意之作未可定其是否今也于此則與之于

彼則名為僭而斥之其亦失平衡之論矣如曰後世之書不足擬先王之盛典此則時之使然非所以論其人也若以時論則晉命秦誓孰與典謨秦鄭之風孰與雅頌禮之月令孰與樂記諸篇聖人皆錄之不弃以為道不可得而遺也仲淹取七制六代以續詩書斷南北以修元經其所稱引獨不得與秦鄭比乎故仲淹之意若曰後世之經解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吾之續經取聖人之道而附麗之取聖之道而麗附之者猶之乎附帛

于錦雖不相似于錦無傷也取聖人之說而支離之其  
為錦害多矣今其書不可概見然中說一編則漢唐以  
來經師皆不及其融貫所續之經夫乃各有意指乎故  
其言曰凡復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  
禮樂又何為哉至于古今不相及七制無精一之傳六  
代寡彞則之訓南北非盛周之範一恒人能辨之矣何  
以責之賢者乎儒者家仰紹先聖比于賢嗣之續其祖  
先遺業猶存譜牒可續其人思以繼先聖之道而謂不

當續六經之業者非通論也周公之去唐虞遠矣孔子之去周公遠矣孟軻之去二三聖人遠矣其時不同其事不同其文視六經又不同亦顧所表裁何如耳烏得而盡廢之後之君子有能繼孔子刪述之義舉周漢到今書籍一一論次刪其多岐畔道者一清天下之耳目聖人復起必不易吾言已

論文之義味

沈懋孝

秦漢間文字奇雄浩蕩晉魏間文字精美秀發天地灝

氣乃勃鬱此時其轉調轉局之際直從神情中默然以  
過驀然又接一言半句龍甲鳳文不可得而睨然晉魏  
沿騷賦體多對儷穠郁時時小塞毫端此其所短秦漢  
多大俠深謀士文奇不雅馴有能遡六經孔孟粹然一  
出乎至正取漢魏以揚其風樹其骨起唐宋諸文人更  
上之亦千古一快事生平好文章造次窮阮無寸晷不  
誦書蓋老而知其難也大都渾渾噩噩適意匠心自少  
自多自起自止則西漢先秦上事尺寸寸入理入事

不少不多有起有止則東漢以下事胸中本凡而比跡  
上古筆端不超而托意玄珠巖薄唐宋復不能入秦漢  
此近代文家事然則吾誰從從吾而已天生才杰五百  
之間不一兩人者天又與齒去角吾安能薄古人從吾  
而已道之明以學力堅剛入之昔所未開豁豁始開杜  
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達者之言真有情哉

文佞論

張恒

易傳曰有華無寔佞人也  
有寔無華道人也  
愚謂佞人

無大小其文必佞文也道人無大小其文必道文也自古謨訓之文臣子所以告君父詩有頌子孫所以稱祖考仲尼之徒以弟子稱其師要之惟其寔而已矣司馬相如將死而以遺文佞其好大之君揚雄佞其纂臧班固銘憲功焉融頌冀第若此類未易枚舉四子其文之雄而佞之魁乎孔子惡口給禦人孟子惡亂義大抵謂夫以言佞者而予以為佞以文者之尤甚也每讀古名家篇什大抵不乏能言之人苟其人正直而學古者雖



不無獎借嘉予而其言斟酌理義必求之正而規婉而  
諷詳而核美而有體往往不失法語巽語之軌則以求  
合于誰毀誰譽直道而行之本旨是以君子貴之近世  
以古詩文名家若秉華輪策上足務騁而邁夫近代之  
人幾越之矣第讀其文而究其意失之諛而過焉者或  
亦不少甚者殫一生之精力于酬應而又以詩文為酬  
應之嚆矢獵古人之精華以自藻飾而又以其藻飾為  
聲利之筌蹄竭夙夜之心思以諧世納交而又以其諧

世納交之詞為千秋擅場之金距凡傳序歌頌碑誌輓  
誄諸篇屬詞連類惟期炫己之華愜人之意而後已夫  
評騭先代刺譏前修毫不可假而于權力華膺務推而  
躋之古人睚眦勝已彈射藝文必不少貸而于九原枯  
朽務憐而衣之華袞惟意所雕琢則燕石為珪璋惟口  
所吹噓則枯莢為蘭芷文愈多而質愈清言愈工而道  
愈遠此豈其皎皎奕奕生平自負甚偉而甘為文倭乎  
則亦以詞名為人餌或不能無所徇于世而且沾沾自

喜務出其長以炫于人有不覺其流而諛焉文溺心華  
勝是酬應奪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也吾不敢目為佞  
人而深訝其以文之佞而掩其人之不佞惜哉

明文海卷九十七

情理論 袁黃

古之聖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  
生于人理原未嘗遠于情也後之學者遠情而驚于理

矻矻講究圖史塞胸中于理愈明而六脉不知調受之  
尺寸之轡不知御盍亦返而思其情乎聖人之治吁咈  
都俞君臣交拜誓誥諸篇刺刺如家人語至于風雅則  
言好述以基王化言結禱以勞歸師上下之間相接以  
情相語以情而設使聖賢舍生民之情別求玄微奧妙  
之理若建古而求王子則生人久已澆漓而不可治矣  
何也人生而有情相與為肝肅也相與為煦煦洽比也  
而極其趣調其宜則理出焉故有符契簡書之理而結

絕之情愈快矣有斗石衡鈞之理而混沌之情愈過矣  
有危微精一之理而飲食之情愈恬矣自堅白爭鳴于  
是荀墨釋老之戶競別舌競關是支離吾情而因以蝕  
吾理者也如其引理而合于情則父子吐哺兄弟分甘  
喜怒同具愛憎冬夏同具寒燠一家之中尚何責望而  
凡諸子百氏之議論焉有不相合者耶夫世之勸人沮  
人者以刑賞以天道之吉凶以名義之褒貶是獨以理  
行者也而善勸善沮者則以情情聯之則琴瑟壙簫情

走之則千里命駕情迫之則等一死于鴻毛指湯火而  
偕赴情羞之則暮夜之金不收噉蹴之物不餌一往而  
深無根之固如匹婦之經蜚雁之義虎乳而蜂衙皆不  
待熟于典籍嫻于名義也故禪讓者樂之融也放伐者  
怒之洩也刪贊筆削者意滿而銜喉以出者也一時祇  
行其情而後世遂奉之為名理奈何以忘情求聖人也  
古今所稱高介而寡情者莫如伯夷然使其父子兄弟  
之情不深則不能去孤竹君臣之情不深則不能餓首

陽是伯夷固情之尤者也是故情深者為聖人能言情者為賢人有情而不及情者為庸人若畸人迂士徃徃竊理以自飾而無情之人也明于情者勿以理與情觭分也

形神論 袁黃

記稱鯨為熊望帝為杜鵑輪迴之說不自釋氏始也說者乃謂人之有神如刀之有利未有刀去而利存豈有形滅而神在噫是狗形而不知神者也天下無刀外之

利而有形外之神倩女思極而離神仙家靜極而出神  
何嘗滯形乎神不滯于形則必不以形之生死為起滅  
矣夫耳目口體形也其所以視聽言動神為之也蟬無  
口而鳴是口外有言矣龍無耳而聽而耳外有聽矣生  
平足跡不及之地而一旦夢遊山水垣屋宛然在目寤  
而微之不爽毫髮是體外有動矣所可滅者耳目口體  
之形也所必不可滅者視聽言動之神也神麗形為人  
神去形為鬼間有化為異物者則神受滓而變也具有



升雲御氣而登九天者神得其養而靈也世人不信死  
生之說遂以往來屈信為鬼神而謂祭祀以致生者之  
思無俾死者事則聖人何以致養致慤若斯慎也周公  
之告三王肫肫如家人對語盤庚言先王及民之祖父  
作福作災英爽咫尺使死者果冥若槁木是何古聖賢  
之愚而後人之智也方技鬼之術多矣若箕仙尤彰彰  
者吳中多解其術隨人所詢一舉念即運箕作字以報  
不待口祝夫不待口祝而答此必非扶箕者偽託也觀

此則天下洵有鬼矣此鬼一呼而來一麾而去必非取  
精多用物宏者之鬼而閭里者之鬼也是人死必有鬼  
而可以伯有之厲為別是一理耶說者又謂人之氣盛  
者不遽散故為鬼氣衰者則散而無鬼是又知有氣不  
知有性也仁義禮智之性亘古不滅則人之神亘古不  
散莊生所謂火傳也物物各具一太極使一物死而神  
遽滅是一物之太極朽壞矣太極可朽乎或又謂人之  
死生悉鬼之輪轉任其自為往來則造化無主不知出

鬼入神貞元徃復正造化之妙也試靜觀吾神于方寸  
其心之起即生之象也其心之息即死之象也心絕而  
復續即生死不已之象也後心與前心忽判若辰參即  
化為異物之象也雖然微諸事則多信微諸心則多疑  
神之不滅亦姑就事言之而已

明文海卷九十八

樂論一 沈一貫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為鐘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于此而復導之于彼則禁不勝其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為之度数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

內人益多治益久所樂亦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戒損為樂然則樂之貴戒損也久矣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于外皆安其位而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然則樂之貴不相

奪也久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  
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  
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  
而樂有反進也者謂自勉強也禮主于謙而不勉強則  
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來則勸進之  
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于盈而不  
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  
奏始則抑止之道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教煩志齊音傲僻驕志  
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皆不減損不相奪自抑止之  
過也嵇叔夜古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妙妙音  
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  
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  
其太和不窮其變損竊寵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羹不  
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欲  
豈可窮其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也味者

口之欲也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而非之  
後世好治之主政患不得其解夫樂不作久矣天下亦  
不大亂譬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耽豈患其昧哉夫  
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解也寧不解孔子曰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于  
音然非聖人莫能建中和之極謂之曰正必在所損人  
情日驚于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  
雖所以和天下寔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樂論二 沈一貫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  
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  
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  
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  
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  
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

溫公不以太宗為然非之曰齊陳亡國之音楚奏于庭  
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余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而謂  
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二帝三王之作樂妄矣予謂太  
宗之語固可非而溫公非之未得其解請贅一言夫樂  
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作者誰而世習傳之聖人因  
而正之以為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為治累惟天下  
有樂而無節于是乎為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  
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于庭鳳凰何由

儀百獸何由舞何解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  
降天神出地祇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于此放鄭  
聲矣屏衛音矣撤隋陳之曲矣顧日取咸英韶濩而奏  
之于庭引宮制徵旋而聽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  
韶濩而樂之太過即鄭衛隋陳已不必鄭衛隋陳可以  
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  
人治吾不信也況夫勢之所趨必將峻宇雕牆豐膳甘  
漿靡麗嬋媛珍竒怪禽聚而稱之于是乎荒廢政事疏

述臣民慢神怠祭盞惑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  
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具曰愁苦之民間樂而悲魏  
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  
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  
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為之脩脫民于愁苦而登之  
于和人情脫愁苦則趨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  
人足肯兀然無相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黃  
既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

未有王者為之制于是乎新聲繁絃哀筦急管嘈切日  
進淫衰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阜豐履泰思幼寤以明  
得意撾大鼓撞大鐘璧舞巴歌雜然而陳不能自禁肯  
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  
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為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  
而移盛世為亡世易至于善蕩易亡而後信樂之關於  
風俗大關於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  
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

雖為之和樂以通之寔為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王制樂之本意也

卜論 沈一貫

柳子非國語曰卜者世之餘技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啟牖民也非恒用而微信也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微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

其說雖勿信之可也張文定非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  
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政陋民又曰非恒  
用而微信則聖人之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文定  
雖云然吾必以柳子為信抑余有取于陳君舉君舉之  
論湯曰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天下之變也人情耻役  
于人而樂于無辨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之可愧而法  
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而聖人又將  
易之而自肆于其外幽之而尊信以行吾常以通吾變

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見  
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卜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  
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為之幽取焉以自神而寓之  
曰天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嘗觀于商其書必卜其詩必  
祥異其懼民必祖考而其禮嚴于祭孔子曰夏道尊命  
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自湯之  
援天以自神始也吾以是為聖人病也君舉之言云爾  
吾又善昔人之言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不疑何卜古



之有筮也在心與卿士庶人之後也非違心與卿士庶人而獨任之也又必其事真大疑可作止而後聽之也非要卜之必吾從而神其作也湯之用卜也虛其心以聽神之微而無要焉非富天下也且事有不可卜者有不必卜者作而不順不可卜也順而不易雖殺身以殉不必卜也故曰凡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其可而百姓不與知故卜也然聖人以此循斯須而未免啓天下尚鬼之漸于是乎聖人亦病且卜可盡信乎

哉可盡信則安有著從龜違龜從著違與卜不襲吉之  
丈故吾于柳子所謂世之餘技者益信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違于事許行之  
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于世而見  
許行之說曷嘗不用于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  
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  
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

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均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處賦幾何區以別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廩郡四十邑二十不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屨小屨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複鮮違從起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于此焉繁舉夫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而荆揚之

上駟纔與冀涼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纔與南邑之幣  
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能揆量妄取天  
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  
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闕石和鈞王  
府則有不亦可歟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  
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  
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  
贏濫惡之偽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于女子蓋習

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移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子之道未為不可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槩也

明文海卷九十九

放言一 顧大韶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于域中乎曰何可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身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于終身焉已矣

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為人矣則沒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徇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瞶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

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為不得其死也孟子之于齊也亦  
既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矣夫  
位為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  
也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犀首張儀遇我則  
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  
生其心同也犬馬路人之說本乎人情合乎名教非有  
激乎言之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轡士死制豈盡國士

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為衆人遇我也  
非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即謂之國士  
之遇可也農澀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櫛風沐  
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為哉故居常則鳴  
柝而守望有變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焉語曰  
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世之以身許  
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



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為縉紳為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為士卒其不求利于我者則聽之為釋為老使天下懷其利人不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放言三 顧大韶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子知之乎敢問其大曰朋友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者也

人之身或殤或夭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烏在其為  
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為首  
者名教也為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以父子為首  
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可也故朋  
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矣以文王  
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婦而朋  
友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也一鄉  
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

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有天下之善士矣千古之善士  
斯友千古之善士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  
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  
量劫以前之師亦無百歲以後之子而有無量劫以後  
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  
無不開來之道統亦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  
脉何者身屬者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  
驗之進而不得意于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

入而不得意于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出而告朋友者乎  
甚至肝腸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  
友者則朋友之大其無對于天下明矣曰若是則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譏焉曰否否我所謂朋友謂  
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五倫者也  
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子之世  
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相依名聲

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微逐遊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之服者何也懼啓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舉業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心以交易為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事之如市人也烏乎知之亦唯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放言四 顧大韶

請問夫婦之禮可得聞乎曰夫婦亦何禮之有哉五倫之中父子無論已可散而不可傷者兄弟也可擇而不可負者朋友也若夫君臣夫婦于我何有君臣以利合者也求利而逢害則路人而已矣夫婦以色合者也求色而逢醜則仇怨而已矣夫婦亦何禮之有哉夫婦之有禮也起于有妬忌之性而聖人制焉以曲為防也生人之初婦無常夫子無常父譬若禽獸然喜則交頸相

靡怒則分背而去已耳三皇之世知有匹偶矣而不知  
避宗也五帝之世知娶于他族矣而不知卜姓也故同  
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唯周道然也蓋淫泆之情日以通  
則妬忌之性日以厲妬忌之性日以厲則爭奪鬪狠之  
事日以多而天下始大亂故聖人憂之于是為之綢繆  
其節制粉飾其儀章以號于人曰夫婦之禮若是其重  
也父母之命命之祖宗之靈鑒之苟非大無道者爾必  
勿去其大無道矣而情可矜憐者爾亦必勿去若此者

要皆以定其妬忌之心而杜其爭鬪之患云爾非謂天造地設真若父子兄弟之不可易也何者以禮合者偽也以色合者真也苟合矣則太王之爰及姜女文王之雍雍在宮下至子高之畫眉奉倩之熨病君子不以為昵也苟不合矣則叱狗可出蒸藜可出孟子之惡敗可出敬邇之妬可出君子亦不以為忍也何者生民之初夫婦固若此其輕也末世父子兄弟之倫浸薄而夫婦之情愈厚情之所不合而法束焉法之所不合而勢禁



焉媚忌長古之婦何室蔑有而見一棄捐決絕則譁然  
共以為笑甚且舉國而攻之嗚呼何男子之不幸而婦  
人之幸哉今為之說曰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上則愛  
其色也次則憐其多有子女也又次則念其先貧賤而  
共艱難也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必去非是三者而  
在七去之科而又弗去非貪其利則畏其勢而已君子  
不道也

格物論上

張鳴

何謂知曰因物有知何謂物曰因知有物因物有知知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物不為知也而物亦知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知體也非無知無物也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矣明鏡無形形來則光明顯矣故曰因物有知謂無知之體寄物而現也然影以水印無水則影亦不生形以鏡照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因知有物物非物也吾知其謂物也人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

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知無知也其物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知洞達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圓滿當下即知當下即致矣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即知即物物亦是知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故曰格物詩曰神之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壽平格格于皇天格天者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知明明德于天下嘽緊本領只在此試問眼前誰不是物當下即見當下即知一知了

知更有等待否而此知却便與物打成一片若欲就中  
細分為物為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體已如五更天明  
更不作子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為席而席之  
也見客知揖知其為客而客之也一物知則無不格也  
一知即無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物知物元于  
無知無物無知故曰格物亦不妨曰物格曰致知亦可  
曰知至此明明德于天下之妙也所以大學獨于格致  
不言先而言在蓋當下融通渾合之義與聞之李先生

曰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遂開千古格致之絕  
學破大學知止之關鍵今人不了當下去尋箇知先自  
有物既已有物知亦不靈須天地萬物只在目前昭昭  
靈靈不離當念便是明明德真種子于天下真血脉也  
既因水鏡之喻再為一轉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  
鏡照珠鏡珠兩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作水月鏡珠  
分別想矣

格物論中

張靜

大學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一知止止明德也天地萬物  
為一體者也朱子訓致謂知之極處知極則止矣訓格  
謂物之極處物極則止矣知與物一止也致知者知止  
也格物者格止也自一物言之  
一物有止自物物言之  
物物有止而此一物物物之止不得言分量不得言微  
妙而我本體良知遇之即通當念通處已自極到矣孟  
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知體也即止體也致知在格  
物謂知其備物之體則知止矣致與格皆從止字衍出

也止字又從至善衍出也至善則無不止矣若有未止則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致無不格矣若有不致有不格則又不名為止也至善之妙妙于纖悉畢脩極到極精日用動靜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箇至善豈非即物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物物完全的造化此妙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用中變現出來所以妙用廣大只在物則流通大學說明明德于天下自治國約到修身正心誠意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矣第恐

止字無所悟入善字無所著落則因上文物有本末物  
字而發明此知為萬物咸脩之知此止為萬物咸脩之  
止其寔人生日用那一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而謂物  
非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地徹晝  
徹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明德于天下也此  
所謂撲灰見火以薪傳之火不傳薪誰見然體若火既  
然即薪是火不復為薪物既能格即物是知不復為物  
故知止為大學入門關鍵也反覆揔是明明德爾曰若



然則知止為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力處耶  
曰此所謂領路話頭也挈裘而得領領裘矣而即裘耶  
遠堂與而得門戶門戶亦堂與矣而即堂與耶物理無  
盡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即此知耶其  
又不及此知耶須知此知徹乎終身死而後已而後知  
誠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乃入  
門總領之語而其他證修寔地則在誠正修身內脩道  
之非頂門一鍼向乞見喚醒如意珠宗旨也

格物論下

張鼎

佛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為佛氏之言者曰精靈倚  
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予曰此非佛氏之言  
也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則并  
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至微者  
也今夫天地物也萬物物也生生死死死物也耳目口鼻  
四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雖窮極思議皆精靈  
之倚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求育萬

物不育也倚生死而求不死死未見其朝聞而夕死可也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將失信而等于鶻鶻也盲倚相臂倚杖失則不能步須臾矣此精靈之爲物用也若識得凡物皆是性靈則此性靈已離于物矣物依性靈而有性靈不依物而有也性靈能主張物物不能主張性靈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用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此格物之血脉也凡謂之物皆有名有色方而多礙者也而無名無色者轉旋靈變于其中

是為性靈此乃先物而立故不為物轉而能轉物不為物轉雖物也能轉物用物也若不離于物則方而礙方而礙則為物所轉矣洪荒天地之大變也而堯舜治之堯舜不物于天地而能轉天地也征誅放弑千古未有也湯武身為之若必欲為世間所為之事則是湯武亦依世而轉矣至春秋之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汲汲周流以幾一用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孔子已離于斯人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堯舜湯武之血

脉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者也故曰微服可以過宋結纓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討賊一匡九合不可以尊周此倚物與離物之分與或疑曰離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予曰予知其離而不知其用也并子之言離亦非也用者妙于離之謂也性靈為主與物無干性靈用物物物聽命焉人于日用動靜須提出性靈于耳目口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萬物皆

在吾手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髑髏而後乃節節俱活  
節節俱靈縱橫發揮無不如意無物無我明明德于天  
下之真境也吾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則為性  
靈為良知為止至善不能格此則為精靈為知識此倚  
物離物之大辨與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離幻之旨也而  
何以通于儒者格物之義余曰佛氏物也儒者亦物也  
子能離佛離儒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別佛儒亦是  
精靈子歸而求之性靈有餘用也

規矩三篇

張鼎

東林會上予直指當下之義史玉池先生語予曰學  
須辨箇似是而非又曰學問要有規矩予感其言而  
作規矩三篇

規矩篇上

形上為道形下為器下之形有形也方員之可名者也  
其無名則上之形爾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  
生焉是以謂之器若夫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圓而圓

而亦能為之方為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  
大道之妙也道之大原出于天易曰天則書曰天叙天  
秩言天之則天之叙天之秩非言則天叙天秩天而為  
規矩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淫也信  
以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此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  
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  
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體焉故我  
能用物則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病矣故夫敬者



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敏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寔無名色故即敬即義即禮即信即敏而亦即規即矩凡規矩方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至者中庸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規矩之不可名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率其規矩之謂也而亦不可名是以命之曰庸所謂中庸之為

德其至也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人規而  
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  
而寔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為規矩也鳶之飛魚之  
躍洋洋在上在左右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山以之  
而靈水以之而平而皆歸于無聲無臭至也然飛則飛  
躍則躍鬼神則鬼神而天地山川且莫能違也不違其  
無聲無臭者也此所謂規矩也吾嘗論聖人之體同乎  
天故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名四

時行百物生春不雜乎夏動不凌乎植而天行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覩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衆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道自聖人出也此衆人聖人規矩之別也雖然衆人聖人規矩一而已矣執之則衆人之規矩而究乃苦而失之率之則聖人之規矩

而日用皆樂而安焉故明于形上之道者可以言規矩  
可以言方圓之至也

規矩篇中

天下無一人不規矩無一處不規矩無一刻不規矩也  
而人不能知之愚夫愚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  
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  
道之以規矩名也正為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  
而出則平平常常而天地古今莫能踰焉猶飢必食渴

必飲寒必裘而暑必葛也離之則無以為人特愚夫婦  
不靈未能神而用之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  
而矩以自托于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  
大道之方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  
夫管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  
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為神農也皆春秋  
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于愚夫愚  
婦之心則不安凡愚夫愚婦之所安者皆規矩也其不

安則非也。數子者自以為無方無圓，惟我用之為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蚯蚓、仲子、貂、白圭、外告子而蠻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為平平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為性，則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之類是也。故曰：天圓而地方，天無圓，日月歷而不周也。

地無方山谷改而不變也人則天之方而則其時行物  
生效地之圓而效其川流嶽峙也此皆愚夫婦當下可  
自信者着一知見不得也而寔不能頃刻離之所謂誰  
能出不由戶也今人認取規矩只須從飢食渴飲冬裘  
夏葛自然而循之人人皆是處處皆然刻刻皆見兢兢  
業業一息不容少懈而後謂之聖人神人之徒其流通  
變化則又在人人處處刻刻見也此所謂真規矩若夫  
妄立知見自以為離方圓而能為方圓則管仲揚墨之

流雖世所稱高明賢智乎是大道之賊也志于道者不可不深省也

規矩篇下

大聖大賢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後之人指其變化而遂認以為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為聖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尤效之則其所為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悞天下



萬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今夫馭六轡者非以其縱也以其操兵之奇變倏忽萬狀而寂然不動者鐘鼓之令也故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弑君之賊不共天下而佛肸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鎰受五十鎰受一介之不取子後車傳食而不為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屬以為

聖賢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于天下故子路爲善學孔子萬章彭更爲善學孟氏也聖賢之不作幾千年矣吾安能效其造化在手而先毀其隄防廉隅以流于小人之無忌憚是則聖賢之徒所懼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于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于戒謹恐懼也若其似者

自以為用規而離于規自以為用矩而離于矩任無不  
至之情以托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為小人之無忌憚此  
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  
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明文海卷一百

論宋史禮樂志

艾南英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于史者米可謂之禮與予讀其

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于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為宋規模褊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為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于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無書書蓋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諱言之而槩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當

之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于山蹊海嶠之間庶事苟且忘親事讐其于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論宋天地合祭

艾南英

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于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

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骼也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日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降

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  
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  
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  
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之禮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  
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妄于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  
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  
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並舉郊社非  
大社也蓋指天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

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  
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犢異于明堂  
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明已而又為之合祭以類其配  
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興至其最陋而不  
通者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于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  
于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為分祀天  
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  
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



以配天立極為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衆之尊不可以暴著推恩太繁六軍望幸大裘不宜于仲夏之月以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于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論宋禘祫

艾南英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而受命有功德之君如周之文武則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祫享大祭太祖正東向

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然不幸而受命之君起于側微非有殷契后稷以為之太祖如漢唐之君而又不幸如宋之自僖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之身上及僖宗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七廟之數則何以議之曰以僖祖為太祖及藝祖之身可也及太宗之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祧僖祖矣英宗則當祧順祖矣神宗則當祧翼祖矣哲宗則當祧宣祖矣而後藝祖為太祖正百世不遷之位郊則配藝祖

明堂則配太宗禘則推藝祖之所自出為僖祖而以藝祖配大禘則藝祖正東向之位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而太祖太宗兄弟相繼當徽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而廟數已備至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德為太宗世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為世室而三昭三穆在二世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躋僖祖以配郊褻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藝祖于昭穆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為之論次

如此

三民論上 徐芳

或問東海生曰子為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曰吾聞古之為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子以為今之藝者工乎稼者農乎貿遷者商乎而剋若紳者士乎曰然曰若是子于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寔夫名則固已四矣若以寔則士之亾亦既久矣吾語子今夫工各以其伎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農耕于

田而商轉貨于國其贏詘亦視其能與勤焉其業無足稱其于寔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俛讀仰思不以為聖賢之道也以為進取之徑在焉其父兄師友之教誠不以為為聖賢之人以為為富貴利達之人則已也貧者挾策計筭曰某所有良田美宅吾庶幾勉之富者轉相艷羨曰某之仕而斥產若干吾何以致之積鏹若干吾奈何弗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言善也起而察其行已非矣朝而獻其言于朝非不善也夕策名而其人已

異矣吾見其有趨若蠅者矣吾見其有噬若虎者矣有以簞豆之細而操戈者矣有父子兄弟爭奪若讎敵者矣有托肺腑于胥吏與臺之賤而不羞者矣有肆蜚尾于宗族鄉黨自以為得志者矣有甘笑罵刑戮以徇之者矣有以千萬人之命豐一身以一身之計禍天下者矣問其師曰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曰仁義道德忠孝廉讓也問其志曰以為利也噫果若是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

以日為程者也農勤動而耕及其既獲則亦休也惟商也無所休具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厭者凡以為利也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或曰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終身者乎可盡詆之乎曰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不敢夷之士也然此一二焉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以表寔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流為商者千百也夫果流為商

者千百也而可謂有士乎則直謂之三民已矣蓋士之  
亡亦既久矣

三民論下

徐芳

東海生既應三民之詰有進而笑者曰子何醜商之甚  
也東海生曰何也曰子以今之士非士也而商乎曰然  
曰若是則子醜商亦已甚矣東海生曰有說乎曰有夫  
商挾貨而出操母以致子也歲得十二三焉若是則貨  
矣次十之一又次則僅保其母或竟以折閱者有之矣



其中否有時不可以力得其子之豐嗇稱其母非能以  
徒手取也其水犯淵濤陸凌巖谷虎豹魚龍之與俱雪  
霜風露之浸淫櫛沐極人世之危瘁勉焉而莫之敢  
辭其自南而輸之北北宜之而非其苦之復自北而輸  
之南南又利之未嘗以為病也故其得無所爭而其失  
亦莫為怨饒給萬物而不言功疏濬四方之積滯而不  
見德若是而商亦何負于人乎其勞積如此以為利豈  
非最近于義者乎今夫士吾不知其何所挾以逞也其

于世固將以利之然莫不見其為病也其自窮而達者  
晨得事而銛牙毒距多已充于庭其自所職而踐更者  
此方饜于腥而彼之膏血又已狼籍也水旱頻仍而不  
知恤瘡痍宛轉而不知務坐縻廩食而不知羞負赤子  
父母之望而不知省然且敲削肆行搏噬惟意以毫墨  
為挺刃以桁桎為戈兵以肥民潤屋為赤白之丸以隸  
邑提封為萑苻之澤選腴而出捆載而入而莫之敢議  
此與世之盜賊等耳而商宜有之乎夫商固未嘗非利

也而商之利則固未嘗悖于義者也而子以盜之類辱之是其為醜不已甚乎東海生曰有是哉雖然商非士也以為盜愈非士也士之無必矣則吾所謂三民益益信矣葵菴子聞而嘆曰或之言辨哉而猶未盡盜掠于夜士掠于晝盜殺人得而捕之士冤楚捫拏日殺越于堂皇之上莫敢仰顧也夫士亦幸不為利也如以利則其害即盜亦安能盡之也

[ General Information]  
□□=□□□□□□□□□□ □□·□□□  
□□=  
□□=802  
SS□=0  
□□□□=

□ □  
□ □  
□ □  
□ □